周駿富 輯

明代傳記叢刊

附索引

明文書局印行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㊴
周駿富輯

畿輔人物考（二）

（清）孫奇逢輯

明文書局印行

wt78/04

畿輔人物考卷之六

容城孫奇逢啟泰氏輯

門人郭廷熙
六男　尚雅　仝編

共城王啟泰
　　　　蒙　謹校

武功

敘曰從來文士多輕武人夫武人亦何可輕也況乎其有成功也一武功之成不知拚多少性命費多少糧餉積多少時日做成此一段功業奈何以其武人也而少之明季武功不振國勢遂弱將權既不歸一

144-003

朝中又多掣肘釀成逆閹之禍噫不忍深言之矣文武兩途不可偏輕從來帝王創業垂統未有不相資為用者故出入將相原合并一身凡歧視之而相傾相軋者不獨壞武功亦何以稱文事哉

武功

周都督公玉

玉字廷璧家世滁之南湖高祖從大將樹戰功遂占籍永平衛父賢殁於王事特命玉嗣授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玉痛父忠死感激奮發居官廉愼自持督理屯田邊庾充贍甲申少宰葉文莊巡撫其地首薦玉掌都司事成化改元威寧伯王公以都憲總制諸路兵馬復薦玉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宜任遊擊將軍統令奇兵以靖地方是歲秋延綏有警玉提兵往援斬獲甚衆癸巳

寇漫天嶺玉率所部擾之賊衆大敗斬獲甚衆進都指
揮使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爲賊雖挫衂然尚據榆林河
套以爲巢穴非潛兵擣之未肯遠遁將各路將領開議
莫有任者玉乃奮身與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
抵紅鹽池賊巢殺敗賊衆殘　夯黨渡河而北進後軍
都督府署都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屢報賊警勑玉
往援八月戰虞馬營齊家溝再戰赤城袁家墩斬獲甚
衆追賊出境而還乙未奉勑充副總兵官鎮守宣府丁
酉奉勑佩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庚子春堠

144-006

兵報賊窺伺王率兵自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兒復至龍門獅子衝累敗賊衆追奔出境至水磨灣等處乃還以功進陞署都督同知癸卯賊自柴溝堡出沒繼又自大同許家堡出沒王兩率兵追逐俱獲全勝積二功與實授仍署右都督八月掛征西將軍印移鎮寧夏冬十月獲賊蘋兒溝丙午舉劾掛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甘肅明年實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劫哈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罕慎占據其城朝廷議討之王請因　使之還者使齎詔往諭庶

或有濟已而果遣使入貢并獻金印城池及所入人口始知玉所籌上大悅賜勑曰不勞士馬單騎而坐收成功由爾本謀也玉歷鎮三邊勞於討畫雖所至有功兵民賴之然亦坐是嬰疾前後七疏乞解兵柄詞意懇切上皆不允甲寅疾劇詔俾回京料理聞命即日就道明年正月卒壽五十有七

歲寒老人曰凡臨陣無賀戰勝者威既立矣士胥奮之役故不勞士馬而坐收成功非偶然也

郭忠武公登

登武定侯諸孫也永樂二十二年充勳衛居京師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爲副分兵鎮臨安撫石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却不受宣雲告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一日敵騎猝至登出戰被執欲加害登叱曰我總兵也衆皆指不敢動即以皮帳卧登帳垂四角以木梃舁登往見酋長又與夾騎而行登體肥重敵以其不便趨走防護稍懈登身騰忽縱身騰躍控酋子墮壤其肘奪馬突圍疾馳還營敵追之

不獲七月上親征至萬全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駕入宜從紫荆關鼐等入告已得請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里敵至上北狩當是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登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撫循士卒誓與此城存亡八月敵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上皇從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劉安等同知府霍瑄出見納

賠而出先實無歸傷意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乘間出勇
士劫其營奪傷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
忠義士皆踴躍願效死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敵驚覺
擁上皇去登大慟曰奴才果敗吾事十月敵以請和爲
名犯京師登率所部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有曰
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
至賊退優詔褒答歷陞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敵入境
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敵營
十二皆是朔州掠回將士皆曰敵衆我寡莫若全軍而

遜登曰我軍士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敵以鐵騎來追躡欲自全得乎即拔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漏下二鼓經薄敵營天漸明敵以數百騎迎戰登憤勇率先諸軍繼進呼聲振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一人敵遂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級奪還人馬器械以萬計提閫封定襄伯是役也登以二百騎破敵數千自有警以來爲戰功第一登每憤邊事之壞思得公廉共事之人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蒞政唯肆貪婪之志致有夷狄之禍釀成汙濁

之風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倘或渝盟則大同
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
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
又疏請屯田民力困乏牛種乞官為措置四年秋病召
還京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
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登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
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衂以己意設為攪
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敵入
八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相傳

以爲神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掌南京中軍府事是秋謫戍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所著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生平馬少遊

歲寒老人曰本傳稱公性至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揮筆立就尤工詩至賴天地社稷之靈已有君眞所謂社稷臣也英廟迴鑾實得於此而于忠肅竟以此

死公僅譎戍猶華矣

144-016

韓都督公志

志字英氣先昌黎人父文隸燕山左衛從靖難伐北虜樹戰功官大寧都司指揮僉事志性剛毅寡言笑驍駿引强衆莫能逮年甫弱冠以父請老即拜金吾衛世襲指揮使永樂中每扈駕北征宣德元年從宣宗駛樂安州平庶人高煦以還三年從大將出塞北生擒一虜五年從征答剌剌安地而一虜馳近營志躍而擒之衆服其英武正統五年調鄧州衛鄧當北孔道兵民多窘乏志至則撫養士卒時以司馬兵法練之繕器械葺城陴

使客過亦善待無忤者令不嚴而肅事不勞而理下皆畏而愛之遠邇稱譽在朝多知其名十四年虜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志被薦入衛陞署都指揮僉事提兵出哨棗林諸處景泰改元從武靖侯駐山西大同府虜寇北門外志奮先突陣大破走之陞署指揮同知天順改元加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五年逆賊曹欽犯闕志與諸將相犄角平之陞都督同知掌五軍營忠慎勤勞英宗大嘉之時命帶刀侍衛寵遇日加八年疏請致仕乃歸老於衛日事農圃賢士大夫樂與之遊歷二十餘年

卒

[illegible]圖　卷六[illegible]

周都督公璽

璽字廷玉遷安人英之子成化丙午英以老謝事璽代爲指揮使辛卯征北　以功擢署都指揮僉事用薦領十二營號令尋統五軍右掖戊戌勅充右參將分守陽和庚子與威寧海功進都指揮同知調大同副總兵辛丑以黑山墩功進都指揮使壬寅以黑石崖功進都督僉事癸卯　酋亦思馬因大舉入寇分兵三千守懷仁城逼下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直賊營時賊乘勝勢甚銳璽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

退則無遺類矣衆争奮無不一當百銃弩齊發呼聲震
天地賊少却良久又突入短兵接戰重臂中流矢令左
右拔其鏃督戰益急與其子鵬及其事數輩斬獲十餘
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
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畀録重功進都督僉事
甲辰改元充總兵官鎮代州兼督鴈門三關弘治甲申
移鎮陝西庚寅命充總兵官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甫一歲議
修邊備爲久遠計偶得疾召諸子曰吾生獲佩印分閫
分已足無所復望獨未嘗大破醜 爲朝廷服抱恨死

咲瞋目絶忽大呼曰好殺好殺遂瞑年四十有二[illegible]

氣雄事斬新尤精騎射知兵習戰近時論邊將者必指屈焉

歲寒老人曰脅中流矢拔鏃督戰至瞑目大呼好殺好殺絕是一團[illegible]烈之氣乎每見文士輕薄武人若廷玉者當[illegible][illegible]尊之

144-024

施威靖公聚

聚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歷金吾右衛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歿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九年以都指揮從兀良哈功最陞督府僉事參將遼東進總兵都督英宗北狩聚慟哭即日引兵西禪將爭進牛酒聚曰主上安在忍受此數日哦京師天順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邊久與世券聚習戰料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練有法增繕障塞興修儒教人喪服卒贈侯謚威靖子瑛嗣伯卒子鑑嗣伯坐法

謫貴州立功赦復伯不得任軍政

歲寒老人曰威靖急君國之難不忍受牛酒數日祇

京師可謂曉大義矣又能興復儒教其武人而兼文

德者乎

馬都督公永　側子指揮應乾

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父榮鎮番參將永讀左氏春秋及兵法襲父官機警善騎射正德六年流賊起督戰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永以千總　彬稱病不起彬强起稱病篤以故得脫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　入馬蘭峪塞殺參將陳乾以永爲參將守太平寨二十年　入塞戰柏崖堂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十三年陞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治三屯營尋署都督同知盡閱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販

其廪倍給健武者衣餉健武者又皆喜人人奮習武藝
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未幾上至喜峯口欲出塞承扣
馬諫不可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承耶笑而止朵
顏酋把兒孫結諸 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承擊洪山口
大敗酋五十八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
擊斬其驍酋遁去抛兒孫自 是效順保塞四年大同軍
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 鑑用兵不利朝議且撫承
上疏力言不可[illegible]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河北藩鎮
之禍勅承出[illegible]賊俄以流言中止五年承上言乞

若謫言大禮獲罪者又言陞完有平賊功宜贖罪録用其子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承總兵遼東十七年　入塞卒兵五千人搗　梟樊其廬還十八年遼軍再亂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丞卒於遼東遼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皆哭兩鎮皆祠公公為將善諜　情先知所從來及眾寡設伏待以故　往往失利去能餐士同甘苦又善知人奬拔蕭往劉淵祝雄皆起列校為方鎮子應乾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古朴開爽絶去脂韋性嗜

書潸若不異寒士汎覽百家精詩文成一家之言所著集數卷年七十九

歲寒老人曰公以千總隸江彬彌病稱病僞得脫彬禍此其智識過人遠矣固知其能到處立功也

毛南寧伯勝

勝字用欽薊州人天資剛毅善騎射凡於兵書悉通大義宣德辛亥以父安泰廕陞都指揮使正統辛酉從征麓川敗其衆督船濟江直抵巢穴走其賊首思任發破寨而還以功陞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明年奉勑充右參將復征麓川勝發憤自效勇氣當百平其衆栅而焚其黨與前後無算還進都督同知己巳秋大同有警勝適公幹當遇寇於道生致數人以歸尋復委勝巡視邊城屢敗賊衆朝廷嘉其功進左都督往紫荆倒馬諸關

追役邊寇累有金帛之賚是歲冬奉勑左副總兵往征湖廣貴州苗賊凡下百十餘寨賊皆敗散景泰初重安江苗寇復叛總戎者有難色勝慨然當之即日以兵壓其境既與敵遇勝獨發一矢中其酋而斃餘賊驚潰由是香爐山諸寨苗賊皆望風讋服生擒偽王韋同烈等械送京師斬之西南夷之患遂息壬寅鎮守雲南金齒騰衝諸處論功封南寧伯子孫世襲賜以誥券勝在鎮號令雖嚴而御軍撫夷率以仁恕酋長聞風歸嚮無梗化者明年將兵討金沙江叛賊子思機發送京師又明

年餘冠刁放進復叛勢甚猖獗勝率精兵突至勝衡賊
不暇為謀遂生擒刁放進餘黨悉竄伏事聞獎勞有加
倚賴方殷忽遘疾不起享年五十有八謚莊毅子崇襲
爵亦屢著戰功

嵗癸老人曰從聞將兵之道有宜於北而不宜於南
宜於南而不宜於北皆將之囿於一偏者也南盜在
鎮號令嚴而御軍撫民率以仁義所以無往不可

共壯勇公成

成萬全衛山後人永樂中以軍功封清平伯進侯爵卒

贈渠國公謚壯勇

蔣信順公信

信萬全衛山後人以征　功封忠勇伯卒贈侯爵謚僖

順

嚴冢老人曰二人功績未得其詳因生同地故彙記

於此纔考也

144-035

144-036

朱錦衣公驥

驥大與人久官錦衣廟時掌衛事十四年雖柄陝崇要一務長厚不少逞於羅織有法詿誤者輒縱舍歲飢民以搜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死驥矜之奏從末減時直妖言禁嚴逐捕多鉤致徼功有真惡為妖書株連百辭坐死驥奏遞減戍邊往錦衣用巨梃勵威驥獨易之嘗從高陽伯禦　斬獲有功擒把禿王以歸小心慎密未嘗妄興一事亦未嘗輒遣校上下安焉前後所積擒捕功甚夥驥有所論列率推諸官校以故從之效事者

多至顯官而贓不與也為御史嘗委任獨至大司馬嘗

奏稱其老成得體甚厚不剝焉

歲寒老人曰公爭於死法留生心便是贊化育之事

彼借戚戕殺者豈不干天和而自絕其生理乎

趙壯敏公勝

勝字克功遷安人系出漢充國之裔世居河朔至伯父赤考再興國初徙家永平之遷安勝襲職秩甫髫齔賴母王矢節育教勝尅志勵行事母極孝正統己巳　寇犯京畿勝率兵出西直門扼其衝突躬履戰陣斬馘無筭景泰庚子擢僉都閫英廟復辟錄其舊勞加僉前軍都督府事佩刀侍衛天順戊寅選管三千營操辛巳秋曹欽叛逆勝擒獲功多遷都督同知時　寇深入陝西固原勝率師勦敗之憲宗嗣統命兼鼓勇營典操進榮

祿大夫成化乙酉重建承天門勝董軍應役明年秋勝佯延綏　酋聞風遁河趨大同納款八貢師旋即典操耀武營戊子夏海西諸夷弗靖廷議請以勝總鎭之佩征　前將軍印杖節以征至則申嚴號令簡閱軍士調度有方屢奏捷賜勅獎諭辛卯春召回總典五軍營壬辰春調三千營是夏陞甲午秋兩奉制勅佩印總師北征　執遠郤丙申總督軍士濬築京城垣塹兼葺西直門城樓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戊戌加太子大保癸卯勅封昌寧伯丙午加太保丁未董工造墳於天壽山之訶

南觸冐寒暑遘疾輿歸遂不起贈昌盛侯謚壯敏

歲寒老人曰公克敵之功固多而濬築營造功亦不少予謂濬築營造猶可因人成事而克敵則生死呼吸俄頃之間論功者應自有辨

徐提督公珏

珏字汝和涿州人嘉靖癸未武進士性骨鯁有膽智以屢試不第遂投筆事武始贊畫宣夏即立戰功後陞居庸把總時大同軍叛殺鎮巡官據城不下上命職方郎往撫乃携珏行珏單騎入城諭首惡以大義衆咸感泣悔服事寧賜白金三百兩陞大同都司歷轉副總兵庚戌　犯京師八援與　力戰身中流矢猶奮勇鬬擊號爲天神捷聞上方食即撤御前饌以賜仍錫飛魚衣一襲遣中貴親賚至營勞之實授都督僉事佩征西前

將軍印鎮守大同以忤時相意左遷紫荊鎮守復陞保
定鎮守是時　薄浮圖珏與　擄戰八晝夜枕戈露宿
遁當道薦之以爲奮不顧身雖古名將無出其右者
爲忌功者所擠時論多不平丙辰南倭蹂躪福浙珏率
子姪爲先鋒夜抵倭巢值大霧諭諸子姪曰事危矣余
受國恩隆渥以此膵血報朝廷故願也汝輩須念妻子
勿强從我去諸子姪感奮激勇遂三獲大勝至今子孫
多食祿者蓋其功焉陞南京中府僉書提督大教場珏
以直道不爲時容被論促裝未行時南京有脫巾之變

殺黃侍郎刼藏庫琎聞奮然曰今雖不用我脫身苟免非我志也即驅家兵戰於城中擒首惡數十人梟羣魁馬三兒首示衆叛始解散留都文武百執事交章復留琎舊職未幾轉北京後府僉書以老乞歸恩詔進階一品

歲寒老人曰公忠憤義烈不獨其勇足多也

卷七終

河內王登選

亥昌李良先讎校

畿輔人物考卷之七

容城孫奇逢啟泰氏輯

門人鹿洗心　仝編
長孫　瀾
九世孫世斑　侁　謹校

隱逸

敘曰隱逸者古所謂不求聞達以山林自適者也未必皆求志之人以儲行義之用然眾皆競逐於名利而此獨安恬於邱壑當分之世借此一流人以之靡頑立懦亦何可少哉荷蕢丈人輩固石隱高蹈至孔

子未嘗不重其人而時不　我與恭鼎退此正孔孟之徒嗣此而後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非所稱名世者乎寔亦歸鴟夷之行赤松之遊與辟穀之徒也蓋孔孟衣鉢終身行而終身隱下焉者雖樹遁世之藩籬亦不過為藏拙之門戶而已我思其人為傳隱逸

144-048

吉公惟善

惟善開州人少穎悟過人性恬淡進退雍容而邃於性
理之學不事舉業承祭知以經明行修舉辭不就有司
嘗敦請署州學事端方整肅言動不苟後學宗師之年
八十有三卒於家

144-050

王公禎傳

徐吉開州人潛心理學不事舉業齋居大成殿讀書十年註五圖說嶽瀆廟察院賞加處士號着憂世圖心法圖藏於家

三五

144-052

王公永壽

永壽新昌縣人少與申考功燦劉貢士塘稱中三傑由歲貢登嘉靖壬子鄉試後不得志於禮部而其文益高行益若兵部李公脉泉延爲館師時有大獄其家持二百金爲請託即李公亦欲緣此濟其貧乃謝不納家畜琴鶴一鶴每客至聽琴鶴即婆娑舞階下助客歡後一日鶴死爲瘞鶴塚君亡何未病而化遺命以琴殉葬其生平高潔類如此

王公一元

一元魏縣人少與南樂魏考功允中俱受知兵憲鳳洲公王公會考十二學諸生拔居第一考功次之由選貢登鄉薦潛心聖學有大學中庸講義膾炙人口生平不謁公府無私讌會雖望重一時人罕見其面天性孝友族中死無棺者為之殯貧無貲者為之葬沒之日從容正寢囑其弟曰無求墓誌皆虛文祇增不德耳魏人稱為獨行君子云

歲寒老人曰隱而逸非有所挾以為藏者不能逸也

故聖門曰求志求志則愈求而愈不足何時是自信之時四子者關州兩公一以經明行修舉辭不就有求信之意如聞舉即赴初志謂何一於大成殿請書十年註五經圖說暨憂世圖心法圖則其所蘊者裕矣彝苟於處者也魏縣兩公一不取非分而一琴鶴自隨一註學庸講義不欲狥身後之名皆中有所主超然能自逸著也庶不存於孔門隱居求志之一

郝孝廉公勲

勲字孟菴涿州人中嘉靖丁酉經魁居房樹村爻人汪港一題其廬云月窟天根眞隱處水田天色小江南故世稱涿州先生公曾促膝老聃記以詩刻南園地爲三淸廟宇人遂以方外異人目之觀其時哉師仲尼全神會澄然天之命曰性命不已曰敬豈無蒼生志柰何外運命慷慨宜希三代猷悲歌豈屑五霸慕頌其詩知其人有體有用豈耽寂守寂者可同日語耶公絕跡城市刺史岳嘗單騎造廬極嘆其可仰而不可即神宗朝銓

司張特疏以賢良聞公力爲辭嘗語人云古人隱於山
隱於水不才隱於衆人四十八年得不玷辱血肉之遺
入先人松楸足矣公生平所交多名儒所學亦淵邃所
立文復卓越而身擯血亂殺之日其宗叔某祭文有云
論理學而返本窮源孫淮海亟推爲獨步闡性術而搜
玄剔隱羅念菴亦許其傳心陳白沙遺公手字鹿伯順
曾瀕多公亟稱之爲振俗之士北方之學者莫之或先
也公文多遺失有川上存草卒於萬曆甲申年七十二
歿

歲與老人曰公曠逸而有介節嘗爲人排難解紛而不納其酬又却故人田夢鶴贈馬曰我有朱游之牛車可乘正不需此報壽副使書云楞嚴自幼多疾予衣[illegible]不意苟全性命到今不因貧賤亦不去也老矣猶人揚自鄙爲無恥一端然與其求人三年間寢興禮少接續濟田所出不給公之辭受取予其無所苟既如此而促膝老聃也殆姚江所謂儒佛老莊皆吾之用公殆有用於老莊而不爲老莊用者乎

144-060

李行人公思孔

思孔開州人嘉靖己未中禮部試即陳情歸養壬戌殿試授行人生平篤於倫理薄宦情翩翩自附於盛世之逸民焉卒祀鄉賢

嚴爽老人曰一登制科卿相在乎誰肯以一行人而怡志林泉況當嘉隆盛時耶真恬憺之士

張茂才詩

詩順天人自號巃崙山人初學舉子業於呂柟繼學詩文於何景明聲名籍籍長安會府試士士嘗自負凡入試詩使其家童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一意爲詩與諸名人倡和至汝南視何景明疾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盻相對欣然命酌杭守李士行獨其不狂不屈不憤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況爲文雄奇變警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嘗放勁得旭顛素師遺人謁

懸之可以驅鬼

韓侍御公應庚

應庚字希白號西村盧龍人萬歷丁丑進士爲諸生直走都門受業賈石葵太史之門登第筮仕彰德理務寬厚平反寃無算拜御史視南城一清如水按甘肅值大祲急發倉粟濟之司道有難色曰雖矜飢餓罹罪累使君庚曰如必得請後行廪于遺矣一身獲罪活數萬人吾何恐事聞亦不罪轉按山東拔薤本鋤貪墨先後出死囚二百餘人年四十七遂引疾求退去釋褐則十載薦牘付之不聞徵書遝至不一赴獨尋釣臺尼石爲兒

褭老爲之計巡方使者至不與接見士雖卑賤徒步過
從禮老而好學壽七十有四隆萬以來急流勇退稱東
輔第一人姑蘇曾珍贊云天生俊士以爲人也不出而
從伊呂則儉稽巢遯箕天祐之吉無不利者耶道高益
安以永終譽殁祝於鄉鳳毛振采西爵直仙隱爲儲者
知其有道一 見爾

歲寒老人曰士苟有以求其志則投之功名且弗顧
況富貴乎然今之功名古所謂富貴也自富貴入人
肺腸而君臣父子兄弟懷利相接尚安得有人品西

忡公蚤年致身班遂歸隱其不以節義政事豪者倘抱深心懷碩德問津性命而悠然與孤竹聖人上下千百歲之間乎

144-068

吉文學民

吉民字君祝灤州人性澹泊不慕榮祿以春秋名時稱制舉兩置乙卷遂絕意進取鼎革後當鄉貢邑令促之不就家貧常閉戶靜坐生平無喜慍色手註孝經五載始就尋卒嘗曰我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我註唯知經者知我此實語也

張貢士果中

果中字子度新城人世居白溝天啓元年忠臣左光斗所選士其選也忠臣魏給諫大中曾薦之果中不知也後知而致知己之感給諫不認也未幾左魏同被逮果中周旋於患難之間兩家子弟親知往返京師賴以果中家爲歸果中不避也烈士之名滿天下錢謙益陳子龍曾疏薦於洪光朝果中避地蘇門窮困而死年七十一歲

歲寒老人曰予度鹿忠節門下士與予五十年患難

相共客死蘇門同人云影影無愧衾不足可謚曰
康志氣尚雄家雖遙其魂以正又云掾遼要離應有
地葬伯鸞之骨友存東嶋于伊人題思肖之碑錢謙
益過白溝題于度屋壁云北寺生還惟我在南冠死
別累君頻

卷七終

畿輔人物考卷之八

門人李　滋　仝編

容城孫奇逢啟泰氏輯

次孫　洤

十世　孫　金柱 相 芝 鍾　謹校

十一世　祖　睿　校刊

補遺

敘曰既列七科以位置諸賢何以又有補遺也蓋才各不同周知固難而識認亦未易也文獻既無足徵況衰遲更自寡昧且浮家來典籍未備故老凋零欲以一耳一目而搜羅三百年數千里之人物不亦難

乎嘉隆以前猶有紀載　神廟以後未經詳列故偶
有所得錄之補遺尚欲與海內君子共評騭之

劉公志

志字崇仁順天人通經史爲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爲的爲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曰以若所爲非獨悖禮且不免於法某乃賂他訓導錢瞎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恚所爲謀者枷號於市人咸服志之有識志嘗勸或毀銅佛以鑄器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爲毀佛之報李東陽爲之傳曰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

禍則服以爲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爲非世俗之
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愈熾殆無以易天下知
志者尚可得哉悲夫

劉知縣公英

英寶坻人洪武中爲山西繁峙知縣廉能守法操得民心秩滿縣人詣闕乞留詔復任仍命禮部書其政績曉示天下

144-078

何公顯周

顯周內黃人洪武初為四輔官賜坐講論治道命工圖其像賜侍漏院記及誥命以旌之

袁錦衣公彬

彬京師校尉英宗北狩彬在右翼衛冬夜同寢嘗以脇煖上足彬為人多計數能諧謔博上懽也先請以妹尚上彬請上辭之曰返國而後聘彬中寒上手治炭壓其背汗浹乃已上還景帝以彬為試百戶既復位超遷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賜宅城東第一區開召宴對暑用家人禮累遷都指揮使及百戶門達寵幸用事積官與彬並百官憚之念得言已於上者惟彬與李賢故百計中彬訐受石亨曹欽賄凡數十事上不悅曰彬倚故人恩

負我雖然法當行還我一活袁彬足矣他任治之逵退執彬酷拷彬不勝苦具誣服長安中有男子楊塤者善漆工奮然擊登聞鼓上書言駕留北廷保護聖躬惟彬一人今卒然付獄拷掠備至誰為辨此在者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并下逵治逵盡憾之百餘曰此必有人甚汝塤知逵意在賢謬曰小人有陰事且告公逵喜曰前前塤曰某小人何辯此此李學士草耳逵益喜出湯沐塤膠肉之奏請三法司會鞫午門外塤至午門懷其餘肉大呼曰天乎冤哉小人何從見李閣老門指

擇醪肉小人令引閣老肉今尚在且言即有餽彬者惧

倍餽達歷指數之彬得不死

歲寒老人曰須有如此才胆實能生彬天所以報彬

翼衛之功也

朱恭靖公希忠　附弟錦衣公希孝

希忠字貞卿以勳封世居京師嘉靖丙申襲封成國公己亥上御啓祥宫召諸大臣見皇太子命公扶掖以行因指示太子曰此汝將來師保也公以忠愼自結於上三十年追事穆宗及神宗小心翼翼始終一節與其弟希孝友愛篤至與士大夫處貴而能降久而彌敬飲酒至數十斗終不失一言國家典故明習晩年諸大典禮常以咨公然不問亦不敢輕言其周慎如此萬曆癸酉以疾終追封定襄王謚恭靖弟希孝字純卿成國公能

七世孫初授錦衣勳衛累遷左都掌衛事持大體務與人修息常受詔杖者必持以平恕多所全活養國家和平之福嘗草籌邊六策累數千言皆剴切時務折節下士好拯人於難

歲寒老人曰孝友謹慎得之勳貴致難而得之兄弟同心更難

蔡中丞公集

集固安人以進士起家官至中丞宦跡所至有聲固安人盡稱之曾著益智錄數百卷該博有實用高陽孫文正欲覓之不得後聞其書歸楊都尉家尹弟武城宰手錄其兵機纂數卷後爲人借觀其人卒於官遂令此書并失豈鬼神忌其洩造化之秘而故護惜之耶楚人文安之驚嘆以爲勝於文獻通考嘗以此言存中丞耳

何光祿公選

選北直人任湖廣道御史萬曆十八年以皇儲未建具疏欲上因思事求有濟不在徒言往說戚畹鄭養性等切以家門禍福相告俾備陳於鄭貴妃後養性上疏陳請上知出選意竟謫選廣東紀載何選孤忠天啓朝總憲鄒元標冢宰張問達題覆贈光祿少卿

馬光祿公經綸

經綸通州人任河南道御史萬曆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不當并及糾科各道革職為民鄒元標等薦起復贈光祿少卿精易學

耿光祿公隨龍

隨龍北直人任戶科萬歷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欽

勾爲民鄒元標等題覆贈光祿少卿

劉光祿公道亨

道亨字仰崗新城人壬辰科萬歷二十六年因論輔臣降級鄒元標等題贈光祿少卿孫文正祭公之言曰持議鯁鯁直不傷訐力憐薄膽氣回傍吾可想見丰槩

劉御史公廷宣

廷宣山海人萬歷癸丑進士令儀封有循聲擢御史時楊漣疏糾忠賢二十四罪嚴旨詔獄廷宣憤激申救疏漣原任監軍道禍出下獄以言逆事被謫左都鄒元標疏其言皆驗准復原職

144-098

高太保公燿

燿號熙齋，滑縣人。嘉靖乙未進士，時年方十九，甫四十官戶部尚書、太子太保，即歸里居四十餘年，閉戶不預外事。當路先修謁者，報謝帖，無所造請。或事有關一方利害，則侃侃陳書。接人和易率真，大德容物，甚有鄉後進。加以不遜者，亦優之容不校，蓋先達君子也。年逾八旬，子姓振起，上谷稱望族焉。　按過庭訓輯天下人物考，止述林居之德，未及立朝之事。逮前輩傳謂公暨其僚與中貴人爲水火，中貴人誣奏之，又演戲上前，每

借打擇以陷害正人公名高燿搬一生務人家曰保定府好膏藥曰好膏藥也要錢上聞而嘉述其言公遂乞歸鄭襄敏公亦云公爲司徒衆知世務然入朝見嫉公亦何罪得君爲累耳

張主事公執中

執中號歷山清苑人舉人官户部郎恬介不阿權相甯

瑱仕遂歸家居孝友雍熙人無間言日取經史折衷衷

理成一家言年八十二部使者稱人瑞云　摭此數語

自是端人不致慨於文獻之無徵矣

申按察公綸

綸字廷言永年人生忠亮有雅度弘治乙丑進士自戶部郎遷衞輝太守政和民安稱循良歷四川雲南按察使風裁端嚴得憲臣體告歸築室滏水之側日夕徜徉其間倡郡之耆宿效古人爲真率會郡邑大夫每就其家咨訪治道均田賦開閘河多出其議焉 按申氏之來舊矣至公而著嗣後文章節義代不乏人所謂仁者有後殆天道亦人事也

王評事公鼎

鼎字重器鉅鹿人幼穎悊好學能文舉進士官大理評事家貧所得俸給僅可糊口布袍蔬食怡如也嘗謂人曰慎勿妄語此口一妄彼雖不留而腹已誹矣人攻其過宜直受而改之灤陽周璉稱其學術純正人品剛方云　儼然有道之士

楊學正公和

和字節之固安人孝親睦族人無閒言嚴重剛方本愧瘖室絶口不言人非晚登鄉薦乞教授歷遊州青州徐州勤於訓誨造就人才爲多陞國子監學正惟嚴於教子爲海內聞人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按公生平精力全在教子而兩子俱及第無愧科名公有餘慨矣因憶兩程子父𥳑令從學元公而二子之成就如此父之愉快更何如耶

李文敏公國楷

國楷字元治高陽人萬歷癸丑進士選庶吉士丙辰授檢討晉諭德管國子司業事熹廟幸太學坐講易發明天人大義及以庶子充經筵日講官講尚書每借經發明時政枚卜閣員名在第八上特簡入閣辦事時璫患已張公兩疏控辭雖不與璫顯相齟齬而處晦而明卒不失其正輦下建逆祠不捐不謁璫欲建坊於里鐫忠臣[illegible]勅天下槩爲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璫一一效犇新試天下其乾子義孫輩亦無一不效美新至令史臣

撰述功德告廟藏之金匱以璫希旨倣上傳得公持不可而寢璫誅戮上召閣部諸臣令定附逆諸人之罪初案無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三人之名上怪問之閣臣對以諸臣無諂附實跡上舉某以某票擬媚某以某閣擬媚某以善書為其勒碑媚何謂無實跡獨不及公而公固久鑒知於上矣因國子生胡煥猷參論四相四相相繼求去公自訟曰昨年七月先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璫方張謬謂忝跡鉉路或可挽救不謂竊柄銜憲動借上傳以行今年五月決意乞歸值敵患孔亟繼以

先帝遜豫旋忽奄棄羣臣然引愆避位腸一日而九廻
回思一年之内猰貐與居虺蝎與處種種愆尤人非鬼
責無地自容上温旨諭留又疏云自恨待罪台司上之
不能如申屠嘉之困鄧通韓琦之斥任守忠之不能
如望之死於弘恭陳蕃死於王甫悱惻城社薰灌力窮
妻死經年歸骨下里絶不徼求卹典避遠權豎之私憐
其情可知也上仍温旨慰留崇禎元年二月以病乞骸
者二三月力辭者四四月五月具疏凡十有一始得允
放遣行人護送賜齎路費綵緞地方官以時存問給廩

米與夫公在朝獻納頗多其最者無如十事之疏一曰勵必爲之志二曰務興學之益三曰執總攬之要四曰廣聽納之方五曰謹內侍之漸六曰崇節儉之德七曰覈職掌之實八曰精用人之術九曰恤下民之苦十曰修久任之法歸時薦韓蒲州孫高陽俱刑部

歲寒老人曰公初登第爲鄉同年孫可甲立嗣鹿忠節高其誼狂生胡煥猷參論四相葦巾公瀕行疏及之得旨優用有休休之度焉至欲轉小人爲君子以抓陽涵育孳陰其心亦良苦矣其師孫文正謂公當

毘路紛馳孝情沸欝獨能弄九嚣競之場振勒覆翻

之會可爲知言厥懿文緻良有以也

詩人玉屑　卷八

十

楊都尉公春元

春元號明宇固安人神廟時尚榮昌公主孤貞爲性風裁自砥如公主拜舅姑之禮駙馬坐公主之右一一據祖制以爭即觸神皇帝之怒罰國學習禮多方以折之弗恤也務期得請而後已羽翼光廟委曲獨瘁此其功固人所未及知兩執親喪一秉家禮初請歸葬其父封章伏闕竟以誠而動天再遭母喪飲血塌苫終以毀而滅性平生不陳奇玩不走俗筵架上無非聖賢之書對客高談首揭忠孝兩字一任夫人以爲迂濶人以爲

執拗人以爲矯情好名春元恬焉不辭持益力一時朝士之正人君子無不願爲交權者沒數年邑紳士請祀於學宮學院左光斗批其牘云[illegible]至節是龍比一流在聖門可大曾閔之室時以爲知言　按公之生平誠好名然所好者忠孝節義之名至於好孝之名竟以毁而滅性過誠過矣誰能有此過者得之戚曉更難

路總督公振飛

振飛字皓月曲周人進士爲御史著風裁甲申總督淮上值逆闖狂獗京師震驚振飛自三月朔至五月終調度防河兼顧漕運髮白顏枯鼓舞義勇竟使寇不敢犯兵不敢肆保固危疆功成於天下無主之時淮人有守淮日記載之甚詳清鼎定後振飛以遁死　按公守淮一事當人心洶危天下無主八[illegible]列疑訓一旅不向戶部請一餉其爭留借貸皆東流逝波之不可問者厥功豈淺小耶劉宗周痛哭時艱乃云路振飛將淮北一

塊士挾手而援之賊非閹部吏可法抗疏剖白公之苦心反滋物議矣卒以遁死更見公之烈節

歲寒老人曰文貞公生平大槪傳之記述稱諸聞見鬚眉傍目星巳間於僉臺之言而致疑者不知二公巳而相證釋劉涿海其見之誣無庸擾擾矣誼切桑梓夙未識面一日吾徵嗣君數百里郵筒致訊且寄祠堂卷索題老病文事不勝但愧未識其面而祠中之面目常存諸賢標映面目又如新也强志數語以當面對

宋知州公用錦

用錦號念菴滄州人丁丑進士泰安州知州以病歸値東　犯戕輔破名城知拉朽錦鼓舞義勇守滄州城竟無虞歲荒復率大姓醵金平糶民皆德之用錦氣識雄偉而貌淸癯苦志力學下筆千餘言立就

劉參政崧　字子中

思中號靜軒清苑人進士歷官參政廉靜寡欲居官民懷其惠居鄉人頌其德與交無間言養老慈幼其天性也生平無與人競爭名利世趨巧偽公守愚樸其自作墓誌文數段皆由此者學之一端也高陽孫文正清苑陳士章為諸生時延致其家令諸子師事之親炙謦欬會嘗徒行衣澣濯食粗糲恬焉甘之　按丁少時入郡公老矣閉門不會客遂兼得瞻諸長老爲予言其人大槩如此致祀於學宮

錯ノ牛ヘ[illegible]ノ影ノ

史孝子公五常

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秩滿將行疾卒時五常甫七歲力不能扶柩還家其母諭五常曰汝父殮時有大錢置柩中汝識之俟汝長舁歸葬五常事母至孝不去左右及母死乃入廣中求父櫬歲久迷所在五常旦夕號籲見者無不流涕已而諸察聞之命所司物色竟獲骸骨并大錢如母言遂以禮殮官給舟還歸葬計其父沒時垂五十載矣廬墓三年正統間有司以聞旌表　按考中無孝行專門謂人物必首孝

行耳無孝行豈稱人物哉有特以孝行著者故入補遺

耿教諭公介

介元城人歲貢篤學礪行居喪一準古禮受人託寄而不肯負遇人困乏而不責償義舉多類是教澤垂於兩地實德感乎諸生入籍後兩庠名重本邑祀鄉賢邑人進士董復亨撰高士傳以寓仰止　按耿公篤行君子也五鹿爲立傳並可以觀五鹿

晁司業公瑮

瑮字君石開州人少失恃事繼母以孝聞及長博極載籍工於詞賦嘉靖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專制誥修會典習於典故多所裁定以父疾請歸養親卒哀毀盡禮服闋陞洗馬國子司業卒於官所著鏡湖文集足徵錄次于東吳弱冠官翰林有文名

張通判公師伊

師伊大名人少與申考功煥晁司業瑮齊名勤學礪行相期以古賢聖之業俱登嘉靖庚子鄉試歷仕浮山項城浙川俱有聲遷黄州判致仕行李蕭然惟圖書數十卷即所居搆一室擁書其中朝夕吟咏絶跡城市與田父話桑麻當道高其風屏干旌造廬秪一刺答報生平恬澹寡欲而獸有書癖所著有鄙記詩文若干卷

144-130

撥舉人公大經

大經字守道廣宗人正德丁卯鄉試少聰慧日記數言篤志於學以聖賢自期家貧無書借讀即還之曰吾已得其槩矣以病尋醫京師上書西涯少師稱其才同海內人豪也甚禮重之讀書鄉東官舍太守高其人往見之值毋忌不出接守怒揚言欲以官舍與人大經聞移歸守遣人謝之不去又召其弟兄謝終不去其介類如此平生著述甚多與人書惟勸以聖賢爲準年三十二而卒

趙員外公燾

燾雞澤人以歲貢任戶部司務悉心厥[illegible]邃於理學居常以清介自守陞南刑部員外郎操履堅有屬吏以金三百兩餽燾却之歸家行李蕭然杜門養親著有詩經會意等書

張總制公泰

泰字世亨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以鄒平知縣擢御史不爲奇詭之行亦不爲物議之累歷臬藩以至巡撫俱能確守官箴遷大理卿時逆瑾竊柄附之者立見慘禍泰不爲詭以媚徒傷元氣貶國體無益也然確守自全不凡其當瑾亦不是之總制三邊軍務行部過蘭靖西鄣故道以興水利復開小渠以利墾屠者餘悉由東鄣出以達於川南彌月隍塹遞滿人沾其利　按從來酋禍人國然亦有因激而成者不能制馭小人而議修守

禮不爲小人所戕害此非豪手不能

福總兵公時

時東安人相貌奇偉熟韜略嘉靖二十四年由世職歷官漕運參將值黃河爲害催運八載以軍法部置日泛艤於洪流怒濤之中艱苦萬狀飛輓爲浙直先時身處膏腴不私一錢皭然不滓之操信於遠邇相國徐階本兵楊博極重之晉掛印總兵鎮淮安總漕如故世廟以清不過福時勇不過馬芳稱之

姜慈撫公璧

璧字元卿文安人隆慶辛未進士授樂安令邑有大猾王彥飛者聚黨横行鄉里以睚眦殺人璧召其黨諭之曰若輩當死能縛王彥飛當貸爾衆恐懼自效即立斃於獄威惠大著擢御史按淮上時黄河入淮淮大溢總河與撫臣相掣肘璧疏言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以事專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内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潮闢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堤使内水不出外水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内不傷耕植之田疏凡數百言部覆

如議有金幣之賜按中州宗室最衆祿苦不給悍宗睢
將輩聚衆稱亂璧疾馳入大梁捕其謀主袁東常數人
疏陳首惡而釋其黨中州寔然璧常言治大猾宜緩急
則謀洩而易脫平大衆宜急緩則黨固而難散王計典
無私毀譽撫卹陽一以寬大雖螫語歸忌者無得而中
之

米太僕公萬鐘

萬鐘字二仲京師人萬歷乙未進士丙申令永寧丁艱歸癸卯補銅梁戊申調六合庚戌爲廷評進計部郎出藩浙江觀察江西彼時魏璫嬌擅黨禍大興而江西爲誣先是奉常黃中介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爲此熊江夏說客也忌之至是硯冠即訊當公讞決公曰璫猶狙也詐得以狙公之術制之乃曲列其辜遂下死一等奉常卒以是得不死尋擢山東右轄時璫燄愈烈公居京師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求公書不應又屬其私

人謂公即少曲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豈有三十年老共姜亞老獻媚者乎卒不應璫怒思中之會公從江右歸道經南京時中貴守備於斯者方爲璫搆祠尸祝喜公至奉幣求書公拒益峻璫嗾其門下御史倪文煥參公黨人魁也削籍爲民公遂不敢居京師南北靡定戊辰以新命尋復又三年始補太僕少卿所着有澄澹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十二卷易義四卷石史十六卷象緯兵鈐十二卷琴史八卷弈史四卷篆隸考譌二卷

[illegible]人曰公願人也而酷好石故人有云專若可

傳多具辭至不肯爲踏假借一字則其過人遠矣

阮文學漢聞

漢聞字泰冲京師人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萬曆中妖書之事起上求其人甚急邏者四出飛捕道路以目漢文遂避地汴梁時西亭王孫素好客館之邸中王孫書籍極富漢聞沉酣其中學識益博西亭歿以尉氏阮故土也遂從家焉閉門著述上有詔徵遺逸按臣李日宣薦之於朝卒不起漢聞習兵家之學素有請纓鳴劍之志崇禎末流寇蹂躪蛩豫漢聞料賊形勢川谷扼塞圖其畧上當事冠以千計寇掠尉氏百計攻之必欲生

致漢閙時病卧據床罵賊而死年七十餘

崔文學子忠

子忠字道母順天府學諸生文翰之暇留心丹青居京師闤闠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蒔花養魚杳然遺世少時師事萊人宋繼登因與其諸子同學而玫及應亨尤契合應亨官銓司屬一選人以千金爲壽子忠笑曰若念我貧不出槖中裝餉我而使我居間受選人金向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玫居諫垣數求畫不應强索之即强應之終碎之而去史公可法自皖撫家居一日過其舍見蕭然閉戶晨炊不繼乃留所乘馬贈

之徒步歸子忠售白鏹四十呼朋舊轟飲一日而盡曰此酒自吏道隣來非盜泉也其賦性孤峭如此生平好讀奇書六經無所不窺尤深於戴禮發爲古文詩歌博奥不遜李長吉寇亂潛避委巷無以給朝夕竟飢死

余文學之祥

之祥字鳳梧宛平人剛方篤學於書無所不讀至於折衷要領必手錄裝釘並志以前哲自期治家嚴整子弟僕役莫敢嬉笑敦倫睦婣閭閈重之其戚有孤女遺之者爲製粧擇婿有友窘於用持券求貸則曰緩急通融此常事也何以契爲父喜山遊隨備肩輿餚具竭力以得父之歡心見病日延醫調治親視湯藥沒則躬備棺殮盛暑炎蒸竟以勞瘁感舊疾卒所著有纂經註旨衍經宗旨以國變遂失原稿有四書宗旨要言刻行

歲寒老人曰三文學趣各不同皆有人所不可及者往聞之沛人謂阮有睥睨一世之意高曠人也都人士謂崔有不忘溝壑之志介癖人也余則庸庸言行所稱孝悌婣睦任恤其人者殆庶幾焉

趙尚寶公養蔚

公蔚號青城灤州人弱冠登萬歷庚子鄉試喜談兵當神廟時武備久弛養蔚尋戚少保繼光壁壘遺蹤不禁灑酒悲歌已巳邊烝不守榆關道塞卯未薦以兵部司官提一旅駐開平糧芻匱乏蔚拮据五閱月援口而給間道三走山海關謁孫愷陽閣部痛陳機宜東西合師四城畢舉論功擬以司農郎酬之蔚辭仍欲會試授中書丙子畿輔再被兵閣樞臺省交口推轂改職方郎持節監昌薊密三鎮軍務役竣膺上賞兩功並論晉尚寶

少卿僉議欲試之邊撫未幾以勞瘁不起閣部悼惜請恤疏云幾輔兩用兵多望風逃竄一切城守急需勤仰給於有 司奈倉庫空耗疾呼莫應開平獨屬沖繁危若纍卵趙養尉一孝廉也乃力砥狂瀾毀家急難修城繕器勞瘁九載於茲雖三遷京職俱未歷任歿於王事膚功未酬目今邊隅多故正宜褒死以愧生相應特示優異鼓勵天下事聞再贈尚寶卿貤封三代如其 官

賜祭半壇

歲寒老人曰養尉余庚子年友也生平僅兩識其面

鹿忠節從孫文正於闖門極服其實心作事破家急公文正請恤疏蓋實錄也蔚素志雖未得盡展積勞雖未得盡酬然得此兩賢之知亦可無恨矣

144-154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 40

周駿富輯

皇朝中州人物志

十六卷

（明）朱睦㮮撰

明文書局印行

皇朝中州人物志序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歷奉
敕總理糧儲兼管河道提督軍務營田巡撫應天等府山東等處地方

餘姚翁大立撰

宗正西亭先生受聘纂中州通志歷朝
人物旣撰次以傳復取
國朝一百四十人倣世史述其平生各爲
論斷凡十六卷藏于家仲氏西園君寓
書徵序予讀之卽予督學中州時與公

商訂鄉賢也鄉賢祀諸學宮

國家故典予恐其濫乃妄置評焉曰有一鄉士有一國士有天下士一鄉士祀于邑一國士祀于郡天下士祀于省不宜祀者黜公曰不可祀于郡者下之邑已不堪矣况黜耶予曰公之言厚矣遂不果行今觀公所采録皆河嶽孕靈而壹稟於中和之氣非偏方比然世隆則隆故盛於周再盛於漢又盛於宋特盛於

今今談理學者盈天下孰與薛文清曹月川閻子與談邊務者盈天下孰與馬端肅許襄毅談詩者盈天下孰與李空同何大復其他秉忠義植風紀敦學行展經綸若鐵南陽軒鹿邑顧太康耿盧氏黃封丘李文達劉文靖王文莊劉文肅何栢齋崔文敏許忠節曹新蔡諸公未可殫述皆所謂天下士得一人且足爲一代重況若是多耶於乎盛矣昔孔

子志三代之英深慨杞宋杞宋固中州
邑公爲新志體裁渾厚而文復雅馴萃
文獻以備
國家之盛使孔子可作必曰吾有徵焉眞
良史也公
高皇帝七世孫別號東陂居士以學行
簡爲宗正早歳講業水竹居之西學者稱
西亭先生
明隆慶四年秋八月望日

皇朝中州人物志後序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山西按察使前奉　勑提督關中學政臨海金立敬撰

粵昔文獻不足二代無徵夫子傷之史遷氏表記古今人物詳矣然或以砆混玉至是非謬於聖人其抑也不為訾而揚也顧見病抑何貴也君子謂立於堂上斯堂下人曲直辨焉深有味乎其言之也故曰作史有三長慱摭惟精考辯惟核擇取惟公斯其為堂上之見也若

遷氏固畀畀堂下處矣奚三長足云也
且志人物不獨表賢爰以考世匪惟傳
信抑用樹風世昭明則才賢輩出德表
信斯風敎攸彰是傳志者主在勸懲低
昂者衡以萬世是焉得而弗重矣乎夫
聖作物覩龍興雲從上有肇運之君下
必生翊命之臣朝著純德之士鄉必盛
不二之老揚鴻烈章緝熈若唐虞之朝
九官十二牧濟濟布列矣然史氏又稱

八元八凱世濟厥美云三代盛時俊乂
在官雖曰野無遺賢然故家遺俗俊民
逸老亦往往表見於簡冊夫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況兩河當天地之中陰陽凝
會川嶽靈奇自上世以來河出圖洛出
書賢聖繼作參天翊運邈乎不可尚已
後世若希文君實之相爲百代殊絕人
物伯淳正叔之學接孔孟千五百年道
統其他名儒碩輔未易枚舉迨我

皇明重熈累洽道化沐浴哲士聞人應運迭起而中州哲産及流寓尤彬彬籍籍甲於天下故或潜心理學涵泳聖涯或奮迹經綸攄猷　王國或危行足以正風或修文足以擅世或鳴鑣提旌策勳銅柱之標或捐生執義致身首陽之節或屹立於　朝端或表著於郡邑或孝動州閭或嘉遯泌水他如介冑之士藝術之流效其謀勇攄其巧智亦往往足

述焉一何盛也夫靈石異卉必籍產以
明珍大貝南金必標奇以紀勝而况哲
人君子爲國大寳摭其行事又可畧與
西亭先生淹貫經史上下前古及當代
人物若居層臺而騁望衡鑑周矣而茅
土之邦帶礪之地尤其所注心焉爰據
考信傳以見聞本行實以紀傳因先後
而叙倫蓋自　國初以迄于嘉靖人物
凡一百三十有奇爲卷十有六各爲論

著品裁當而撰述精取舍公而輿論協
核而不俚婉而有章誠哉其三長之具
乎非博物有道君子其孰能之也夫述
聖者必修之踐履相君者當先之大節
行貴正而不激文尚華而不靡樹勲者
匪生事徼功執義者不殉名自顯立
朝本正直忠厚治民在循良孝子惠出純
誠遯從所好斯達人之鴻業而哲士之
上行也歷覩所志人物即所標樹大都

不是越焉信乎夜光明月煒若前陳上
昭我
國家之盛而誓休示鑑真足以風乎後之
君子爾矣然是志也行人人殊矣論世
者將何適焉竊惟責人太備非與物之
宏心也偏行自守非盡已之全謨也故
語學術則薛文清之力行曹月川之篤
信亦孔門之所謂狷也進而求之其必
洋洋乎伊洛之盛哉語事功則馬端肅

之經猷劉文靖之獻納亦管蕭之儔匹也等而上之其必耿耿乎莘野之烈哉志伊之志學程之學庶幾才全德備者節義之崇峻文章之炳蔚舉兼之矣斯則尚友千古蓋不特一世之人物已也是編所藉夫豈曰小補云業成西園[illegible]雅承兄志以付梓人而必欲余一言弁愧寡陋未升君子之堂且病記史者之非之未公也閱而好之西亭子[illegible]

秋[illegible]爲余言聖人褒貶大義茲足以徵
其實云
隆慶巳巳秋九月朔

皇朝中州人物志序終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錄

卷之一

何德　梅思祖　秦從龍
逯得山　王鳳顯　安然
麥漢　孫顯　張鵬飛
李叔允　王僎　李希顏
余思銘　李英　劉先
郭雲　世家寶　荅祿與權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一

東陂居士睦㮮著

何德

何德普光州人也至正末　太祖龍興德杖策來歸從　上定江左諸郡轉征吳楚屢立奇功授驍騎衛千戶吳元年七月沅陵人向珎八作亂德率兵討之至宮廳巖珎八以衆逆戰德擊敗之進拔其寨而斬珎八八月逆黨周文貴率戰船三百餘艘復攻辰州德使別將與戰於西門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獲張千戶等

百餘人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又俘其萬戶等四十四人文貴遁去是年拜虎賁衛指揮僉事既定中原陞指揮同知率兵守遼東召還改虎賁右衛指揮同知尋擢大都督府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改立五軍遂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十七年扈從北征還七月巳亥以疾卒于家年五十二賜葬鍾山之陰追封廬江侯謚壯毅

論曰　明興諸將秉風雲之會勒彝鼎之勳何其盛也及考其能保終始者則邯廬江從定中

原哉平江左其功烈不謂不著矣而又榮膺爵
號白首令終澤及子孫無可瑕指非惇謹者能
爾耶易稱明哲詩賛干城若廬江其庶幾矣

梅思祖

梅思祖者夏邑人也初為張士誠中書省左丞
守淮安歲丙午大將軍徐達既下高郵進兵攻
淮安思祖封府庫甲兵率衆來歸　上嘉之授
大都督府副使是年八月從達伐吳取浙西十
月攻昇山水寨克之降僞吳將吕珎得兵數萬
十一月下湖州進圍蘇州吳元年九月城破士

誠被執師還特降褒諭擢浙江行中書省右丞階資善大夫十月從征中原克山東沂州等郡洪武元年取大梁破陝州下潼關七月旋師徇取河北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同知某等詣降達以思祖統和陽衛兵守之復得龍二部將楊義卿貉八十餘艘未幾檄赴北平取未下州郡遂征山西二年晉冀悉平復從征陝西取奉元鳳翔平涼鞏昌四郡八月於邠州獲故元叅政毛貴等三十人送大將軍斬之十二月中原平賜思祖白

金十斤文幣十五襲三年四月擊走王保保且
於定西還自秦州破略陽入沔州取興元是年
論功封汝南侯四年伐蜀五年征甘肅還命巡
視山東陝西遼東諸處城池十四年九月四川
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思祖為
征南副將軍同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之未幾
諸洞夷悉平十五年復同傅友德克平雲南置
貴州都指揮使司以思祖署都指揮使　上以
雲南初平欵使重臣鎮之又命思祖署雲南布
政使司事思祖善撫輯民夷安之十月丁丑思

祖甍賜葬鍾山之陰子義武德衛指揮陞遼東都指揮使從子啟自有傳

論曰馬援有言匪獨君擇臣臣亦擇君當元季四海鼎沸豪傑並起汝南乃能鑒機審勢率衆來歸非凡夫淺人所[illegible]也卒從諸將建勳侯之業安反側之吏孚[illegible]何自慶延支庶留奕哉賢矣哉

秦從龍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也仕元累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鎮江丙

中王師下金陵遣大將軍達下鎮江　上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至鎮江物色得之時從龍有從孫永爲達部軍因遣還報　上喜甚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聘之從龍遂與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江迎入時　上寓王綵帛家因邀同處朝夕訪以時政從龍盡言無隱旣而上卽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諮謀嘗書漆板問荅左右皆不知上稱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　上與太子

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乙巳從龍從子澤死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手送之是年十二月從龍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未幾督兵至鎮江親臨哭之命有司厚䘏其家

論曰元之當避地京口時意豈天下復用哉及王師下金陵遣使敦辟元之感　上知幡然而起參帷幄同起居言行計從情若魚水亦不謂不遇矣然禀命弗融施設未究跡其　高皇所與其亦草澨陶安之流亞歟

逯德山

逯德山者汝陽人也少負大志國初屢從征伐以功授管軍鎮撫癸卯秋 上討偽漢德山大戰於鄱陽湖以死甲辰夏 上舉報功典命有司建忠臣祠同韓成等三十六人祀於康郎山贈德山武節將軍驍騎尉封汝陽縣子

王鳳顯

王鳳顯者羅山人也初授管軍千戶從 上征討多所克捷癸卯秋與偽漢友諒戰死于鄱陽湖甲辰夏命有司建祠祀之贈鳳顯武節將軍驍騎尉封羅山縣子

論曰余聞鄱陽之戰不崇朝而肅清此固神謨素定亦諸將忠義感發使然也自是吳楚嶺海之間傳檄而定王業之興寔基於此嗟夫德山鳳顯之死豈徒然哉康山之祀百世無窮固其宜也

安然

安然者祥符人也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參政明年召還爲工部尚書五年除河南行省參政時蔡河壅塞

自開封抵陳州漕爲之不通然督工疏導不逾月漕成八年春河决開封大黄寺堤百餘丈命然復集民夫三萬人塞之九年改行省爲布政使司擢然浙江布政使十二年復召爲御史大夫再改左中丞夏五月癸巳坐事免官還未幾復召爲四輔官每論事賜坐多所裨益十四年八月卒年五十有八

論曰安公去夷從華可謂貞矣而又乘時策勳立致融顯既罷復還拳拳不釋於 上懷非忠誠能爾哉書所稱番番良士安公其近之矣

凌漢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至京師獻烏鵲論　上善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逮繫久不決會浙江按察使陶晟入覲　上知漢無罪爲晟所滀命還釋之與偕來旣至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illegible]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爲在春秋戰[illegible]則可在今大一統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illegible]臣擅權之漸　上善之召其子賜鈔二百錠[illegible]

一襲及還京師有德漢者遇諸途邀漢飲厚貽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金不可受 上聞之嘉嘆擢漢爲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因嗾御史桂滿劾其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命署吏部數月改禮部又數月 上憫其衰令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 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徽誅起爲左賛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令致仕漢入辭 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

對曰先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
敢歸爾漢有治才且剛方不屈故時人多忌之
云

論曰　明興之初取材有四曰薦舉曰歲貢曰
舉人曰進士蓋未之有軒輊也當是時瘡痍甫
平法令明核士罕樂進取往往捜之巖澤而貢
之諸所黜陟多出自　上裁而時以薦起家者
十之八九於是有明經方正賢良孝廉之稱而
科目猶未重也其後海内無事農服舊疆士稍
稍修鉛槧之業應會者彬彬至矣是以辟薦漸

少而進士之科獨重蓋治久文盛亦勢使然也嘗考　國朝以事功稱者多由薦舉如凌公華是也至於歲貢鄉舉尤顯著蓋不可勝數矣正德以來匪惟辟薦不用即貢舉者尠登三事而事功乃不逮此非忘本趨末之効邪於戲風俗欲其淳美教化欲其昭明四途之制必不可闕矣

孫顯

孫顯者信陽人也父喪廬墓鄉里稱其孝洪武二十年以鄉舉授工科給事中峻潔明敏遇事

能斷累官工部尚書坐事謫戍雲南沒其家得水牛一隻草屋數間使者旋報 上嘉嘆即召還復職顯至中途卒

張鵬飛

張鵬飛者唐縣人也初名九萬洪武二十年以耆宿徵詣京師奏對稱 旨遂 賜今名字之曰九萬授以戸部郎中一日入朝有同里人餽鴨卵者強其家人受之及鵬飛歸咎其家人詣朝自劾 上笑曰張郎中何乃至此賜鈔二十貫以旌其廉尋陞陜西平凉知府未之任卒

論曰國初法令明覈其仕於朝者亦皆振厲罔敢雪下而恣取也孫公顯張公鵬飛硜硜然以清節自守惟恐其有所緇涅也於戲若二公者雖古之廉吏亦何加焉

李叔允

李叔允字叔允鈞州人也洪武三年任國子博士尋入東宮兼伴讀六年奉詔纂修昭鑑録擢修撰八年修洪武正韻亦與焉年七十以老乞歸許之賜白金百兩綺衣一襲　皇太子親王又各賜錢萬八千兼以酒饌寵賚至渥縉紳榮

之

陳士舉

陳士舉者衞輝人也洪武三年有司以儒士舉時四方被薦者頗衆詔禮部復試之其中選者士舉曁桐廬魏潛等九十九人㑹入謝太史奏文星見　上喜士舉等皆擢監察御史

王僎

王僎字幼度祥符人也元末爲國子助教洪武初徵爲修撰四年開科取士僎與典試又命於大本堂授吳王經彝遷待制同宋濂修輯洪武

正韻略鑒録諸書八年秋　上憫其老賜致仕歸後以子弘爲龍江遞運官忤丞相胡惟庸寘之理惟庸敗僎來京師授徒自給　上忽問僎安在左右告以故　上即召見慰勞甚至賜以綺帛仍給舟車送還僎爲人質直嚴重年七十餘終于家

李希顏

李希顏者郟縣人也隱於夾谷學以伊洛爲宗從游者甚衆初　太祖爲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爲書徵至京師命諸大本堂授經其教

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嘗以管擊其額
帝撫而恕　孝慈高皇后從容問曰惡乃以
堯舜訓爾子邪　帝笑而不罪累授左春坊贊
善大夫永樂初引年歸詔復其家所居湫隘飲
酒自放州郡屢聘課士不赴懷貞寡合邈然無
所干請竟以凍餒終葬邑之塔亭鄉所著有大
學中庸心法二卷

論曰余聞　太祖渡江之後即建禮賢館居四
先生洪武初復開大本堂延訪四方名儒俊彥
以備顧問或事纂修或令輔導青宮或令[illegible]

諸君彬彬然可謂盛矣視漢興之選何以過之當是時同事者數名士舉幼度夜奔實蕭而景濂平仲諸君為之衷者其它如馮舉龍沔減不聞惜哉

余思銘

余思銘者商城人也元末以義兵歸附授平章職事守禦金剛臺甲辰八月詔思銘領所部兵從征是年平司空山程德權有功乙巳擢壓安衛指揮同知仍司金剛臺事復擒德權餘黨祝平章等檻送中書省誅之洪武元年思銘如京

師推恩授兄子端廣東廣川衛鎮撫勤湖廣銅
皷衛鎮撫恩銘益自感奮九月從總戎宋公渡
河克懷慶澤潞等處二年復命攻桃花尾尖二
寨平之事聞封恩銘父法爲明威將軍指揮僉
事母鄭氏德人已而復從大將軍取慶陝西
鳳翔諸郡賜緋衣一襲綵揃一面調守平涼明
年收王保保歸徙寧夏衛給誥世襲五年復徙
華山衛八年正月坐事左遷寧夏指揮僉事三
月復歸華山十一年詔征西番至中途病卒子
亨襲

李英

李英者武陟人也仕元為河南行樞密院知院洪武元年自陝州來降授沂州衛指揮僉事從右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定中原收北平追哈刺章國公至興和還取保定中山諸郡復追獲元知院豁鼻馬等二年從達平陝西三年征定西擊走王保保復從御史大夫湯和征察罕腦兒取東勝沙靜等處四年伐蜀克階文二州敗僞丞相戴壽等于成都五年曹國公李文忠征沙漠英與哈剌章戰于烏龍江破走之十一年

又從西平侯沐英征西番擒三副使以功累遷驍騎右衛十四年潁川侯傅友德征南以英爲前鋒既克雲南進攻楚雄大理皆有功及攻圍烏撒諸蠻土官實卜等以衆數萬拒戰英與麾下士奮擊斬數百人而死詔贈鎮國將軍指揮使子堅自有傳

劉先

劉先字光祖客縣人也仕元爲平章政事元亡以所部兵來歸從鄂國公常遇春信國公湯和收河北諸郡洎西𢧐晉絳敗王保保兵復從大

將徐達克陝西秦鳳環慶諸州洪武初由平涼入覲授驍騎前衛指揮僉事明年復從征迤北調驍騎左衛七年守茶陵衛加授廣威將軍十四年調征雲南所至身先士卒大小五十餘戰俘獲斬馘甚衆雲南平置烏撒衛指揮使司擢先爲指揮同知以鎮之時治所新設涖事精勤蠻獠畏服進懷遠將軍卒於官年六十三子廣積官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郭雲

郭雲者南陽人也有勇畧值元季之亂雲起義

兵保鄉郡元聞之授以平章事　太祖既定中
原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諭不服志在
興復久之勢孤援絶軍敗被執終無一言自分
必盡爲所守者慎覊不獲遂檻至京師　上嘉
雲忠義命觧其縛且慰撫之授以親民之任無
何政舉民服　上奇其才擢南陽衛指揮僉事
雲築城建衛撫綏軍民咸得其所以疾卒　上
悼惜親製文祭之子洪特授宣武將軍僉飛熊
衛親軍指揮使司事

論曰國之將興必有虎臣所以捍外而衛内也

思銘英先從諸將定中原撫晉絳雲守南陽和韓鎮氏俱以勳蹟勒之琬琰非世之所謂虎臣者耶英死於烏撒蠻之難其節尤偉今之錄功臣者不載何哉

世家寶

世家寶者臨頻人也其先出蒙古姿貌豐整有文武才本姓李初仕元賜姓世至正末以集賢院學士守膠東登萊諸郡洪武元年大將軍下山東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正月丙子家寶籍車馬之數同僉院王世隆等詣降　上嘉納授

大理寺少卿是年八月始設六部以家寶爲禮部侍郎二年陞刑部尚書未幾坐事貶知廬陵召還授兵馬指揮司副指揮改兩浙運鹽使司同知十五年進知臨安府秩滿賜致仕還後復召至京師遣賑廣東興寧長樂二縣饑民所活甚衆二十七年冬卒于家子寧以軍功授泗州鎮撫

荅祿與權

荅祿與權者永寧人也其先本蒙古博學強記嘗舉文仕元爲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以故官

入朝洪武六年爲秦府紀善改監察御史上疏言堯舜禹湯文武相承爲道統孔子顔曾思孟相傳爲道學宜崇祀典七年八月復上疏言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廟故曰禘祭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illegible]爲匪彝也　上皆納之無何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未到官召還八年三月擢爲修撰降典籍轉應奉致仕自稱洛上翁　上親爲説辯之文多不載其時又有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者亦西域人也

論曰家寶與權皆戎狄之裔入事　明廷或以
論議稱　主或以惠澤及民擢置清華秘近之
地言行莫逆榮譽終始雖其才足以自致然
皇祖用夏變夷之意亦可仰見矣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一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二

蔡子英　丘鐸　周炳
魏敏　岳仲明　鐵鉉
程本立　逯昇　王艮
李堅　房安　王平
王鈍　梅殷　羅義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二

東陂居士睦㮮著

蔡子英

蔡子英者永寧人也元季舉進士以擴廓帖木兒薦授叅判累擢都督叅軍及王師征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入終南有司繪形求之檻送京師至江濵亡去未幾陜西又購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髯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子英不

受退而上書曰欽惟　皇帝陛下秉時而起提三尺劒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釜魚漏網假息南山暴著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吾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勞勤有司旣遠　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不足以贖其罪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欲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湘饌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某實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蕭衛遭值亂

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
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
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
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也盖臣之仕君猶女
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昔馮道歷仕五代
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正之人
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又曰禮義廉耻
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
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
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

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蓋以爲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烈士不宜以無禮義廉耻之俘虜而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禄若

祭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𩅰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授賜多矣奏入　上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　上知志不可奪勑有司送其出塞

論曰豫讓云吾之所爲正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千載而下誦其言使人慨慕無窮也子英乃亡國俘虜　皇祖憐其才欲授以爵子英不受退而上書以自明可謂皦然不欺其志矣其書𦂳世尠有知者余故著於篇

丘鐸

丘鐸字文振祥符人誠意伯劉基之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之言至正末父誠爲湖廣儒學提舉鐸侍母留吳越間欲往從之會江右兵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乃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巳而其父亦至自武昌鐸家貧賣藥市中以資養未幾弟鈞爲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往會稽母疾鐸晝夜泣禱乞以身代及歿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哭曰母生鐸只尺不離膝下今歿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

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恐母岑寂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沭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死皆返葬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其制行峻絶皆類此

周炳

周炳者舞陽人也事母焦氏至孝母嘗病篤炳哀號籲天願以身代遂愈後復病滯下思食獐

肉炳四出求之不得是日晚忽有獐入其家即取供母母病復瘥人以爲孝感所致也宣德間詔修五倫書而炳與魏敏皆與焉

魏敏

魏敏字好學鞏縣人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即之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哀服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二十六年以守臣請甄表其門

岳仲明

岳仲明者固始人宋鄂王七世孫也洪武初徵家於汴仲明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嘗廬墓九年有司以孝廉舉　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今三召祠故址尚存所著有遺安集

論曰前史所載姜之魚王之雀其事頗涉誕異余未嘗不疑焉今觀丘之徙虎周之獲獐較然而著不其信哉魏公以廬墓被　旌岳公以孝徵不起事皆有足稱者故以類附焉

鐵鉉

鐵鉉者鄧州人也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科給

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皇祖喜
字之曰鐵石時親藩有訴違法狀者屬法司數
日獄不具　皇祖怒命鉉鞫立就自是益嚮重
之凡有疑獄必以屬鉉革除間擢山東布政使
司參政庚申靖難兵起曹國公李景隆駐師德
州鉉督漕運水陸蕪進未嘗匱缺既而軍敗南
奔與參贊高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
濟南城有攻破者輒完之鉉潛置板於城楣僞
啓門降欲誘入閉之幾中其計兵圍三月餘不
下乃棄去事聞革除君遣使賜以白金綵幣封

及三代鉉入謝賜宴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盛庸總天下兵仍守濟南及 文皇踐祚擒至京師不屈遂死時壬午十月十七日也年三十七父仲明母薛氏俱置海南

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洛人也上世徙崇德少舉明經洪武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從王之國進長史坐事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三十一年徵入翰林纂脩 高廟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任聞靖難兵入京師自經

邊昇

邊昇者滎澤人也洪武初以明經貢入禮部累官兵部侍郎有氣節多技能　文皇初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及敗被獲語不屈　上怒命左右殛之

王良

王良字天性一字文信祥符人也洪武末以刑部侍郎出爲浙江按察使廉潔明峻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心蓋慕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將有變預蓄草薪堆積

宅內靖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以忠義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見義勇爲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既爲忠臣妾豈不能爲義婦乎惟此數歲兒祀不可絕婢某聰慧至誠必能撫養森僉事夫人與我最厚當盡我簪珥與此婢投匿僉事衙若得撫養成人庶不絕嗣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索火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坐而歿正德間按察使梁材立祠于本司祀之

李堅

李堅者武陟人也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大名公主授駙馬都尉革除君即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灤城侯無何命耿炳文北征拜堅爲左副將軍及與北兵戰於真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北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爲所擒北將丘福攻子城堅領兵接戰互有勝負已而兵敗丘部内騎士薛祿引槊刺堅墜馬刀斫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勿殺勿殺祿生擒之以獻　文皇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尚安逃乎械送北平道死子莊當襲爵公

主時猶在懼禍至乃納其誥務莊遂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焉
論曰予聞葦除間周是修死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　昭皇又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遂肆大眚俾爾宗爾姻悉從輕典且俾田爾芸宅爾勿潴又謂曰忠臣宜有傳不書則何以示勸也於戲仁哉中州有司馬鐵公副憲程公亞卿邉公憲使王公都尉李公當是時或以慷慨捐生或以從容就難皆可謂不愧臣節矣予恐歲久湮滅弗聞故録于篇亦以承　二聖之

意云

彭安

彭安字子靜汝陽人也年十九襲[illegible]太祖一見奇之即擢北平按察僉事陞江西按察使　文皇即位安與布政使楊璉[illegible]爲軍卒執告　上釋不誅謫戍興州後召爲監察御史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安蒞事嚴毅僚行縣貪墨之吏皆望風遁去擢工部左侍郎[illegible]出爲山東右參政同官魏瑛誣告謗訕下[illegible]安不勝掠治悉引伏闔家謫戍交阯安坐大辟

會瑛他罪覺併驗所告安事非實遂釋安召還其家屬改安四川右參政未幾復改交阯卒於官

王平

王平者息縣人也洪武中以國子生擢江西道監察御史陞陝西按察使　文皇即位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坐事謫衛經歷用薦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從英國公輔征交阯事平進交阯右布政使時清化府蠻賊梗化平與都督黃中往鎮其地民頼以安還至交阯卒平爲人氣

剛不容物臨政頗刻而所至不受私餽交人至今誦之

論曰房公安歷使六省俱有名跡以疾惡過嚴嘗被誣訐闔門逮繫瀕于死者數矣王公平執法不渝剛稜太露以故躓而復奮卒擯遐荒語曰直木先伐直躬先蹶非二公之謂乎

王鈍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也至正間舉進士授猗氏縣尹元亡隱居教授河津洪武六年徵至京師奏對稱旨除禮部主事遷吏部總部郎中出為

福建左參議轉右參政使麓川回遷浙江左布政使期月以母喪去詔徵詣闕諭之曰浙江非卿不可治襄事後勉起就任以副倚注之懷命禮部厚加賻贈鈍懇請終制不許在浙先後十年四境晏然當是時　太祖宵旰圖治藩憲重臣能勝任而久於其職者惟鈍與雲南布政使張紞　太祖嘗稱於朝以勸庶僚革除間召紞爲吏部尚書召鈍爲戶部尚書又明年靖難兵至鈍潛出城欲亡爲邏卒所執　文皇即位召紞與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先皇習知典故令

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直言之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已而統自經於部之後堂鈍承制巡視北畿山東事竣乞骸骨　上命以布政致仕鈍既歸鬱鬱不樂遂卒所著有野莊集六卷刻於家子淪自有傳

梅殷

梅殷字伯殷汝南侯思祖兄子也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華除間出鎮淮安　文皇靖難兵起吏部侍郎蹇大方嘗以詩寄勉之北兵渡江

猶固守其地及 文皇踐祚後殷諗其母家居

無恙遂散師還京 上宥之已而有訐怨誹者

下詔獄尋赦出墮水死謚榮定子孫世襲孝陵

衛指揮使玄孫純字一之工文翰登王華榜進

士尋復襲原職遷中都留守所著有備遺録數

卷

羅義

羅義者河南人也革除間謫戍山西時議舉兵

伐燕義詣闕上書乞罷兵息民以敦親恩不報

及靖難師起義又詣軍門上書其畧曰昔者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乃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
言間王室周公誅之大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
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
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謂古
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於首陽山矧聖賢欲成
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
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書上　文
皇怒下獄及嗣位即召爲戸科給事中尋遷湖
廣布政司左參議復轉陝西右參政
論曰余聞　文皇渡江鉉乞不果及里居怏怏

以卒般解兵還京卒坐怨誹嗟乎二子以肺腑之戚股肱之臣不能諫主敦親保國徒自悲怨以終何益義謫戍小臣乃敢上書翩翩有古烈士之風言雖不見用其志有足觀者故特録焉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二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十三

張玉　任禮　梁銘子珤
徐理　房寛　馬亮
張昺弟昇　薛巖　傅安
王觀　衛岳　劉幹
芮狆　劉綱　滕霄
張宗曾　王中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三

東陂居士睦㮮著

張玉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也以元樞密知院來歸

太祖禮遇甚厚玉感奮思效洪武二十一年從

征卜漁海子哈喇哈之地以功授濟南衛副千

戶又從征粉紅帖木兒至延安延州進安慶衛

指揮僉事二十四年北虜侵軼邊境玉逐之至

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明年轉都指揮同

知三十一年　文皇舉靖難之師首用玉策敘

北平九門三日城内外悉定師將出　上問玉何之對曰薊州要地不先平將爲後患薊平餘不足圖師至薊諭之不下玉環城而攻薊守馬宣率衆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玉知其才釋之送詣北平是夜玉趨遵化簡勇敢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兵拒戰執其將斬之餘不戮一人將吏悉隨玉上謁而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欵諜報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眞定玉自請往覘還言軍無紀律不足慮也若徑趨彼雖衆新集我軍

乘其未備一皷可破也　上曰然明日遂抵眞
定接戰炳文大敗俘其左副將軍李堅右副將
軍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　上謂
玉曰此行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是
時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永平城甚急而曹
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下北平　上與玉
謀先援永平既至高望風棄輜重而去玉從
上追之俘獲甚衆玉因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
軍襲之遂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揮
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撫輯城中頃刻而定

乃趨北平而景隆兵巳圍城數日玉請先擊然
後入援於是徑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
譟出內外夾攻景隆軍不支遁去復攻廣昌蔚
州大同諸城皆下無何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
且復至玉曰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
河以待後三日景隆果至玉擊之斬馘無筭景
隆退保濟南玉乘勝追躡圍其城旣而解圍攻
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而東昌兵巳列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忽被圍衝擊而出玉
不知 上所在突入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玉

亦被創而沒時年五十有八　上聞哭之慟既
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
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耳吾
迄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乃潸然淚下諸將皆
感泣　上既踐祚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
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沒贈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
忠顯　昭皇嗣位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配享
文廟子三人長輔自有傳次輗天順初以迎
戴功封文安侯卒子斌嗣坐祝詛國除軏與兄

覲同日封太平侯卒子瑾嗣成化初以肖功國
除

任禮

任禮者臨漳人也洪武初授燕山右護衛總旗
華除間　文皇征懷來等處禮以功擢副千戶
又從戰於白溝河克東昌藁城臨德及金川等
九門累擢都指揮同知永樂初　上北伐加驃
騎將軍逐胡寇本雅失里至靜虜鎮而還陞都
指揮使十二年二十年俱從　上北伐陞中府
都督僉事命率兵討哈剌及歸轉左都督

改元充總兵官守甘肅會虜至禮擊之大敗復追至石城盡殲其黨是年封寧遠伯又招沙州都督喃哥等全部來降詔許世襲成化元年正月禮薨贈寧遠侯謚僖武子壽襲壽坐失機國除

梁銘 子琏

梁銘字自新汝陽人也父來仕元爲錢唐縣尉歲丙午率所部來歸從克溫台等郡授某衛百戶洪武末銘以蔭改補燕山前衛華除問北平城被圍銘戰拒甚力以功歷陞後軍都督僉事

侍　昭皇監國於南京坐事下獄已而宥之命徃廣東備倭及　昭皇嗣位陞都督同知鎮守寧夏封保定伯宣德元年從安遠侯柳升征交趾卒於道子珤

珤字惟善方數歲悼父客死不憚險遠奉其喪歸稍長　章皇念其世功詔許襲父爵珤既襲爵益自奮厲命領五軍營紀律明肅士卒屬心正統十三年鄧茂七叛以薦充副總兵征之事寧會湖貴苗蠻寇邉珤復佩平蠻將軍印率四省師徃勦至則擒僞苗王韋同烈等披山通道

追奔所及每戰皆捷進攻棗香寨擒賊首曹僉
虎等萬餘人又攻靖州東山口及龍家隘斬獲
渠魁伍林仲原等數千級焚戰艦百餘艘於是
閩越湖貴之地悉平景泰間進封保定侯掌都
督右軍府事天順初出鎮陝西三邊 純皇即
位召還仍掌都督左軍府事無何疾作薨追封
蠡國公諡襄靖子傳嗣傳薨子宗嗣宗薨子任
嗣任薨子永福嗣永福薨子繼璠嗣

徐理

徐理者西平人也國初從諸將定江左諸郡積

官至永清左衛指揮僉事調營州中護衛　文
皇舉兵靖難將下大寧理從間道詣軍門請見
遂從　上戰於白溝河破雄縣滄州藁城定兩
淮入京大小十餘戰理皆賈勇爭先所向克捷
累擢都督僉事壬午封武康伯賜白金三十斤
文綺二十襲寶鏹二千五百貫并貂蟬冠服還
守北京理寬厚馭下士樂為用永樂六年薨子
禎嗣禎薨子勇嗣勇無子國除

房寬

房寬者陳州人也洪武中以功累官指揮僉事

事除開守大寧城靖難師至倉卒閉門拒守
文皇引數騎循繞其城適至西南隅城忽崩
文皇麾勇士先登衆蟻附而上遂執寛寛懼歸
附是時李景隆聞　文皇克大寧引兵來襲
文皇遣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
徐忠將前軍寛即將後軍十月師入松亭關而
景隆軍鄭村壩遣都督陳暉帥兵追躡　文皇
命玉等逆擊之衆大敗至夜景隆遁去踰年師
還北平玉等進秩有差而寛陞北平都司都指
揮使及　上即位封思恩侯賜白金文綺寳鈔

并貂蟬冠服子孫世襲指揮使

馬亮

馬亮者淇縣人也洪武中授燕山左護衛小旗革除初從　文皇靖難平密雲雄縣大寧等處授都指揮僉事及　上即位陞陜西都指揮同知八年從征阿魯台二十年　車駕北征亮復從封半壁山而還洪熙改元陞右都督宣德初戡平會州以功進左都督正統九年征流沙河道寇斬俘甚衆是年五月封招遠伯十一年七月薨以流爵國除子驎授指揮使

論曰予聞河間壯重果毅器識宏遠能與士卒同甘苦當靖難之際推誠致慮夙夜匪懈事可否衆論紛紜未定者河間不數語即决故

文皇舉措無鉅細必咨焉東昌之戰大功垂成而挺身陷陣唯義所在視死如歸於戲若河間可謂烈丈夫也哉保定而下其功亦有足稱者因附列焉

張昶 弟昇

張昶字仲舒永城人也父麒指揮使永樂九年追封彭城伯謚恭靖後又贈彭城侯乃

誠孝

昭皇后之父也子三長即昦昦初冠時　昭皇
爲世子昦備宿衛夙夜侍帷謹　文皇靖難師
起昦東取大寧及戰鄭村壩連大捷以功授義
勇中衛指揮同知遼東兵攻薊州昦擊敗之追
至榆口而還是時北平城被圍甚急昦且戰且
守及　上入繼大統轉本衛指揮使三年調府
軍右衛二十二年陞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驪
皇即位封彭城伯明年侍衛　章皇謁　孝陵
歸命總督操練左哨軍馬正統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妥山之原子八人[illegible]

卒孫瑾嗣瑾卒子信嗣信卒子欽嗣
昇字叔暉麒之季子也初以城守功授義勇衛
正千戸永樂三年陞羽林前衛指揮僉事二十
一年從　上北征明年轉後軍都督同知洪熈
改元陞左軍左都督宣德初　車駕平漢三年
巡邊俱命昇居守四年昇謝左府事凡　朝廷
有大政仍許預議已而　昭皇后命弗預正統
五年以功封惠安伯賜誥券子孫世襲六年正
月薨子軏嗣軏卒子琮嗣琮卒無子弟瑛嗣瑛
卒無子弟瓚嗣瓚卒子偉嗣偉卒子鑭嗣

論曰余觀漢之外戚離禍患而臧支屬者豈可勝紀何則盖地居貴寵家承豐裕驕侈不期而自至禮度因縱而致敗亦勢使然也彭成惠安以勳閥之子肺腑之親皆位至列侯卒保終始雖其人忠慎退遜然　昭皇后之明防禍未然亦不謂無也否則與田竇諸子何異矣

薛巖

薛巖者陝州閿鄉人也慷慨負志操有治才口辯洪武間爲鎮江知府多惠政累官大理寺少卿革除初特見信任辛巳閏三月兵屢敗方孝

孺建議草詔令巖齎至北軍又作宣諭文數百
言刊印千紙付巖密散諸將士使歸心巖見
文皇曰殿下且釋甲謁　孝陵即暮下令旋師
　文皇叱其紿己左右欲兵之　文皇曰此天
子命使也釋之而其謀不行及內難平免巖死
謫廣西永樂初安南國王為黎季犛所弑其孫
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請還君之　上
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歸國中
舉巖為輔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去巖亦被虜
自經而死

傅安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給事中明年復遷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時西域撒馬兒罕弗賓　上遣安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撒馬兒罕酋長負固不服且諷安使降安曰吾　天朝使臣可從汝反邪酋長怒因羈留虜庭凡十三年艱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因獻名馬珠玉以謝自是王貢遂通安既歸以老病不能

任事懇乞骸骨　上憫之賜一品服致仕仍令
有司月給米十二石輿夫八人宣德四年卒於
家　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墓在朱僊
鎮岳廟後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
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物故官軍千
五百人而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安卒後子霖
舉賢良方正任錦衣衛經歷
論曰昔漢蘇武使匈奴十九年始歸谷吉使郅
支單于乃竟見害今觀傳辭事亦何其相類也
夫事之遭值有幸不幸耳幸而事濟完名全節

何必於死不幸而臨難豈求苟免是故子卿志
道之不死谷吉薛巖之死其致一也要之不辱
君命自靖其志而已矣

王觀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也洪武中以鄉舉授蘇州
知府為政嚴整多所興建發姦擿伏民畏之如
神明有鵰吏錢英累構陷長吏人莫敢問觀廉
得縛至庭立捶殺之由是豪奸屏息百姓稱快
事聞　上遣行人白思中賜勑褒之且勞以酒
歲大侵民逋無所從償觀乃延諸富室集郡衙

宴飲風使出儲積以補不足衆驩然應之逋乃完　上嘉其能榜示天下以勵怠政者今祀於蘇州名宦祠

衛岳

衛岳字世瞻西平人也其先世家隨州父通元季以武功累官百夫長與屯香山國初棄官歸過西平道梗不通遂留家焉岳少膺鄉試遂升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詣詹事府議事以岳所陳有裨特政擢廣東潮州府同知約已惠民自常祿外餽遺無所取布衣疏食不

異寒士華除間稍遷西安知府其清操善政如
在潮時以內艱去服闋改慶陽永樂十年坐言
事忤旨謫戍交阯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
闕請貰以終惠不報　昭皇嗣位監察御史袁
錠運使何士英交章薦岳起爲南城令鼎改南
豐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給
家人或有慍色岳曰不猶愈於謫戍時耶正統
初擢桂林守年踰七十以致仕歸景泰初卒卒
後二十年刑部尚書何喬新表其墓

劉幹

劉幹字孟楨修武人也洪武二十六年舉於鄉授長洲縣丞清修苦節民信愛之比卒邑人如失怙恃貧不能歸民爲買舟資送留衣冠葬于虎丘山側立石表其上曰劉公墩歲時致祭焉

芮翀

芮翀字子翔鄖城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擢崑山知縣首擯祇候諸蠹治者舊有催租勾軍官校久事邑中籍官屋爲牢禁里甲輩多淹滯死翀上章論劾 上屬御史李嶽究治械送京師凡二百餘輩邑中晏然永樂元年坐事謫遵

化治鐵老人王榮率衆伏闕懇請詔遣馳傳還任後奏除事故包荒田租十八萬有奇復以澇潦請開蘇淞淤塞二十里許　上遣戶部尚書夏原吉太常少卿袁復臨視翀復陳疏新塞舊之策原吉多采用五年翀以母憂去未幾陜西按察僉事馬祥薦翀才堪理劇吏部言崑山固劇邑翀素得民俾還舊治從之又九年以父憂去翀爲人雅正寬平務存大體畧近名赦小過故治績甚多莫可指數仕至監察御史

劉綱

劉綱字文紀鈞州人也洪武三十三年舉進士
初授府谷知縣治行卓異擢寧州知州寧在邊
鄙民夷雜居號稱難治綱至墾田勸耕教以樹
蓄暇則聚士授經崇奬節義不拘拘於簿書期
會之間一郡翕然化之無何以母喪免郡中吏
民數百人詣闕乞留詔勉起後數年復以父憂
去郡人又上疏請許之綱在寧三十二年凡經
訊鞫者靡不悅服囹圄幾虛民不忍犯嘗署臬
司事不旬日釋寃獄者數十人　仁宗朝特賜
璽書并四品服以示褒異每入覲　上臨軒問

勞且給酒饌時人榮之正統改元年七十屢請始得歸歸之日攀送者哭聲振野郡舊有祠祀良刺史狄仁傑而下六人至是增綱爲日七君子祠云

滕霄

滕霄字九皋汝州人也永樂初以國子生擢禮部司務陞祠祭員外郎十四年轉湖廣黃州知府霄以寬爲政民有爭訟者諭之以禮義訟輒息黃岡民訴有虎害霄爲文告神虎即徙去行部至麻城有訴勾軍戎士爲人殺死久不白霄

亦試陞廟禱之見一刺鼠走入寢處盤旋而去
使人追之至一池塘潛伏不見掘之得屍即戎
上也因獲所謀殺者遂正其罪一郡人以爲神
秩滿去黃民數千人上章乞留詔從之霽在郡
凡十有九年而廉貞之操終始不渝宣德末引
疾歸子昭自有傳
論曰余聞漢之守令多久任至長子孫故其治
曄然可觀我朝洪武永樂之際法令近古其最
久者如劉公在寧三十有二年芮公在崑山二
十有一年滕公在黃十有九年衡公歷四郡三

十有五年當是時官無苟且之政民尠送故迎新之費吏絶因緣盜匿之姦上安下恬太平之極王公而下年之久近雖不可考然皆有卓異之行故並録焉

張宗會

張宗會者鈞州人也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避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宗會賣卜以為養日給不足則令妻采野蔬以繼之天下既定宗會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曹沈吳三氏遺骸合葬焉洪武中禮臣請表其

門　文皇聞之曰生事死葬之禮宗曾晳者乃能盡之豈不足爲人子勸乎親制詩褒之其時又有王中

王中

王中者登封人也家業農母殁廬墓三年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禱泉水湧出鄉里以爲孝感也洪武中旌表　文皇嘗謂曰夫學所以涵養其性非性由學而有也世固有朴魯之民不能盡孝以事親而談曰不知書豈非自誣其性哉亦有讀

書學文而質行反不及者此文過之弊也然則
中國可嘉其不如中者亦可勉矣
論曰余嘗覩　御制孝順事實所録者古今僅
二百有七人而宗會中皆預焉夫二子者亦惟
履人之常而已乃蒙　二聖褒諭史氏采録豈
非幸哉巖藪之士事親守身以名行自礪類此
而不顯者奚少要之在遇與不遇爾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三

皇明中州人物志目錄

卷之四

郭資　宋禮　張輗
薛瑄　曹端　閻禹錫
白良輔　蘭從善　孫賢
王淪　郭濟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四

東陂居士睦㰅著

郭資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以尚書郁新薦遷北平左布政使　文皇在潛邸時數見知後靖難南下屬資居守撫兵輯民給糧餉不乏永樂初論功進戶部尚書仍掌布政使事賞賚視伯已而改刑部尚書復改戶部　昭皇即位加太子太師蹇義夏原吉數短於　上謂資偏執常格恩澤請

罷貢　上意不然間以語楊士奇曰　先皇興
義旅及吾昔居守皆得貢力其人亦材且誠今
必如二臣請是吾危則任人安即棄之吾誠不
忍士奇對曰故舊無大故不棄此　皇上盛德
顧貢彊毅人不得干以私但詔勑所蠲租賦必
責有司依歲額徵此太過誠如二臣言　上曰
吾在此復有原吉與同事彼雖偏執莫能行也
已竟罷政賜璽書歸武安貢歸踰月　上念之
不已又謂士奇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資其[illegible]
我何命戶部給半俸復其家　章皇嗣位詔起

資爲戶部尚書免朝謁資視事勤雖大風雨不避僚吏敬憚性木彊意所安者雖刀鑊無能屈所居頹垣朴舍未嘗治第城府卒之日家無餘貲年七十三歲追封湯陰伯謚忠襄子佑以資故仕至戶部主事

論曰甚矣直道之難行也以蹇夏之賢尚不能容湯陰於朝且數短於 上前向非 昭皇之仁哲岌岌乎殆哉傳曰知人未易相知尤難蹇夏湯陰之謂矣

宋禮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也父彬知儀隴縣有惠政禮以明經文貢補國子生是時諸生以才能選者皆待以不次洪武中授禮山西按察僉事持法嚴峻鋤奸剔蠹無少貸　文皇即位累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禮開濟會通河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初元都燕漕運江南糧有二海道由蘇州太倉至直沽入京歲約三百餘萬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牐以節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

艘重載每歲運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檝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入河永樂初改立運法自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衞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

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從之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壩于汶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于南旺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瑄亦疏鑿維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等還京 上嘉勞

賜寶鏹二百錠文綺二襲其分董役者爵賞有差十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於官弘治間大學士李東陽經會通河有尚書宋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之句人始知禮之功若此於是主事王寵上疏以祠祀請上允之建祠於南旺以金純周長配

論曰禹疏川列九州茲地爲豫豫者和萃之名也　明興茲地當兩京之中貢賦轉輸所繫甚重然治亦有緩急之别爾國初之議凡遇秋水泛溢衝决田廬水濱州縣官主之至於漕渠淤

淺飛輓不逹有大患則請於朝暫遣一二大臣來視工竣即還吾省如宋公禮是也正德間議者專設大臣一人爲總理河南山東監司郡縣各增一人分治歲徵夫若干萬人金若干萬兩有患則額外之誅靡已無患則歲辦不減也夫河渠本爲國家之利而今之病民者莫甚焉噫安得如初議罷專設節浮冗稍蘇疲氓斯善矣

張唯

張唯者永豐人也寓南陽洪武六年以尚書舉第一是年　上開文華堂於禁中以爲儲材地

詔擇解額內儁異者俾肄業其中唯等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上謂曰昔許魯齋設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濂輩雖司啓迪顧諸生皆 上所親教不敢以師道自居一日侍讌閒詢及肄業進益濂對曰無如張唯者因備述其儁

才請錄爲弟子員　上笑而許之三月　上命
唯等各歸展墓皆擢監察御史以行尋還任其
時同進者又有祥符王輝河內李端洛陽張翀
禮遇雖不及唯然侍從　車駕應制被顧問未
始異也

論曰張公肄業禁中親蒙　訓指誠千載一遇
也其後與同事諸公參輩執政策行殺不錄甚
許余嘗考之詞林記及當代載籍所載亦略同
此良可慨也張公雖北曲數辭文清公儀之未
中州又稱之鄉賢是以得備論述云

薛瑄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也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教授鄉里父貞以鄉薦爲貞定元氏教諭再調玉田母齊氏夢一紫衣人入謁寤而生瑄於學舍初生肌膚如水晶五臟皆露家人恠而欲弃之仲義聞其啼聲而止之曰此必異人也洪武末父貞改除馬湖吏目瑄撰平雲南賦西平侯晟見而奇之永樂十七年貞復除鄢陵教諭時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憂之瑄乃補鄢陵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省親西歸是

歳秋貞有疾瑄日夜侍惟謹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擢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手録性理大全潛心誦讀深有所得著讀書録正統間擢山東僉事提督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講明性學諸書多所造就一時遠邇皆稱薛夫子云時中人王振問於楊士奇曰吾鄉有可爲京堂者乎士奇以瑄對未幾振言於 上遂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瑄作大理箴以自警振欲一見以告三楊三楊過瑄謂曰曩者雖其等薦然寔振之力也可入謝之瑄不

應明日振至閤下問胡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言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語之賢語瑄復致三楊之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安有拜爵公朝而謝恩私室者乎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已而遇諸途衆皆跪瑄獨不屈自是振益恚恨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執不從遂誣妻魘夫死瑄爲白其寃都御史王文告振振怒嗾言官劾瑄詔逮之獄坐出入人罪當死縛至西市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振有老僕素謹愿不與事是日泣於庭下振

問何爲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曰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備言其賢振意遂解傳旨赦之瑄乃罷歸十四年有土木之變給事中陳信薦起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瑄上戡定禍亂之疏疏入　上命分守北門其同事者懼瑄曰虜懸軍深入勢必不久已而果北奔尋又督餉貴州景泰元年事竣還朝懇乞休致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雷民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瑄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中人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

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歸　上問南京官寮孰
優對曰惟薛卿耳三年秋召還復掌大理蘇州
有饑民乞粟不獲遂火富人之廬蹈海避罪
上遣王文按其事坐以謀逆連及五伯餘家瑄
又爲白其寃文謂人曰薛卿倔強猶昔瑄曰辯
寃獲咎又何憾焉執之愈力遂獲免甚衆天順
改元以都御史楊善薦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
閣知制誥時于謙王文坐石亨之誣擬以大辟
是日同列皆衣紫瑄曰不知今日欲刑其等耶
同列慙而退亨奮然曰事已定矣不必多言頃

之　上召諸大臣入議瑄曰　陛下復登大寳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宜用刑　上聞之憮然遂詔減譙等一等自是　上益重瑄每言多採納一日召至便殿微服瑄不入　上遽易服乃入其見敬禮如此居數月見曹石冐功亂政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乞致仕既還河汾四方從游益衆甞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八年六月卒卒之日風雷遶屋白氣縷縷上升年七十三歳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威

化元年國子監丞李紳疏請從祀孔子廟庭疏
下廷臣會議無不允協獨姚夔劉定之弗許事
遂寢弘治嘉靖間禮臣言官屢請前後數十疏
竟坐前議不果頃歲　上用給事中陳棐言詔
令平陽鄠陵各立祠祀之
論曰余聞薛文清公崛起絶學之後教人修己
以踐履爲先復性爲務其仕於朝罔非格君心
明法紀故出處峻絜無可指議平生著述約十
餘萬言而讀書録尤爲精粹弗涉空虛弗泥訓
詁足以衛正學而弘斯道也　明興以來幾二

百年理學之純薛公一人而已從祀闕里之議誠不愧云

曹端

曹端字正夫沔池人也弱冠雅慕伊洛之學手一編寒暑不輟坐處足著二甎皆穿其篤志若此永樂六年舉於鄉明年授霍州學正在霍儘十年其造士務踐履弟子出其門者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忽遠郡人亦皆翕然而化當是時方岳重臣不敢遇以屬禮至郡必敬謁考校諸生請端主去取後以憂去起復改蒲州再踰年端

[illegible]留　上以霍[illegible]
先生仍命之霍又六年終於官一郡人罷市哭
童子亦悲泣其感人如此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子其貧不能歸其喪後二十年學士黄諫爲返
葬沔池　石端性純謹事二親以孝聞平居飲食
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
廬墓六年建祠以奉先又建義祠以奉外族之
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歲荒屢請縣勸賑全活
者甚衆河東薛瑄嘗贊之曰質純氣和理明心
定篤信好古拒邪閑正有言有行以淑後人美

哉君子光輝日新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
太極圖西銘通書釋文家規輯畧存疑録夜行
燭儒宗統譜若干卷今蕭藿之間皆繪像祀之
正德間兵部尚書彭澤移書巡撫都御史李充
嗣曰我朝經濟宋濂文章儒雅莫盛於青田劉
公金華宋公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曹月
川先生始也於是撫按建正學坊於邑中又建
祠以邑令歲時祀饗

論曰自宋河南兩程子出理學大明世所得其
傳者上蔡謝氏和靖尹氏[illegible]

齋之後又百年矣吾鄉未見以斯道自任者明興月川先生産於伊洛之鄉用志精專力行不怠其所著述皆可羽翼六經裨益治道今海內薦紳先生論性學者多推宗云

閻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也性警敏不群年十九登鄉薦聞學士薛瑄講道河汾乃擔簦千里往從之游久之頗得其傳授昌黎訓導會母卒禹錫乃自官徒歸廬于墓側三年盜不忍犯且多異跡有司以狀聞特詔褒諭歷遷南京國子助

教時大學士李賢吏部尚書王翺相繼列薦徵授監察御史督視畿內學政禹錫感 上知遇日與諸生論析性學諸書而諸生亦且奮勵求幾京輔彬彬然多才德之士矣又疏揚歷十餘事皆賜允行成化十二年七月卒于官貧無以爲殮門人及屬吏相與賻而殯之明年歸葬於洛禹錫有自信集若干卷

白良輔

白良輔字克佐洛陽人也喜讀性理諸書景泰二年進士初請業河東薛瑄瑄不許良輔乃置

十歲因爲貧鬻於門日旻不返肉色變而長輔貌愈恭謹以其誠遂延置弟子之列居歲餘卒受其業歸拜監察御史按治晉陽泰中俱有名近遷太僕寺丞尋轉卿天順中卒于家所著有太極解律吕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若干卷嘗裝革以書授畢亨畢亨傳於洛其後言性學者多宗白氏

論曰國朝自薛文清公倡明理學海内經生學士多宗之而子與堯佐其知名者也第中壽而殂未究厥志今觀所著亦可見其涯略矣

藺從善

藺從善字有恒磁州人也永樂中舉鄉試第一初授陵縣教諭稍遷揚州教授 章皇爲皇太孫時志慕堯舜 文皇擇天下名儒輔之中選者毋拘階序從善召授翰林編修與王直錢習禮十五人日侍講讀閱十年從善遷賛善及 章皇爲皇太子從善進司經局洗馬 章皇嗣位同事者皆遷顯要甚者即拜尚書而從善獨與王直留滯不調遷者得志逞氣勢焰赫赫從善日坐東閣中紬書暇則取秘書讀遇休沐與

直載酒郊遊覽勝賦詩洎如也正統初以久次
遷學士　上方嚮學從善以舊臣見信用每進
講多鄉音　上曰久宦不改其素從善其君子
哉景泰初年七十援例求謝事　上慰留之又
四年乃得請還郡而卒

孫賢

孫賢字舜卿杞縣人也景泰五年舉進士第一
授翰林修撰七年預修寰宇通志成轉侍講天
順初為會試同考未幾改左中允侍　東宮講
讀三年考最推恩封父如其官及母妻俱授安

人　純皇即位遷太常少卿兼侍讀成化六年乞歸省　上念侍從舊勞特命乘傳且有金綺寶鏹之賜踰三月還朝會修　睿皇實錄成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十四年以家艱還盡以遺產畀其二弟服除以學士命掌翰林院事時皇儲未建乃上疏請且引疾乞休示無希覬意章並上　上皆允之　皇子立是爲悼恭太子賢歸六年卒年五十四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謚襄敏所著有鳴盛集若干卷刻於家

論曰余聞景泰易儲時詞林加宮保者二十餘

人而有恒獨守官如舊安安於卑遜未嘗見於
辭色舜卿　上建儲議即拂衣歸終其身不出
若二子其視世之競勢利者不啻徑庭矣

王淪

王淪字子清左使鈍之子也弱冠舉進士　文
皇以其少遣歸卒業久之起授翰林庶吉士入
文淵閣纂修永樂大典是年秋以外艱歸服除
時　昭皇監國選經明行脩之士授諸　皇孫
經於是吏部薦淪引見　昭皇問曰汝非王鈍
之子耶其學行吾素所知汝其勉之拜左春坊

左司直郎賜衣一襲禮遇甚厚洪熙初封建親王綸遂爲鄭靖王左長史既就職靖王當祀不齋綸諫不可王不悅宣德四年王就國累月不視朔綸又上書諫不聽頃之擬荀卿成相篇撰十二章以獻語尤激切而左右有不便者日又浸潤由是與王不合　上聞之移書讓王王終不聽六年召還改行在戶部郎中　睿皇即位拜綸戶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未幾母卒　上遣行人諭祭命綸卒事起復綸既終喪服復如浙蠲力役寬賦斂衆廉能治事五年督運京餉一

千餘萬石招撫流移五萬餘户獄訟不興盜賊屏息兩浙父老感而嘆曰真先大夫布政子也會入覲 上留攝部事明年春瀹以老乞歸卒年七十四有退菴集六卷

郭濟

郭濟字澤民太康人也性沉静寡言爲兒童時父母宗族咸奇之年二十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不第拜定州司訓九年遭艱起復改開州两郡知名之士多出其門永樂末 昭皇監國濟被薦拜左春坊左司諫官僚覩其威儀端雅皆

稱得人是年秋七月　昭皇嗣位以濟爲滕王紀善居數年多所匡正會交阯梗化濟自紀善改行人往使其國濟示以逆順之義而强梗者稍稍馴化及再使卒致酋長欵貢　上悅特加褒賚正統初遷鎮江知府兩考俱以最書年七十餘卒于官

論曰王公子清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以諫諍論議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慝猶存畏憚而不敢肆也其後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紀善累遷鎮江知府自此法制

行則傳相　終老死王國不得齒於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利祿之謀日熾而諫諍之風益衰如此欲侯國弗奸於法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授之傅通古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　祖宗立法之本意矣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五

張輔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五

東陂居士睦㮮著

張輔

張輔字文弼河間忠武王之冢子也器宇雄壯顧眄有威弱冠從　文皇靖難以功封信安伯未幾進爲新城侯永樂三年交趾國王陳日熐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查矯稱陳氏絕嗣查其甥請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之未幾求襲王爵又許之踰年陳氏孫天平始從老撾潛至京奏愬季犛聞之

[illegible]上表請迎天平還以國四年春遣使者送天
平歸至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其使者又僭稱
[illegible]號改國曰大虞紀年曰元聖時占城亦告季
犛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　上震怒乃議興兵
討罪群臣咸贊遂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
侍徧告天下名山大川秋七月辛卯制諭成國
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輔爲右副
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爲右
參將會同左副將軍鎮滇南西平侯沐晟率師
征之命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都指揮同知程

覔指揮僉事朱賓等為神機將軍都指揮同知乜八丹朱廣指揮僉事王恕等為游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曾麟都指揮僉事王玉指揮使高鵬等為橫海將軍都督僉事呂毅都指揮使朱英都指揮同知江浩都指揮僉事方政等為鷹揚將軍都督僉事朱榮都指揮同知金銘都指揮僉事吳玨指揮同知劉塔出等為驃騎將軍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癸卯出師　上親幸龍江乃誓于衆曰朕命汝等率師弔伐罪惟元兇脇從必釋尚體朕心

毋究武毋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子女有一於此雖勞弗勳且底於罰能等受命以行九月壬申師次龍州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戊子大將軍薨輔代總其衆以進遣使馳奏乙未輔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望祭境内山川告以黎賊弒君虐民内侵上侮之罪令都督同知韓觀於關下駐營督廣西軍運糧修道出游兵偵邏遣鷹揚將軍呂毅等前哨至隘留關賊三萬餘人依山結砦掘濠塹率衆拒守毅等督軍進攻以盾翼蔽

而上斬捕九十餘人賊散走大軍遂度關留兵守之輔以 上意傳檄安南數黎氏父子之罪二十其署曰季犛兩弑其主以據國罪一也賊殺陳氏子孫殆盡罪二也不奉正朔僭改國名妄稱尊號罪三也視國人如讐淫刑暴斂戕獨罔依罪四也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五也既篡主竊位乃詐稱權署其事以罔 朝廷罪六也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七也誘殺主孫罪八也襲寧遠州七寨罪九也殺土官刁猛因虜其女盡徵其金罪十也威逼

邊吏致其駭走罪十一也侵思明祿州西平永平之地罪十二也詐稱還地刼殺命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占巴的剌新遭親喪舉兵攻奪其地罪十四也攻板達郎白黑等州掠其人民罪十五也勒取占城象百餘及沙離牙之地罪十六也占城爲中國藩臣乃擅造金印冕服逼使其受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知尊事中國凡兩加兵罪十八也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刼於昆陵港口罪十九也入貢不遣陪臣乃以罪人充使罪二十也交人讀檄莫不慟憤黎

民偕遁延頸以待王師庚子輔入雞翎關至芹
站諜知芹站兩旁有伏輔令呂毅等索之賊遁
去是日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抵
富良江北嘉林縣哨探大軍由芹站西道至北
江府新福縣聞左副將軍西平侯晟軍至白鶴
遂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晟亦遣都指揮俞讓
來初大軍入境輔以　上命戒部下秋毫無犯
所至感悅至是三帶州偽僉判鄧原南策州人
莫邃等來降言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沲
江富良江以為固乃自三江府沲江南岸傘圓

山循富良江南岸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岸循海潮江希江麻牢江至盤灘困枚山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人二百餘萬守之驅老幼婦女以助聲勢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舟艦列於樁內諸江口又設捍木以防攻擊僞東都守備亦嚴陳列象陣於城柵內賊衆水陸號七百萬守險以老我師輔遂自新福縣移營於三帶州箇招市江口造舟候進丁未

上聞能薨即命輔充總兵官且諭之曰昔我

皇考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文
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
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
爾宜取法前人殄滅逆寇以建萬世之功輔受
命惟謹十一月辛卯驃騎將軍朱榮敗賊於嘉
林江北先是輔等於上流濟師遣榮率馬步軍
於下流十八里與賊對列且作舟筏欲濟之勢
賊疑果分兵渡江刼我舟筏榮奮擊大破之丙
申輔率大軍與西平侯晟合賊所立柵皆近江
唯多邦城下沙灘平濶可止師然新築土城高

峻賊於城下設重濠濠外坎地又置竹刺於坎内外其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往來如蟻輔乃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先登者受上賞軍士皆踴躍欲往是日輔等軍於沙灘議分兵輔攻城之西南晟攻城之東南部列巳定别遣將士距欲襲之處里許設攻具出夜明火俾軍士執之約登城即然吹銅角爲號夜四鼓輔遣都督僉事黄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西南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先登以刀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然吹角應之士卒蟻附而上賊

衆倉皇矢石不及發皆躍下城散走我軍遂入
城賊將於城内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令游擊
將軍朱廣等以繪獅蒙馬分翼而前象皆股栗
又爲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我軍長
驅而進殺賊帥梁民獻蔡伯樂追至傘圓山賊
自相蹂藉及被殺而死者不可勝計獲象十二
器械無筭癸卯輔令豐城侯彬雲陽伯旭率師
攻賊僞西都賊聞多邦城陷焚西都宮室倉庫
逃入海墳之賊黨有以兵由生厥江灃舍江犯
我軍者輔遣都督黄中等敗之於是三江路宣

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五年正月丙辰輔調清遠伯王友晟調都指揮柳琮等合兵討賊自注江濟師襲籌江柵破之又攻困枚山萬刼江普賴山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級獲僞園副丁部曲殺之賊將胡杜復聚舟於盤灘江輔因南策州土人隊正陳封來降即使擊之杜敗走悶海口盡得其舟仍使封招撫諒江東潮等處人民俾皆安業於是郡邑聞風稍稍而降上書論季犛罪逆者日以百計已巳輔得諜報賊舟往來於富良江距交州下流二十里

又言季犛及其子澄屯於黃江遂率兵次木丸
江晟及豐城侯彬率步騎戰艦由富良江進次
魯江季犛以舟五百餘艘犯我軍輔等水陸夾
擊賊舟膠淺遂破之殲偽將阮仁子阮磊阮劣
獲舟百艘又擒其黨黃世綱邢文傑馮宗實莫
鐵范鞋阮利等百餘人斬馘萬級溺死者甚衆
三月辛巳輔遣都指揮柳升守鹹子關亡何升
報賊入富良江舟聯亘十餘里以精勁卒數萬
由陸來戰我軍既至賊又用海舟橫截江中載
木立柵以拒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升等

繼以舟師擊之賊大敗擒僞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僞翊衛將軍胡射等及將卒數萬人江水爲赤輔乘勝長驅至黄江抵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乘夜遁去翌日僞吏部尚書范元覽大理卿阮飛卿千牛衛將陳日昭華領軍將黎威等皆詣降五月甲子輔追賊至典史海門涇鵠淺乆晴水涸賊棄舟奔及我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衆旣度大喜以爲若有神助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僞四輔大尹阮謹來降言季犛走乂安遂遣升率舟師前進輔及晟循舉厥江

進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扑破賊得舟三百餘艘輔等復引兵出奇羅海口以遏奔逸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與賊遇賊困賊黨與皆散走柴胡等遂擒季犛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乙丑獲偽大虞國王蒼蒼偽太子芮及偽梁國王澂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南土遂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遣升齎露布獻俘闕下詔下季犛等於獄而赦其澄芮初輔受命時　上令求陳氏之後立之至是戡定輔

徧訪國中踰月諸郡邑官吏耆老等千一百二十人詣軍門言陳之子孫向被季犛殲夷已盡無可承繼者安南本中國故地其後淪棄外夷化為異類今幸掃除兇孽再覩衣冠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庶幾洗滌夷俗永霑 聖化輔即疏聞 上俞其請乃立交阯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設立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隸交阯以相制馭又

設水馬驛一十九自南寧府至龍州水道差遠
增置驛舟并置遞運所以便朝貢皆輔條列
上悉從之六月以平安南復古郡縣大詔天下
復勑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宗戚爲季犛所害者
各贈以官又爲建祠樹碑葺墳墓禁樵採仍給
戶三十守之六年春輔班師秋七月策功行賞
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友清遠侯升安遠伯
餘皆陞賞有差賜輔誥劵玉帶金綺子孫世襲
加禄三千石　上賜宴親制平安南歌以示褒
異是年冬季犛餘孽簡定作亂僭號大越改元

興慶　上命黔國公晟往討久之無功廷議非
輔不可七年二月復命輔充總兵官清遠侯友
爲副總兵會晟勦之五月癸巳輔率兵抵仙游
縣聞簡定等自相謀害阮帥等各懷疑貳推簡
定爲僞上皇立陳季擴爲僞皇紀元重光竊據
江河出没爲患輔乃就叱覽山取材造舟招諭
諒江北江等府避寇人民使皆復業六月戊辰
師次慈廉縣賊率衆據唱門江粉社樹柵以拒
輔攻破之進至廣威州孔目冊僞金吾將軍黃
巨劍等聞之遁去諸州縣脅從者皆降竄伏山

等酋皆歸復八月辛丑輔遣都指揮同知徐政
戍盤灘賊黨鄧景異等來攻政率兵出禦飛鎗
洞貫其脇政猶督衆而戰賊敗去政腹潰而死
巳未景異等復據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諸處
輔出師向鹹子關偽金吾將軍阮世美以衆二
萬守之對岸立營柵列舟六百餘艘於江中又
樹椿東南岸以為扞禦時西北風急輔率雲陽
伯旭都督朱廣都指揮俞讓方政等以划船戰
船齊進火器迅烈矢發如雨擒偽監門衛將軍
潘伍等二百餘人斬首無筭九月庚午輔軍追

捕至太平海口逢見賊舟三百餘艘泊海州南岸亟督都指揮方政李龍等往擣之賊分舟迎敵我軍鼓譟而進聯艦夾戰賊大敗溺死者甚衆擒偽寧海衛大將軍范必粟景異遁走十月辛丑季擴妄稱安南前王孫遣偽官段自始致書軍門求封爵輔曰陳氏子孫嘗徧求國中無有存者茲奉命討賊不知其他遂殺段自始麾兵前進遣都督朱榮蔡福以步騎先行輔率舟師繼之初賊於各處江海口多樹樁以土石實之舟楫不通至是輔由黄江阿江大安海口至

福成江轉入神投海皆決其壅塞而行十餘日至清化水陸之師畢會而簡定已逃入演州季擴徙乂安院帥胡具及景異等皆散走於是輔留清化取支黨盡殲之已而簡定至巨勒冊欲從地冊趨天關鎮聚衆拒敵晟率兵從磊江南趨巨勒冊都督朱榮都指揮羅文等以舟師從磊江趨牛鼻關輔率都督朱廣都指揮陳懷等以步騎從磊江趨地冊比至天關鎮簡定已從東黃冊趨多杯冊我軍追至美良縣簡定方竄民家見軍至即棄馬及印帶等物走入山輔率

兵四圍搜之十一月戊寅獲僩定并僞將相陳
希葛阮汝厲阮宴等檻送京師伏誅是時賊黨
阮師檜僞稱王與僞金吾上將軍杜原措等據
東潮州安老縣及宜陽社有衆二萬時出黃江
麻牢江大全等處海口刧掠八年正月輔以兵
圍宜陽社師檜率衆拒不支斬賊首四千五百
餘級擒僞監門衛將軍范支羽林衛將軍陳原
卿鎮撫使阮人桂等二千餘人盡殲之斂其尸
爲京觀焉二月召輔還以兵屬晟及雲陽伯旭
勦滅餘寇未幾季擴聞輔還復與景異等嘯聚

作亂九年春　上復命輔督師征之秋七月丙子師次常月江賊聞輔至樹椿江中四十餘丈江口兩岸皆置柵延亘二三里許江內列舟三百餘艘設伏於山右景異及鄧容阮帥胡具等以衆來逆輔調都督同知朱廣都指揮張勝俞廣領划船拔椿以進躬率都指揮方政等以步隊勦其伏兵至江岸季擴等敗走擒偽金吾將軍鄧宗稷寧衞將軍黎德彝武衞將軍阮忠威衞將軍阮軒等及其黨斬俘殆盡獲賊舟百二十餘艘十一月癸亥輔率舟師追捕季擴於緑

海閩石室福安諸州縣賊黨僞龍虎將軍大都
督黎𦳝范慷等僭交阯城爲患斷銳江浮橋阻
截生厥江交州後衛道路不通遂往征之𦳝慷
等合五千人拒戰敗之𦳝中流矢死殺僞翊衛
將軍大都督阮陀於陣擒僞翊衛將軍楊汝梅
防禦使馮翕梟賊首千五百人以狥餘賊散入
林莽中而范慷杜箇旦鄧明阮思𤦡等相繼就
獲十年八月癸丑輔駐舟師安謨海口逢見賊
舟四百餘艘由大安入神投海遂率都指揮方
政等往擊賊舟復出神投海分爲三隊銳甚輔

督衆衝其中堅左右軍奮勇夾攻賊不能敵即解纜走我軍追勦相與鈎連殊死戰自卯至巳賊大敗擒偽翊衛大將軍陳磊龍虎將軍鄧汝戲黎目金吾武衛威衛寧衛等將軍校尉安撫團練巡檢等使阮林等七十五人及其脇從千餘人阮帥等望風奔潰輔亟督軍出海逆之不及而還磊等四十人被重創皆斬以狥汝戲等三十五人檻送京師伏誅十月戊寅輔軍至上黃縣惡江搜捕偽少保潘季祐等賊衆聞之皆走匿季祐亦竄可雷山遣子僚詣降遂給榜招

之季祐父子與僞官吳敢等十七人詣降輔承制授季祐交阯按察司副使管乂安府專招撫軍民已而僞將軍知府觀察安撫招討等使陳斂阮士勤陳全㬢陳全斂陳立阮奕阮掩阮掉等悉降十一年冬輔晟合軍至順州賊黨阮帥等屯愛子江設伏輔等列陣以進賊亦據險分三隊拒戰各列象於前輔策馬先薄左隊引弓射象象遽退走蹂賊陣陣亂指揮楊鴻等奮擊賊遂敗都督同知朱廣等當賊右隊輔調指揮薜聚接戰賊益潰散斬僞少尉阮山擒僞將軍

潘徑阮徐阮原熊黃原可及僞校尉阮度等
十六人并賊衆八百七十人追至愛子江得阮
帥所遺僞入内檢校太傅并又安新平順化三
鎮驃騎大將軍印賊黨旣奔不復能聚鄧鎔弟
僞鄉亭侯鄧鐵僞金吾衛將軍潘暮潘勤僞知
州制巨徹等相繼出降僞大將何栗潘溪亦遣
子來欵十二年正月壬辰輔率兵至政和縣叱
黃莊賊帥胡同降聞景異鎔領僞龍虎大將軍
黎蟾等七百餘人逃遲蠻昆蒲冊輔即追至羅
蒙江其地皆懸崖側徑捫蘿可上遂舍騎而徒

將士皆步從比至昆蒲冊景異等已遁又至叱
蒲捺冊賊及其士人皆遁不知所之遂大索夜
行二十餘里聞更聲輔率都指揮方政等銜枚
而往黎明至叱蒲斡冊江北賊據南岸立寨我
軍渡江圍而攻之賊不能拒飛矢連中景異傷
其脇遂擒鎔復遁政率軍追捕并其弟銳擒之
盡獲賊徒黎蟾及景異等僞印景異創甚不能
行遂剮之函其首傳致京師阮帥逃暹蠻輔遣
都督朱廣率兵捕之廣徃來暹人闌諸山箐中
獲鎔季擴家屬阮帥等逃依南靈州土官阮

茶藁輔復遣指揮薛聚率舟師奄至遂獲陳鄧
茶藁以狗聞季擴勢窮走老撾輔遣都指揮師
祐率兵索之老撾懼請獲季擴以獻及輔遣[illegible]
往取不得仍令祐進克老撾三關至金陵箇賊
黨散走棄季擴與其妻妾於及蒙冊南麽之地
我軍悉生縶以歸季擴弟季措稱僞相國驩國
王先助亂於靖安州知季擴就縛乘舟走入海
鎮夷衛指揮李鑑逐至多漁海口并其姊僞公
主等悉擒檻送季擴及阮帥等至京師誅之三
月庚子輔與晟議請建升華思義四州承制授

降人阮羌楊蓼松范公議阮僉爲知州胡交張
原注武征范昉爲同知仍以書報占城王使知
建置之故六月庚戌輔以四府與老撾占城暹
鑾接境土官廣遠夷民繁夥宜有控制議請於
各府置衛所籍土軍以土官指揮千戶理其事
仍給印信從之九月戊申輔以交阯叛寇悉平
委都指揮朱輝廖春率官軍五千留交阯備禦
遂班師明年二月還賜輔白金三十斤寶鏹二
萬錠文綺五十襲四月　上以交人新附命輔
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其地是時逆醜

陳月湖糾合清化磊江蠻作亂自稱月湖王及輔至交阯賊聞遁走追至赤土縣執月湖及其黨郭元慶等戮之自是交人皆帖然服矣輔乃言自廣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阯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宜置水馬驛傳以便往來於是命防城等處設九水驛龍門等處設二馬驛寧越等處設七遞運所佛淘設巡檢司改交阯嘉林縣爲嘉林馬驛交州府瀘江欽州天涯俱爲水馬驛廣西横州州門水驛隸南寧府皆如輔所請云十

四年冬　上念輔久勞於外召還二十二年夏從　上北征七月庚寅至榆木川　上不豫明日大漸召輔受遺命凡軍務悉屬輔統之是年八月　昭皇即位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府九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倣漢制釋衰易吉大學士楊士竒謂震曰不可　仁孝皇后崩　文皇衰服後猶數月白衣冠絰帶矧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尚書蹇義兼取二說以聞詰旦　上素冠麻衣絰帶視朝惟輔與二三學士如　上所服朝退召

士奇及蹇夏等諭曰昨震請易服云皆與卿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頰其非及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洪熙元年五月命輔監脩　文皇實録八月復命監脩　昭皇實録書成俱有金綺之賜宣德初高煦欲圖不軌遣素親信人枚青入約舊功臣爲應青至輔所輔即縶其人以獻　上鞫之悉得其情頃之山東亦來告高煦反　上遂親督六師伐之命輔曰其一切機務卿其相朕輔對曰高煦徒懷覬覦然實怯懦無能爲也願假臣二

萬卒當爲　陛下擒之　上曰任卿一人足以
破賊但朕新即位小人尚有懷二心者亦當有
以攝服之及漢平大班褒賚三年冬十二月刑
部奏決重囚命輔同都督尚書九卿都御史審
覆論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
至公重民命也已而輔奏枉者五十六人　上
令法司更勘釋之四年二月　上用都御史顧
佐言益加優禮乃諭輔曰卿以親以賢祗事
祖宗多歷年所忠存社稷功著國家逮朕纘承
大統勤誠輔弼元勳厚德藹然於今方當王寧

之特刱居爕理之任不煩以政乃理攸宜可輟
中都督府事官職俸禄悉如舊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究論軍國重務共保邦家卿其專精神明
道德益弘啓沃之功用臻治平之效三月戊申
加輔爲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甲寅免其朝叅
但朔望入侍九月壬子賜宴　上親制詩贈之
有輔弼寅亮之句歳時寵賜甚蕃不可勝紀正
統間屢知經筵從容進退稟乎儒者氣象又命
監脩　章皇實録成仍賜金幣鞍馬十四年秋
扈從北伐死於土木之難年七十有二追封定

興王謚忠烈子懋嗣懋薨子欽嗣欽薨子崙嗣
論曰余觀定興四履夷境蔵厥渠魁復我中華數百年之故地易榛莽爲田疇變左袵爲冠冕而又建立郡縣分畫疆圻一統之盛古莫與比定興之功大矣哉往見大學士丘公濬著中[illegible]録其叙功次訛舛且畧予因備識之[illegible]氏者采焉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六

王彰　許廓　趙玒

古朴　靳義　周濟

張信　呂毅　皇甫仲和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六

東陂居士睦㮚著

王彰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不從竟坐敗彰遂以此知名擢爲吏科源士踰年擢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叅政永樂改元召爲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戸部命祀西嶽還上

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
詔蠲負租官爲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從　上北狩時母年八十特命
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
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
歸悉以聞既還奏　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
年春有誣譏我　周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
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
辯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它　上疑乃釋是歲
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

剋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移幾五萬家發廪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差峩山行刼商賈爲之不通妖尼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扇衆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省母母具食頃有丐者至母以餕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餕獻即丐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　昭皇嗣位彰進資政大夫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閲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　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

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爲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　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悟乃已

論曰余聞王震澤云鄭州公爲人恂恂而謙恭莊重至於臨法雖親故不貸善伺察當按河南時嘗令其屬爲微行郡縣吏有姦狀者輒置以重辟人情震讋於戲令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

之風乎

許廓

許廓字文超許之襄城人也洪武三十二年鄉舉永樂五年授錦衣衛經歷未幾遷工科給事中復遷鴻臚寺左寺丞十年以薦拜工部右侍郎十二年　文皇北征廓督餉明年營建北京廓提督神木廠工竣特賜宴勞特交阯已入職方戶口田賦未有定額遣廓往理及還條奏數事　上皆嘉納　昭皇即位進左侍郎宣德五年河南民饑流徙者甚衆命廓拊循　上親制

詩送之曰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
缺始旱澇復繼衣食既無貲民生曷由遂顧予
位民上日夕懷憂慮爾有敦厚資其往勤撫字
徙者必綏輯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
勞勤屣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罄乃誠庶
用副予意廓至旌廉黜貪榜示有司弗得復有
科擾凡夫匠雜役及諸采辦積逋租物悉奏免
於是復業者數萬戶廓還　上褒賚備至六年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卒以廓代之本嚴厲詳密
廓承其後濟之以寛人心大悅年五十六卒

論曰巡撫之設即成周以王朝卿出監之意也洪武永樂之際或曰採訪或曰巡視事已即還宣德庚戌乃置專職其遷轉亦以年資深淺計也嘉靖三十二年都御史蒲圻謝公檄署學政副使慈谿張公察巡撫有治績者建祠祀之於是張公過余考論得王公彰許公廓輩十有二人會謝遷官不果祠附主于肅愍公祠內而王許不預焉於戲二公當永宣之際有大造於茲土世尠有知者余故備録于篇以俟觀者

趙新

趙玒字雲翰祥符人也其父自邢臺遷汴元季兵亂玒方在襁褓抱匿林莽間卒遇虎置於地虎熟視而去稍長英偉多才善屬文洪武二十年舉於鄉入為國子生又三年授兵部主事命覈天下兵馬諸路屯戍補其缺而增其所宜置具圖以進　太祖以其能陞員外郎尋陞浙江右參政　文皇嗣位命使交阯宣揚德意酋長款服歸以金寶奇貨饋之一無所受使還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工部再改禮部未幾陞本部尚書賜宴於華蓋殿玒辭免　文皇面諭曰卿國

家大臣輔佐有道無辭也命徹御筵饌羞以遺其母士林榮之永樂六年勑建　仁孝皇后山陵初　文皇擇吉壤久不得乃遣狃相之狃又薦江西人廖均卿與之偕至昌平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文皇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董役授均卿官賜狃寶鏹久之締十年復命狃督開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安新集之民十五年改兵部尚書明年丁内艱起復專理塞外兵政二十年　上北征狃給饋餉不絕　昭皇嗣位復改刑部宣德間以

疾乞致仕歸年七十三卒所著有傖文集子愚舉賢良方正仕終丘縣知縣

論曰趙公歷事　四聖徧履諸曹階望不謂不尊矣而其心常翼翼不自滿假每遇白屋之士則吐握以迎一長輒詢片善必録書所稱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若趙公近之矣

古朴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也洪武中以鄉貢隸五軍斷事司理刑遂奏家貧願仕冀得禄養母　太

[illegible]之除工部[illegible]
幾母於官給[illegible]服闋改兵部陞武選員
外郎郎中遂進兵部右侍郎　文皇即位擢左
侍郎　上巡狩北京侍　昭皇監國命署禮兵
二部及詹事府事洪熙元年改通政使尋遷戶
部尚書先是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朴考其績下
良叩　上之左右求最考朴曰貪侈之人幸未
覺露不改終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朴他
事既就逮　文皇燭其誣竟釋之他日吏部奏
授良誥　昭皇曰良素亡行又嘗誣奏大臣楚

與語即爲善者息矣屢請不許良後果以賍賄
朴在朝三十餘年自郎署至六曹兢兢畏慎守
身如處子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宣德三年
卒

論曰余聞古公嘗寢疾楊文貞入視見所居蕭
然無它物几上惟自警編一帙此與韓魏公[illegible]之
語唾壺事頗類嗟乎昔稱古公廉信然哉信
哉

靳義

靳義字原禮淇縣人 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

平道監察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紀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　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蘄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首舉正憲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　昭皇即位方欲徵用會疾卒

周濟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也永樂十二年薦於鄉歷事都察院先是蠡縣豪民毆殺人賂同行者坐

一老人屬濟訊有疑居二日得豪民姦状濟以此知名除江西都司斷事正統初擢監察御史明年鎮守大同太監郭敬以僭横聞勑一御史往訊不得復以濟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得敬陰事　上奇之命按四川時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讐殺累年不解濟令人賫榜宣諭允讀榜沉思久之書囚字於榜尾令持還衆不縱濟曰囚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大驚即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欲亦愧服踰年安慶告饑廷臣薦濟出守濟

[illegible]濟不啻萬計後卒於官六縣吏民爲之
[illegible]勒至洛者數十人
[illegible]而脂韋之俗成任厥職者
[illegible]亂治穢發憲章肅整而又
[illegible]所謂正已而後正人也詎
[illegible]乃其秩也而又安遠惠
[illegible]之乎

[illegible]從兄也洪武三十二年舉鄉試
[illegible]拜禮科給事中尋遷刑科都給事

[illegible]部右侍郎會河決壞民田廬　上
[illegible]視信乃繪圖馳奏曰臣訪得祥符魚王
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有舊河岸與今河面平浚
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詔從之發河南
民夫十萬相度濬治工竣信還京時　昭皇監
國遣人勞視居頃之浙江守臣奏江塘潮決
昭皇復使信往治不數月脩築如故洪熙初轉
兵部左侍郎賜賚金綺甚腆輔以信為同族奏
乞改授武階於是調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
知尋擢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宣德改元都督

蔡福叛交阯命信帥兵往勦事寧擢四川都指揮僉事未幾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在蜀十五年紀律嚴整羌夷莫之敢犯正統十年六月卒于官年七十一歲　上賜祭仍命有司歸葬祥符縣東之白塔原

論曰余嘗過汴之東郊謁驃騎祠墓已荒廢鞠爲茂草徘徊瞻眺未嘗不愴然而悲也因憶少時聞驃騎爲諫議封駁糾彈無所顧忌貴戚爲之歛跡及命平交鎭蜀而又勳庸赫著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驃騎其庶幾乎

呂毅

呂毅者項城人也始爲濟陽衛百戶　文皇靖內難毅從征以功積官至指揮同知永樂三年陞都指揮僉事與黃中同治兵廣西又同以兵送前安南王孫陳天平歸國中遣　上指使毅不能爭敗績於雞陵既皆宥其罪仍以本職從征以毅過薄命充鷹揚將軍交阯平毅與有勞命掌交阯都司事毅沈深有勇畧與賊戰深入陷陣死焉是時鹿邑柳宗亦以都指揮同知從征遇害

論曰余昔覽交南事未嘗不廢書而嘆何也難成者功易失者時定興四履其地交人震讋爲國計者當擬沐公故事留鎮交南可也此既失策黃忠宣公忠信篤敬民夷悅服又不應召還易以黷貨之閹守之遂致群醜嘯聚而呂毅柳宗死之當是時定興尚存單騎而往可平也乃當國者闒懦苟安不察繼絕妄請之一言遂弃中華數百年之故地夫拊我則后虐我則讐吾民且然矧遠夷邪於戲國耻未雪疆埸未復故令志士材臣至今猶扼腕云

皇甫仲和

皇甫仲和者睢州人也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表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中虜至 上問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勝召忠徹問之一如仲和之言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中人往視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居頃之中人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一虜直前即以神鎗擊之一

虜繼進復中鎗而斃虜乃按兵不動頃之虜衆
齊發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隅不
少却乎廣率精兵舞牌徃砍馬足虜稍却已而
疾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　上欲乘夜引還
二人曰不可明日虜必來輸欵俟其降整師而
去明日虜果詣軍門伏曰不意乘輿在是也
上以幣賜之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學士
曹鼐與隣時有旨親征北虜鼐急歸召仲和與
議曰胡王兩尚書方率百官諫尚可止乎仲和
曰不能止也紫微垣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

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巳有旨其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駕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於立及　上北伐果值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人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南向乎曰然門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亭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

論曰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詞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文皇雅好數術物色異人於是海內[illegible]

挾道藝之士莫不畢至袁忠徹皇甫仲和其尤著者也仲和當從征時占胡人輸款及期時文忠論立儲退虜日時無毫髮爽何神異若是也余以爲雖小道而有裨於時故特録焉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六

[illegible]中州人物志目錄

卷之七

顧佐　軒輗　耿九疇

李㮚　石璞　劉潺

邢恭　劉進

東陂居士睦㮮著

顧佐

顧佐字禮卿太康人也洪武三十三年進士授莊浪知縣午節守將集寮屬會射以佐文士易之佐三發俱中且進止安暇觀者驚歎罹父憂起復擢監察御史永樂初使廣西招撫慶遠洞蠻夷繼命四川監採營造木植復命隨征沙漠巡視邊關既還遷江西按察副使未幾召爲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貴戚爲之歛跡議

者以爲包孝肅之尹開封弗過也　昭皇嗣位
改通政使宣德初扈從伐漢漢平賜以人口白
金文綺三年　上退朝問廷臣誰可使掌憲者
楊士奇楊榮交薦拜左都御史賜璽書令佐洗
滌積獘進退其賢不肖佐於是奏知縣孔文英
等十四人教諭楊禧等二十四人俱堪風憲又
奏御史嚴暟等三十人及都事趙玭司務段凱
等十三人俱宜黜降又奏水軍右衛倉官宋忠
侵欺糧萬四千五百石有奇戶部郎中黃紀受
賂免盤審訊已明法當重擬又奏廷臣遁來請

謁公行以奢相尚宴飲必用倡妓酣歌恒舞朋
淫比媟上下觀効法紀廢隳此非清明之朝所
宜有也願一切禁止詔俱從之四年吏有遭笞
者掾佐之過謂受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以示士奇對曰所訴誠有之今朝官月俸止
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取給於皂不得不遣半
歸使備所用皂亦得歸耕實兩便京朝官皆然
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廟知之所以欲增朝官
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
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乃以吏所訴狀付

佐自治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問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居亡何有囚告佐數
枉人重罪　上大怒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
命三法司鞫之則千戶臧清所使也淸時殺一
家無罪三人當坐極刑　上立命磔淸于市五
年八月　車駕巡邊命佐居守六年十二月佐
言永樂中進士命於刑部都察院理刑今欲仍
命與御史郎中主事分鞫獄囚庶幾諳練[illegible][illegible]
制進士於各衙門觀政不僉署文案故也八年

十月佐以疾在告　上遣中使數問及愈入見

上喜甚親賜慰諭免其朝叅視事如故正統

初竟以疾歸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不口毀

譽人旦晚候朝前呵雙騶立朝房外百僚騎而

過者皆折旋避之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居時

稱為顧獨坐云

論曰昔顏子問為邦孔子告之曰放鄭聲遠佞

人斯二語乃萬世為治之本也顏子有王佐之

才故孔子語之以此　宣廟臨御之初臣僚頗

縱恣苞苴公行女樂雜進流風易靡莫有紀極

及顧公爲都御史糾正官邪昭明法紀故永宣之際海宇晏寧百姓殷富說者比隆成康文景之治顧公雖謂王佐之才亦可也

軒輗

軒輗字惟行鹿邑人也性廉介不妄言笑讀書所群狠馴臥其側不爲害輗亦不以爲異也永樂二十二年舉進士嘗催糧淮上冬月舟行墮水救出衣盡濕以綿被自裹有司亟爲製衣一襲弗受徐待衣乾服之尋擢監察御史正統間以薦爲浙江按察使清嚴整暇公庭肅然廝無

僕妾妻執井爨嘗行郡縣至儀門會寮屬檢閱衣橐歸亦如之所至山岳動搖貪吏望風潛遁著一青布袍無間寒暑破則補綴所食不過蔬食或日啖燒餅一枚與僚屬約三日各出米止易肉一斤家口衆者甚不能堪故舊會晤止供一飯或烹一雞則人駭之以爲盛饌不易得也自聞親喪即日就道僚屬有未及知者服除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厲僚友設宴或有肴席即拒不受景泰初浙江吳金八等作亂命覘經畧未幾斬俘逆寇八千有奇餘黨悉

降捷聞　康定帝降勑褒諭會也先入寇京師
戒嚴少保于謙數薦於朝復命還南京居守加
從二品俸是年特命考察其屬御史吳節等十
六人臺綱肅然天下想聞其風采　睿皇復辟
召爲刑部尚書居數月以疾致仕陛辭之日
上曰昔聞浙江憲使秩滿歸僅携二竹籠非卿
乎輗頓首　上欲留用輗懇辭始許明年　上
復念之以問李賢賢曰輗之素行海内共知再
召爲左都御史復總理南京糧儲歷六年前後
上三百餘疏皆切中時弊　上多採納七年四

月以疾卒䞇律已甚嚴居南都閉門謝客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處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皷嚴而出終事竟歸不告于同事者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侍公牘之存閒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考此足矣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修　睿皇實錄從其家求䞇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論曰軒公性介潔治尚簡嚴在南都漸省謂其風俗侈靡自奉甚約宴游俱罷廨宇蕭然不異

寒士歷官三十餘年不市南中一物雖李及之守杭趙抃之治蜀不能過也第紀載闕畧鴻謨偉蹟不獲盡見君子惜之

耿九疇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也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間擢禮科給事中正統初遷两淮鹽運司同知盡革宿弊條奏數事悉著爲令八年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走闕下乞留乃進鹽運使㢘聲振江淮間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傍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因號[illegible]

以自勵亡何以詿誤逮至京師事白陞刑部右
侍郎數辨疑獄有婦誣其夫所司擬斷與九疇
不可枉其婦而歸之鳳陽歲饑盜起命九疇往
視乃留英武飛熊諸衛軍且耕且守招徠流民
七萬餘户一方晏寗兩淮鹾政自九疇去任多
廢至是復屬九疇兼理之尋又奉勑廵撫江北
諸郡景泰初命録諸郡大辟囚原免者二十六
人有婦來何菊家既去死其家訟菊與弟殺之
九疇辯其誣後果得殺婦者人服其明代還復
鎮陜西初六部卿佐使外者文移不得徑下按

察司多偃蹇不受約束九疇奏下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兵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兵已足用在馭之何如耳將能嚴紀律信賞罰絶侵漁訓練有方則人人敵愾矣不然雖增兵何益徒冗食耳竟如九疇議初邊民春夏出就田作秋冬輒入徙九疇奏言將所以禦寇衛民者也今民皆避寇失業將焉用彼將哉乞禁民入徙虜至將不能衛民者重罪之是年擢九疇爲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詔下有司買羊角以製燈九疇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之今買羊角

無乃[illegible]因不矜細行終累大德[illegible]
災異又直言後上疏乞[illegible]洲忠佞[illegible]
簡將同　上傾聽容焉天順初　[illegible]皇[illegible]
臣曰耿九疇正人也今安在即日召為[illegible]
史首疏五事多見采納時邊情不寧九[illegible]
由石亨將帥諸御史廷劾亨濫反[illegible]所[illegible]
江西布政使尋改四川　上一日與李賢[illegible]
才曰耿九疇何如賢曰此人操行誠不易[illegible]
數召還拜南京刑部尚書四年八月以[illegible]
清慎九疇性廉介自奉儉約敦崇古道[illegible]

獻公爲人嚴毅不撓權貴敬憚雖累遭讒困而不變所守云子裕自有傳

李璵

李璵字廷瑞祥符人也父節永樂中爲州判官操持清苦坐汚𦢊免官璵盡傷之振厲志節宣泰五年登進士授戶部廣西司主事勑榷濟寧舟稅未幾積羨金數萬璵盡輸之官用是擢四川司員外郎復命稽察畿內諸郡縣府藏所至先封其倉庫按籍覈之典守者弗得容其姦欲劾罷去者若干人居無何璵墜馬傷足朝

名輔庭氏琰稱爲吏部侍郎與瑛同舉進士雅重之遂奏擢長蘆鹽運使瑛嚴立條格錙銖無所取其得俸金恒班諸宗族里閭之貧者及致仕還篋笥無長物惟故人某贈赤壁圖一幅時人比之李及白集云瑛既歸田廬弗增益尺寸乃課士自給林居二十年未嘗一謁官長歲惟春冬鄉飲再入城宴畢即返村舍年踰七十卒

論曰國家實邊惟資鹽課鹽課之設與屯田相爲表裏自尚書葉淇令商人罷輓粟而輸金鹽法遂壞屯田亦廢坐是邊不復實矣其司鹽課

者以易致汚衊有志之士幸規避不就而銓司
亦多以耄荒者授之法既不行奸蠹日滋如此
欲克國用難矣余聞耿公之在兩淮李公之在
長蘆一物弗取宿弊盡除童子歌其清郡人頌
其德至百餘年不衰今誠擇任運司皆如耿公
李公而掌國計者復懲輸金之弊使鹽法行而
屯田興謂邊不實者未之有也

石璞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也永樂九年舉於鄉宣德
初授監察御史從　上平漢有功遷江西副使

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璞剛介有治才所在著
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與婿往拜其家婿先歸
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掠
掠自誣服云棄尸前塘中官使人求之果得尸
獄成獨璞疑曰殺其人而棄其尸非深怨者不
如是也彼初昏方燕好胡乃爾爾出因問曰爾
辭信乎因叩頭曰信速死公之賜也屢問皆然
璞計無所出乃齋沐夜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
萬一其婦與人私其夫既受污名又枉死於理
安邪天其以夢覺我夜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

曰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械囚首令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竊向門内闚璞令人召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槅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石璞在山西其夫人與諸寮美燕歸慍曰彼皆金珠綺絲吾布裙襖甚不稱布政妻也璞曰爾何座曰席首璞曰使吾墨于憲汝安得居此席且吾素不以妻子故宦彼金珠綺絲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璞進工部尚書正統十

三年河決滎陽經曹濮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隄入于海命璞治之河決口塞明年處州盜起命璞討平之景泰初也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經理兒餉勒兵脩垣守險　景皇賜璽書曰爾勤善謀表為邊人信故爾命專究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七年湖廣苗叛民李珎稱玄冲往為用道之寇掠作讖文湖湘訛言謂勝民用大擾又命璞往璞以計生得珎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數年致仕見鄉人為縣尉歸者宴飲几上陳銀卣前列金杯十餘璞曰

汲宦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乎使吾治汝汝焉能歸鄉里哉拂衣出天順四年　睿皇召大學士李賢謂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然貧爲我以璽書召來璞至京　上召見文華殿璞服青袍繫角帶入　上曰吾賜爾緋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臣自分塡溝壑矣詔至臣自知亡他途必臣有罪當誅譴耳　上笑是時璞微賤乃命掌南京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常寺行署居之後竟不能治第

既卒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

劉溥

劉溥字宗瀾安陽人也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乞分祿養親許之在郎署四時著一布袍出止乘驢時湖廣都御史翁世資與都指揮其訟詔溥往會御史焦顯治顯欲歸獄都指揮溥曰如公言何名爲法卒坐世資及遷郎中京師富宦兄弟爭襲各重賂累年不决至是賂溥溥持金白于堂官事乃竟進浙江叅議進士盧某暴其鄉溥案問除名遷陝西叅政再遷四

川布政使郤宣慰楊氏金召為順天府尹道出
褒城見流民入蜀就食守關吏不許淳令弛禁
尋擢都御史巡撫遼東弘治初致仕歸日課童
僕耕以自給暇則口授諸孫書春秋祭墓必泣
淳切質直亡華言雖幼賤與均禮嘗疾革遺命
毋干恩澤卒年七十有八
論曰余聞崔太史云石公仕宦四十餘年買田
僅百畝居無廬假公署而寓妻則荆簪布裙予
則躬秉耒耜劉公自奉貶損兩郤金而正法又
屬子孫免干恩澤二公皆志在國家不以私室

爲念者也至其決大獄平大冦功業彪炳世多知者不論論其清約之操堅貞之性如此云

邢恭

邢恭字克敬鄭州人也宣德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母歿自京師徒歸不入城府既葬結廬墓側屢有祥應有司言狀詔特旌焉

劉進

劉進字文升光州人也景泰四年舉於鄉釋褐爲太平府通判聞父卒即日解任比至母遘疾亦篤進日夜侍衣不解帶湯藥必嘗及母卒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遂廬墓側哀慕食膽毀瘠骨立手植柳栢五百餘本踰年枝葉繁茂烏鵲馴集不去有司白於朝特賜褒異及免喪拜太僕少卿卒孫繪以進士授給事中嘗抗疏劾夏言言忌之出為崇慶知府尋令致仕中州自進卒十餘年又有施馮少卿劉濟監察御史趙時中布政司參政張文佐俱以廬墓旌表

論曰余觀前史列傳孝行皆出編氓士大夫罕者盖尠我朝以孝治天下而縉紳多被旌者若邢公輩是也夫世俗日滴士不古若往往以孝爲

往還袞則飲酒宿內無異平居視邢公韓其賢
不肯改云矣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八

李賢　羅綺　王宇
趙敏　李敏　李和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八

東陂居士睦㮮著

李賢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也生有異質讀書目數行下宣德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使山西時河東薛瑄以御史在告賢往造叩質所疑瑄亟稱其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正統元年授吏部主事歷陞郎中十四年秋虜寇大同　上親伐之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行師潰于土木　尋皇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賢瀕死而

還　景皇即位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
戒嗇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
振士風結民心凡數千言　上嘉納之何給事
中李侃等以災異入奏謂賢前所陳皆忠實宜
留中以時省覽　上復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
二年擢兵部右侍郎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
及還改户部五年復改吏部　睿皇復辟召賢
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尋進吏部尚書
兼官如故　景皇崩左右欲以汪后殉葬　上
問賢對曰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

臣愚以爲宜厚遇之　上憮然久之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内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遣還舊府是年大同巡撫年富被逮　上召賢曰富何如賢曰能奉公革弊　上曰此必石彪惡之耳命官往勘果無實富得免歸山東大饑雖出内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召賢及徐有貞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曰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豐廢食豈爲人上之理　上以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

者甚衆是時大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
復辟爲已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
賢及有貞宜協心輔朕賢自念遭遇不偶凡事
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及亨率兵西
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
嘉其敢言命吏部識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
謀此必賢及有貞所使相與愬于　上賢等皆
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壞公署亨等懼
言于　上釋之賢謫福建右叅政將行而吏部
尚書王翺適召對語有間　上曰李賢與有貞

監門□□□□陳元闕因頌首□□□□□□□□

上領之擢爲吏部左侍郎踰月奉天門災□

復出言□□□上疏懇辭不允二年江西□□

吳與弼□□□□□石亨彙薦禮聘至京　上□□

求□□□□□□授官賢劉□與弼老儒以禮□□

爲□遂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固辭不拜賢殺

請遣行人送歸三年　上思建庶人久幽掖庭

欲赦之左右以爲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

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

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

自便先是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是歲如則來集賢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後十年一度爲著令而吉祥好預國政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 上覺察謂賢曰奈何對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獨攬自斷則彼自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未幾亨敗家屈從子定遠侯處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己 上已廉其詐會巡撫都御史王宇又劾處恣肆無忌 上怒並逮亨置于法因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譽者

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
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
何至以奪門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
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
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
故耳　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
功陞者凡四千人悉褫職是冬　賜甲第一區
賢懇辭不允遷居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幸
寵賚五年虜寇京州莊浪賢陳防戎五事　上

納之遺懷寧伯孫鏜率兵往執吉祥從子昭
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詔
戒諭欽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因西師行發
機入內爲亂執臣有繼者執狀言之璽賢爲
及耳且持賢詣曰某等追于議間不得已爲
請入疏以申救賢從容曰爾既殺讐償怨宜止
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既
脫于難 上急召賢入因手疏曰逆賊就擒此
非小變宜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且言自古
治朝未有不開言路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姦

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以賢忠勤加太子少保是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賢力諫不可遂止六年九月　慈壽皇太后崩孟冬享太廟適大喪禮未終　上問賢對曰宜俟釋服後舉之庶人情事理兩安　上曰微卿言幾舛于禮七年春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難于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

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卒
事而十二月晦夜聞空中有聲明日賢密疏曰
傳言　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
惟　陛下憫念黎元凡不便於民者宜悉停罷
則災變可彌　上覽疏即召賢曰此事正須先
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
以聞賢遂疏十事一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
辦三停歲造緞匹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芻粟徵
誅六罷償損馬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
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禁外官因

事科歛　上曰朕餙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
下賢又請罷織造清詔獄止各邉守臣進貢已
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
執之數四左右見賢力爭皆爲懼賢曰古之大
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
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禄位邪閏七月　上以
母后胡氏因疾請閒尊號静慈仙師非令典欲
上皇后尊謚而左右不可乃召問賢賛之且曰
以臣之愚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
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矣　上即命

舉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寵于　上專理
詔獄兼緝事道路洶洶相視以目賢乘間言於
上逵衛之會指揮袁彬為其誣下獄　上命逵
訊之逵欲并傾賢嗾其人使誣賢為草奏狀逵
捕數十人勢危甚　上令廷鞫其人遂吐實曰
此逵所教也賢以事白上疏力辭　上不允曰
此細故無用介意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久之
疾劇命中官以遺詔示賢十七日　上崩後五
日　純皇嗣位有欲專致尊于生母者賢上議
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

庶幾順天理服人心不然則兩宫同尊爲宜制曰可於是尊　皇后爲慈懿皇太后　貴妃爲皇太后禮成加少保未幾門逵坐欺罔故殺諸罪被劾謫戍嶺表其黨以爲出賢意乃爲匿名書欲中之賢不自安懇乞退休　上不允尋命知經筵及總脩　睿皇實録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賢聞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柰何復爲此上即寢其旨内直將軍趙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有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

父子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奏愬賢入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官甚[illegible]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上曰然令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由是愬者始息賢復言少保于謙有定傾保大之功爲有貞輩誣陷請復謙爵釋其家屬遣行人馬璇祭其墓二年春賢罹外艱特命起復賢屢辭不許遣中使偕行襄事即促上道五月賢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學士彭華以私謁賢不遂乃嗾御史林誠論

賢不終制　上怒謫倫泉州市舶司提舉賢復
上疏乞歸詔曰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
若故違君命豈得爲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
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又命中官至賢第道
上意甚懇乃供職居未幾感疾浹旬不愈　上
遣使臨問賜尚食及命醫日夕診視報疾狀是
年十二月十四日卒于賜第年五十有九　上
震悼輟視朝一日賜鈔一萬緡爲賻贈特進光
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所著有古穰集三
十卷續集二十卷行於世

論曰　睿皇之復辟也旁求俊髦布列三事李公以特達見知爰立作輔言行計從始終恩禮雖馬周之遇太宗不啻過也當是時吉祥亨彪以翊戴之功妄恣貪饕覬覦神器賴文達調停匡救其間卒戡除大亂坐臻太平其功烈偉矣晩節以起復蒙訾毀余嘗竊議文達亦有不能去者受　先帝顧命當主少國疑之時四上章請不許於戲義之所在將安所之論者弗度時宜聞者又復附和使公之志遂不獲暴白惜哉

羅綺

羅綺字尚絅磁州人也宣德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刑部左侍郎使虜庭還時松潘蠻叛董卜韓胡都指揮克羅俄監粲攻下雜谷奪其安撫司印土豪王永陷關堡殺人取貨都御史寇深不能治　上降璽書命綺代之綺椎儁有謀能斷出奇取捷十不失一開布恩信臨以兵威未期克羅俄監粲悔過獻印擒永族之松潘皆山巖叢羅立番得利即奔巖洞匿木箐深不可測餉道出兩山間絕艱險民負載儎五致一群番伺隙出輒掠去綺曰不大威之不

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師綽領牌頭尤弄柯旹豪健各令統兵夜銜枚分道擣賊巢綺亦介胄從之火且攻破擽爬諸寨擒劇賊卓勞阿兇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剔體面一切以簡易為治與接杯酒懽畨人畏慕終綺任不敢叛後召還改副都御史佐理院事時忠國公亨太監吉祥恃翊戴功竊弄威福綺諷使十三道御史劾之給事中王鉉潛詣以告亨等愬於 上以綺主之坐謫叅政無何竟以是罷綺博學多智能屬文然少繩檢既還磁滏水

間作綺野堂號袁詩道人與鄉民王俊不相能俊如京告綺怨望前在松潘受番人金豎器具詔奪綺官籍其家

論曰松潘古蠻夷之地漢武時始通中國至我明悉歸版籍矣然夷情譎詐叛服靡常羅公治松潘崇簡易明恩威待以不疑故夷人畏伏至今蜀士猶頌其功云夫以羅公之智數能服遠夷而不能免於群小之口詩曰讒人罔極可不畏哉

王宇

王宇字仲宏祥符人也幼穎悟絶人永樂間異人張三丰見之摩其頂曰此兒他日必貴顯稍長受書於長史鄭義正統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南京戸部主事秩滿陞撫州知府下車首塞郡治小門而封鑰之又實前守養魚塘以爲倉商繻錢累萬宇不取悉屬之官或題其壁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两字有天知居頃之聞處士吳與弼甘貧樂道足跡不至城府宇薦於朝後數年 上遣行人禮聘語在李賢傳金谿知縣劉綬貪饕耆老群訴宇即日白法

司點之有點吏挾奧援盜庫金自若宇廉知竟寘之法宜黃山中虎爲患宇爲文告神而虎乃遠徙景泰初金谿饑民聚衆掠富室錢穀宇聞單騎徑趨擒其首釋其群從巡撫都御史韓雍薦宇治行第一天順改元擢山東右布政使明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頃之大同缺巡撫復屬宇兼理之時石亨與其姪彪驟遷崇爵恃寵驕肆而大同乃舊鎮之地索取尤横人不敢言宇抗疏劾之以爲大蠹大奸莫甚於此乞正典刑以銷外患未幾亨彪果敗　上嘉宇忠直

會罹內艱還起復改授大理寺卿累疏乞終制不許守在大理數年精研獄情平反甚衆年四十七卒於官所著有厚齋集三卷

論曰余聞王公赴撫州時所携者朝祭燕居服一篋律令數卷比歸不增一物其在大同方上疏劾忠國公亨其家子姓環泣請止以為疏入禍不可測公第笑不應於戲若人豈富貴死生能動之乎使假以歳年竟所施設其功業曷可量哉

趙敏

趙敏字子聰汝陽人也大父好德洪武間官至吏部尚書嘗召與四輔官内黄何顯周等内殿坐論治道　上悅命畫工圖其像又賜衣一襲及誥命以示褒異父毅永樂初以薦授工科都給事中累遷工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奉使交趾卒於途敏少英毅善屬文復工書翰同儕皆以爲弗及年二十餘舉於鄉授兵部主事正統九年夷酋思仁據麓川以叛　上遣兵部尚書王驥率京營及四省軍往征敏預參謀事守轉吏部郎中十四年秋也先入寇中人王振

勸　上親征敏白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諫止不聽敏遂扈從出居庸關八月十四日師次宣府虜報踵至兵部尚書鄺埜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埜請戰又不許會日暮風沙起虜四面集矢下如雨須臾師覆及風止不知　車駕所在衆欲歸敏曰昔嵇紹蕩陰之事諸君獨不聞邪君有難臣當誓死以赴乃易服躍馬而北陷於陣死焉景泰元年贈敏奉直大夫廕子遴為國子生

謂曰初、睿皇北征子聰以爲不可何其明也及遇土木之難挺身而死又何其勇也旣明且勇假令統六師秉鈞軸其殲醜虜揚國威無難者然名位卑微竟死弗濟悲夫悲夫

李敏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也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明習律法有名稱甞按畿內力革宿弊以運餉薊州者必由海口多遭覆溺敏建議別鑿三河直抵薊州以避海道軍民便之成化初陞浙江按察使尋以憂去免喪授徒講析經學寒

暑無間踰年拜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先是虜俟守墩軍下取水輒肆戕害敏至伏擒之自是虜不敢犯又上禦戎數事進兵部右侍郎已而臥病為言者所論遂乞歸久之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改總督漕運召為户部尚書遇事不避有貴戚怙勢者乞畿内入官隙地已有旨許敏執奏而止其餘建白亦多中事理　上甚重之復以疾乞歸特命官屬一人護行卒于内黄年六十七贈太子少保諡恭靖

論曰余聞李恭靖公當成化初讀禮之暇屏居

然學由中生徒雲從簦笈至不能容於是遂建書院取程朱許薛四子之書立爲條約乃日與諸生講習勵勉期在躬行故乆之襄許之間彬彬然多德藝之士矣

李和

李和字本中安陽人也天順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論事忤旨廷杖幾死遷都給事中通政司參議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孜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競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安有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所從

朝合夕遷靜正淹滯卿有齊某者閔和久次謂
曰公常恬如將俟河清邪今諸貴人亦素敬愛
公持二帕贄造請食頃曰而卿佐可得時乎時
乎可隨而不可與之謝也和謝曰吾譬之婺黒
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附人
者有害亡利無何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爲逼
政乃傳旨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
至戶部六閱月而卒和豐貌恢度雖倉卒言色
罔躁喜慍莫顯然內含獨朗事低昂及人賢不
肖不失分寸父光道得瘘疾彌年和自奉湯

士溺器久益虔偷薄不計生産與李賢耿九疇
相友善二公皆謂和量如韓忠獻云
論曰吾聞李公立朝三十年始遷卿佐泊然無
所干請蓋其性不競不激含蓄光景如澄淵亡
波味且自瑩文進清惠之稱豈虛語哉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九

馬文升　黄綬　李堅
徐憲　朱讌子永　李震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九

東陂居士睢樫著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也生而頴異七歲讀書日記數百言弱冠補郡學生懷遠年富來使河南試其文大竒之景泰二年舉進士授監察御史两按山西湖廣風紀肅清天順七年遷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擾民輙繩以法明年以家艱歸成化四年石城土夷滿四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與都御史項忠會兵討之事寧進

左副都御史時漢中李翺子灋闌火蝎兒湍城
王彪復聚衆刼殺文升悉剪除之八年虜寇臨
鞏文升督兵追之黑水口擒平章鐵烈孫斬首
數千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戎三策尋命節制
三邊九年秋虜寇固原及好水川檄諸路兵按
伏湯羊嶺虜至伏發盡棄輜重遁走斬俘二百
餘人因改其嶺爲得勝坡云十年春岷州番賊
殺廵邊官軍文升調洮河等衛精騎五千營於
栗林族之東令客察之殺官軍者乃多納族背
人七力等此族據高險之地進兵爲難頃之又

諜得七力等時與栗林族議事文升乃夜伏兵於細草灘擒斬之栗林族懼率數百人詣軍門降文升嚴兵示威諭以利害且造給號牌凡詣岷州貿易者賫以為信無牌即盜許擒之自是西鄙遂寧十一年冬拜兵部右侍郎復命往備遼東文升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十三年遷左侍郎明年建州女直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罪命文升再往時太監汪直巡邊陰主鉞議邀文升偕行弗聽先馳赴其地招撫黑鎖忐等二百

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無所獲深銜之而陳鉞者戎裝郊迎除道設供帳甚備見直叩頭文升獨與抗禮鉞復厚賂直以傾文升直還奏文升不與虜農器以啓邊釁而言官復劾鉞激變事情詔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聰如直言遂逮文升下錦衣衛獄文升言實禁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直敗詔復文升官二十年起為左副都御史復巡遼東未幾遷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是歲秋旱文升曰來歲必饑乃預奏借蘇常二府糧二十萬石賑糶銀十

萬兩并免一切買辦至春果饑文升賑捄賴全活者甚衆冬十一月召還進兵部尚書明年以李孜省譖改南京　敬皇即位復改左都御史掌院事　上耕籍田文升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　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耶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釋之弘治二年春復改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尋命文升同太監常泰察京營軍馬黜把總不職者數十人秋京師大水文升

應詔條陳當改正不便十餘事衆人怨之愈深
夜有書危言於矢筈射於東長安門內門者以
聞文升辭免提督　上不許命官校緝訪仍撥
官軍十二人護其出入三年安南遣使賀即位
占城亦入貢先是安南侵據占城五州地占城
入愬詔責還侵地安南詞不服文升言安南去
國萬里文移往返不足以攝其心請因來使面
諭以　朝廷恩威利害使彼歸國庶知畏憚已
而安南果還其地五年加太子太保六年蘇松
諸處歲凶有司奏招人入粟授以指揮千百戶

職名文升謂軍職爵賞專待有功豈可輕授使武臣解體奏入遂罷十年進光祿大夫柱國十一年春　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文升上疏曰太子天下之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恐虧損盛德　上欣納焉虜酋火篩寇大同威遠京師戒嚴　上親洒宸翰賜以尚膳召文升至便殿咨戰守之策因舉保國公朱暉等練兵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虜知有備遁去十二年復哈密立陝巴爲忠順王初忠順爲吐魯番酋鎖檀阿力所

擒併奪其王母金印鎖檀死其子阿黑麻以金印來歸守臣以聞文升爲請元之遺孽陝巴襲封忠順王以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文升忿其敢輕中國請以阿黑麻所遣入貢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閉關絶貢以孤其勢而阿黑麻復遣兵圍據哈密文升請勑甘肅巡撫總兵統番漢兵襲牙蘭牙蘭遁走追斬六十餘人阿黑麻遣使謝罪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遂復哈密十四年冬改吏部尚書召至煖閣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

覲卿務用心訪察大彰黜陟之典文升對曰
聖心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圖報
稱仍命中官扶文升下階十八年考察大朝官
員汰去不職者二千餘人人無異議時雲南孟
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叅政毛科者素輕脫以平
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思祿
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與之則見
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嘆曰毛官
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允之遂介馬來
衝孟養兵原無鬬志大敗猛密設伏邀擊殲什

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乃率兵攻猛密取
蠻莫等十七寨都御史金獻民累遣撫諭不從
遂請兵征之下廷議文升曰彼夷未嘗侵我邊
疆不可遽加叛逆之名宜降旨諭以利害思祿
得旨甚恐遂遣人奏言絶域小醜本無叛情第
爲隣惡詿誤以干天法願入蠻莫等十七寨贖
罪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爲土官復宣慰如故
上悅加文升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改元太監
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文升
不從瑞慙憤誣文升抗拒賴大臣力救得白會

兩廣缺總制文升推侍郎熊繡繡不欲行以此
怨乃嗾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文升懇請求
去疏屢上始允仍賜璽書歲給輿夫月米以示
褒異及逆瑾擅政坐嘗舉雍泰除名瑾敗復職
命未下而卒年八十五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
兼太子太傅謚端肅　今上即位加贈左柱國
太師兼太子太師所著有西征石城撫安東夷
興復哈密三記及奏議若干卷
論曰端肅公歷事五朝踰六十年勳業節行夷
夏著聞平居訥訥焉如愚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

如山嶽不可撼搖真社稷之臣雖屢遭顛躓而無所貶屈求之古人其范希文韓稚圭之徒歟

黃紱

黃紱字用章封丘人也生之夜其母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生學春秋正統十三年登進士除行人遷南京刑部員外郎中紱廉峻執直遇事飈發即重忤時貴弗計江左有譚千戸者大猾也善驪顯貴人嘗奪民蘆場屢勘人無敢爲民直者紱直之竟歸之民亡何出爲四川參議督松茂諸倉兼飭兵備

整飭有幹擒豪富數百人邊賴以寧轉本司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綬曰汝寃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在山谷間綬旦起率吏卒往詣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堊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以鉅萬計王爲之窩綬按之悉如法轉江西右

布政使奏開建昌銀礦許之大盗周主簿者嘯衆鈔掠綬以計平之綬譎盗起于煩苛宜少寛礬而閹官以方貢横歛不從擠移湖廣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取之民綬以庫積羨餘充之又勢豪逼索馬快船債荆王奏徙墳塚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錮僧繼曉聲稱益著初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綬謫諸寮曰曉以妖術媚

上遂奸眠食今稱掃墓而歸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羿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師誅之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

六推咸抑綏知之乃亦連疏乞罷不許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咸抵於法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㢘壍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邉政爲新綏見飲馬婦僅以片布蒙其下體曰嗟乎士之貧至此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三月會詔毀庵寺綏使汰尼觧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大悅無不願爲之死者及綏進南京户部尚書行之日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綏既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

特旨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綬自以歷仕中外凡五十年戇直崖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乞歸卒年七十有一

論曰余聞黃公之掌院事視地濶狹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資勞久近豈立官之意哉當是時莫敢有毀之者矣今則不然稍不循資而言者籍籍豈其時殊邪抑爲政邪

李堅

李堅字景義唐縣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

林㦂吉士景泰初拜南京監察御史精研律令聽斷明決臨事毅然自任一時豪貴歛跡三年六月長洲饑民許道師等竊掠富室之粟時吏部尚書王文賑濟江南欲彰大巳功奏道師等謀逆詞連數百人檻送京師事下法司會鞫堅乃上章辯其誣詔誅罪首數人餘置不問賴而生全者甚衆未幾　上購翠羽於南中遠邇騷繹堅復上疏請止　上嘉納四年坐事謫典史尋擢桐廬知縣值歲凶堅捐俸以食餓者又建義倉設鄉社諸廢俱舉威惠並行少保姚夔謂

堅爲江南循吏第一會入覲卒於道

徐憲

徐憲字振綱安陽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松江天下稱饒而民習頑狡憲以約已推誠爲治民稱曰徐青天有盜牛者以火刀更其角莫辯也憲令縱牛入野牛奔主家闌中乃治盜罪已而拜監察御史出按甘肅番貢獅子憲令守關者勿納上疏言獅子異物受之則啓生玩心況日食羊牛百夫守之邪昔武王受獒召公戒之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往者夷貢獅

子受之故敢再貢彼盖窺我好尚矣却之便聴

例枎贖頗重憲奏流之罪三贖米四十石而止

雜犯死罪不踰五十石今增贖枎法則三年者

米至四十五石矣是雖輕於死而實重於流也

疏上憲以親老謝病歸卒年五十一

論曰余聞景泰間 康定帝求翠羽甚急無敢

有言者李公堅上疏諫止成化間番貢獅子徐

公憲謂不可受語皆切直可謂無忝厥職矣書

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其二公之志乎

朱譓子永

朱謙者夏邑人也初爲鳳陽留守左衛指揮僉事累從北伐以功擢萬全都司都指揮使尋遷都督僉事燕右叅將仍守其地時萬全城圯虜每至人心震恐謙脩築是爲新城邊人至今賴之正統四年謙用薦充總兵官鎮守宣府會虜入寇斬獲渠魁以下千餘級久之虜不敢犯景泰初論功封撫寧伯未幾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衆朝以爲詐不從獨謙上書懇請 景皇持不敢發召諸大臣問吏部尚書王直亦以迎復爲對 上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强朕爲

今將置朕何地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
異心但欲遣使荅禮少紓邊患耳　上意始釋
曰從汝從汝乃遣李實羅綺奉勑迎復語在北
使録中明年二月謙薨進封爲侯謚武襄
末字景昌謙之長子少警敏嗣爵初　景皇命
掌後府左都督事天順八年總理神機營兼管
三千營成化二年逆寇劉通苗龍等竊拒荆襄
僭稱尊號屢征不克　上怒以永充總兵官同
工部尚書白圭都御史王恕王倫都督李震鮑
政喜信太監唐慎少監林貴都指揮王信劉清

田廣率兵往討是年三月至南漳詢之土人謂賊之巢穴在萬山中豆沙河之境於是決策深入時永以疾暫留控扼圭慎震偸自南漳進兵貴政自遠安進兵信信自房縣進兵恕清自穀城進兵賊見我師竊逼通徙壽陽欲出陜西龍徙大市欲出遠安永等調兵趨壽陽截其奔路通乃退保大市與龍兵合閏三月二十二日廣進至鴈坪遇賊擊之追至古路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斬賊首劉聰及僞都司苗虎等百餘人追至格夔山賊將家屬退保後巖山二

四日賊據險懸架輥木礧石各執槍牌器械以抗我師永震等攻其右信信等擊其左政等衝其中清等襲其後四面夾攻賊下木石如雨永等往來督戰士卒爭奮攀崖涉澗蟻附而登鏖戰累日呼聲震山谷賊遂大敗擒通等二千五百七十餘人斬首二千五百六十餘級俘獲賊屬子女萬一千六百有奇招撫脅從流移萬八千五百有奇南土既寧 上降勅褒諭永進爵爲侯圭等陞賞有差十四年加永太子太保明年八月復命勦平建州逆寇破其營五百餘所

焚廬舍二千餘楹獲牛馬器械無筭捷奏進永保國公累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弘治九年二月薨追封宣平王謚武毅子暉嗣暉薨子麒嗣坐劾降爲侯麒薨子岳嗣

李震

李震者南陽人左府都督僉事謙之子也正統五年初襲指揮使九年征兀良哈以功擢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征雲南麓川事平陞都指揮同知景泰間以參將平沅州麻陽天柱江東靖州邛水横坡平州諸處逆寇斬俘記隆陳添仔

及僞稱苗王帚同烈等一萬四千餘人累遷都督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鎮守武岡州是年擒僞稱太宗妖賊李天保五年復平西延連山道州諸寇斬馘八千六百有奇成化七年擢右都督同都御史項忠撫捕荆襄流民事竟乃上疏曰荆襄地連河南川陝延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爲屯聚自洪武初命申國公鄧愈誅夷之後禁革山塲無人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衆歲集月聚巢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勑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詔旨省諭出山復業陸續共

得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混處賊巢無籍撿
察四散奔走者又莫知其數其内小王洪有衆
五百屯於均州龍潭溝李鬍子有衆六百屯於
竹山官渡巳令官軍分道首擒二賊餘多散亡
及諸軍前後共斬首千餘級并入山俘獲脅附
之黨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
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
威並濟反側可安矣奏入　上嘉悦震進左都
督十二年以平清水江逆寇功封興寧伯食禄
一千石明年汪直用事信任錦衣衛千户吳綬

總兵參將經與震有隙乃奏震嘗私遣項忠造室倭地下錦衣獄拷掠備至震遂誣服革爵徙居南京二十年召還復其爵仍命閑住震鬱鬱不樂竟以病終

論曰　明興自開國靖難而後獲封邑者歷歷可數也撫寧譙及于永乘時策勳世享茅土何其盛也謂之遭際非邪若震結髮從征身經大小數百戰斬捕黠虜前後二萬五千餘級其功不在譙永之下以牾權閹羅織細事竟以憂死豈非命哉悲夫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十

劉健　許進　王繼

丘陵　高魁　胡瀛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十

東陂居士睦㮮撰

劉健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也父亮華州司訓母白
感異夢而生骨相瓌偉亮大奇之稍長嗜學
聞書夜肯與洛中閻禹錫論學禹錫改容
謂鄉人曰伊洛淵源且有人矣天順四年舉進
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成化初預修　睿皇
實錄成遷修撰是時有薦健出督學政者健辭
之得咸之九五爻辭曰咸其脢无悔健曰此廟

公教我迂不果行脩菴之號盖取諸此秩滿晉右春坊右諭德明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右庶子又十年轉詹事府少詹事 敬皇即位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參預機務元年春修 純皇實録以徒爲副總裁二月上御經筵命同知經筵事四年實録成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七年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詔論下修會典以徒爲總裁十一年 皇太子出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提調各官講讀十月甲戌清寧宮災徒疏時政

鋮[illegible]乞歸不許明年春國子生江瑢應
詔[illegible]輔臣不能盡職以致災異疊見言
頗激切　上怒命錦衣衛逮瑢究問健約同事
者論救獲免十三年夏　上御平臺召健議諸
營提督官欲留英國公懋保國公暉惠安伯偉
罷成山伯鏞寧晉伯福問健何如對曰誠如聖
鑒又問鎮遠侯溥新寧伯祐何如健曰溥宜督
五軍營祐宜督神機營其人雖不如溥然在營
久以張偉副左便　上皆從之十五年冬會典
成賜宴禮部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踰年二月賜健大紅蟒衣一襲五
月歷從一品九年滿加特進賜勑奬諭十七年
三月壬戌朔 周太后崩丙子 上召健與之
議且示之圖欲啓 裕陵以 孝莊合葬而復
祔之廟蓋是時左右有欲請二后並者 上曰
一帝一后禮也 大行之恩雖深然 孝莊
皇祖后也能私之乎復曰奉先之祭 英廟一
座而已又曰 孝穆朕生母也別祠于奉慈今
仁壽殿可以事 大行他日則奉 孝穆于後
殿時享之禮如 太廟焉敢闕之乎健力賛之

乃失遂別建廟于奉先之西偏祠　孝肅焉而
以西室居　孝穆君子謂茲役於是得禮矣十
八年五月　上忽不豫越數日大漸召徤至寢
殿御榻前與謝遷李東陽同受顧命握手諄諄
至歔欷不能語及　毅皇嗣位加左柱國徤賛
上耕籍田幸太學御經筵百度肅然期於正
始以承弘治之盛而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
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等日導　上盤游徤
率同官屢疏奏劾不報而八閹者專恣益甚於
是戶部尚書韓文約諸大臣進諫　上下其議

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焦芳潛詣瑾出其故
瑾訴於 上曰閣部同謀設陷者是王岳范榮
主之耳 上怒遂收王岳范榮召瑾入掌司禮
監勒令健等致仕初疏下閣議時健推案泣遷
亦亹亹訾訾罔休而東陽不言以故得獨留云
健既去位瑾猶銜之尋以他事矯旨落職瑾誅
詔復其官 今上嗣位欲召用而健老不能行
乃降詔存問明年復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
羊上尊廕孫成學爲中書舍人嘉靖五年十二
月六日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

論曰余聞劉文靖公當國正色立朝凡饋廬謁私第者不交一言及入朝遇國大議奮手言不少平嘗暖閣之對無少隱避遺直 明邦彥所采納又薦劉忠宣公大夏馬端肅公文升戴恭簡公珊周文端公經王端毅公恕韓忠定公文諸公分布六曹有大政文靖必造膝而請裁決以故 敬皇臨御十有八年夷夏清寧民物富庶雖唐之貞觀宋之慶曆不啻過也正德初自公去位邪佞引用法紀廢壞海內困弊盜賊蜂起傳曰邦之榮懷繫於所任一人之是邦之

杌隉繫於所任一人之非今以文靖觀之詎不
信哉

許進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也甫十歲通小戴記遂以
是經登成化二年進士擢監察御史出按甘肅
山東所至持風裁官吏豪右不法多自投劾去
下所司舉吏皆望風解印去四維[illegible]
請附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啓釁[illegible]
史強珍所劾直反譖奏珍逮下獄進[illegible]
直罪狀詔奪俸三月珍謫戍遼東[illegible]

經有道士以黃白術干之不用怨經乃誣首經不軌事於直直奏逮經百口下錦衣衛獄獄巳成　純皇恐冤之命法司復審衆皆惴避進具狀以聞即日詔誅道士于市且戒直緝事者勿再妄緝直愈怒曰令邏卒偵於門無所得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杖午門下幾死十八年滿三考遷山東按察副使明年監試有欲私貴臣子者執不從東昌一武官子懷金與儒生飲酒是夜被殺且匿其首有司疑生嚴訊誣服進察生弗類凶人私計必酒家所爲貧人得金必易物

乃徧閱商賈酒家以殺人之翼日買布數疋鞫之遂伏辜而得其首於空桑中云何坐高謹事逮赴詔獄　敬皇即位赦出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上備邊八事一曰恤邊軍二曰寬邊民三曰專主守四曰均輸納五曰復軍糧六曰便接遞七曰去無益八曰革冗官武邑王聰沐不法奏降爲庶人又劾鎮守中官石巖巖誣進擅用旗幟降知夔川府七年遷陝西按察使明年虜寇甘涼拜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初　文皇招降哈密封脫脫爲忠

順王羈縻番屬捍禦西戎後與吐魯番爲讎其
會阿黑麻遣將牙蘭襲據其城阻塞諸番貢路
兵部檄進伐之進曰以夷攻夷古之良策乃遣
辯士說罕東赤斤小列禿野乜克里等既許之
進乃與總兵彭清率所部及諸番兵乘夜大雪
攻哈密故城克之斬吐魯番數百級牙蘭遁走
城中人從亂者僅千人或請盡屠之以徼封侯
之賞進不可曰得城無人城誰與守邪乃請復
哈密語在馬文升傳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陳八事明年召爲戶部右侍郎時太原周

經爲尚書協恭合力大釐國計刑部主事鄭岳被逮進上疏申救彗見復上修省數事會推大臣或不恊輿議即正言人以爲侵官進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疏曰會議而乃默默耶十三年火篩寇宣大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諸軍事時平江伯陳銳出師無功進坐累免官其後諸臣薦疏屢上　毅皇即位起爲兵部右侍郎掌督團營未幾進尚書乃上疏請勸聖學戒逸遊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擅權嫉進每[illegible]與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中者爲非制矯旨[illegible]

致仕又以進嘗薦雍泰爲謬削爵爲民無何進感疾卒年七十有四及瑾誅詔復官贈太子太保諡襄毅所著有平番始末及奏議若干卷行於世子八人其知名者誥南京戶部尚書諡莊敏讚文淵閣大學士諡文簡論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論曰余聞許襄毅公雪夜平咎客事與裴晉公戡蔡無異也及事寧經略其地興繼滅絕存數十萬元元之命於乎仁哉史班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襄毅公之謂乎

王繼

王繼字述之祥符人也少治賈年二十八父瑄誤爲有司笞繼發憤始嚮學家人盡笑之繼晝入市治賈夜歸讀書久之御史涂謙來使河南試其文奇之補郡學生成化二年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命按山西時忻州定安王某霄縱繼疏於朝遣官按治竟置之法太原郭外有惡少守瓜圃見少婦抱孩過欲犯之婦怒罵惡少乃誣婦盜二大瓜又以平日所失瓜盡誣之繼魘婦日取二大瓜以償仍給留孩償平日失者惡少

喜亟取爪孩不能得繼叱之曰汝爲壯男子且弗能兼抱爪孩矧一屏婦乎惡少慚服高平富民牛氏子殺人賂其壻代死民婦某氏後姑誣以不孝二獄俱成繼辯其寃壻與婦俱得免牛氏子棄市擢陝西按察僉事督理屯政鎮守中官劉祥侵占塞下田繼上章劾之謫　裕陵司香邊民水利爲勢家奪者悉取還威惠並行豪右屏息轉固原兵備副使尋擢山西按察使先是有奏紫碧山産石膽可延年者　上遣中使採求經年不獲民甚苦之繼至令取小石于一

升以示中使怒曰汝敢以此搪塞邪石膽戲誶
古書何以謂無繼曰鳳凰麒麟皆古書所載今
果有之乎乃上疏白其妄事遂寢擢山西右布
政使弘治初福建江廣流賊剽刼拜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督兵往勦事寧轉兵部右侍郎尋改
戶部督理京儲秩滿進尚書嘗盤詰太倉得羨
金十餘萬故事尚書及同事中官分取至是有
爲言者繼倖許諾歸即草疏以進　上嘉悅賜
金綺一襲頃之閹人李廣事敗言官劾論交通
大臣某某請置之法　上以人衆悉宥之罪

早朝空班謝罪惟繼與馬文升不預　上益重之改南京刑部尋改兵部叅贊機務以疾卒于位年七十有一贈太子少保

論曰余與王公同里閈毎過其家門戸蕭然未嘗不嘆王公之賢也夫尚書官不卑矣歿未久而家貧若是世言王公之清操豈虚也哉彼美田宅以遺子孫者視王公何如也余早歲與其孫愷游數聞王公遺事是以得具論之

丘陵

丘陵字志高蘭陽人也宣德四年舉鄉試第一

明年授咸陽教諭遷平鄉知縣凡所施設不憚勞苦邑有漳水暴悍衝決數爲民害地卑且無城郭陵築城又築長堤數十里以障水民得播種堤上復植雜樹以固基土木之變民恃以無恐故至今目其堤曰丘公堤云山西歲饑流民入境陵拊循之給以閒田使食其力民歸之者千餘戸先是廟學傾圮陵撤而新之又爲諸生嚴立課程時加考閱其俊偉者則別館之日給薪米膏燭以朂其成邑之鄉社十二亦各立學擇師以教之於是絃誦之聲達乎閭里在邑數

年諸廢皆擧値家艱歸民攀留不得乃預計服
闋之日詣闕請復任從之又數年　景皇即位
以廷臣薦擢淮安知府天順四年陵入覲以政
績卓異特賜錦衣寶鏹仍命張宴禮部以示褒
勸累擢山西左布政使成化初李秉爲吏部尚
書執法不阿學士彭華從子求京秩不得憾秉
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誣劾陵坐逮乃上疏奏
辯事白彥莊免官陵亦致仕後二十年平鄉百
姓思之爲立碑出貲相事者如市淮民亦追念
相率設主於名賢祠歲時致祭焉又採諸善政

民誕撰遺惠集刻於郡中慶性清約未嘗有姬妾之奉好讀書老而不倦所著有嬰教聲律二十卷芸菴集三十卷藏于家子軨山西布政司左參政

高魁

高魁字文元新鄭人也事親甚謹與兄弟同居財貨盡以屬之不私一錢與人同事遇險難則以身任之孝友廉義著於鄉閭成化二十一年舉於鄉弘治間授金鄉知縣下車之日即與父老約曰令不困君財爲君揞擊強暴弗以苛政

撫治若能順令則治也父老皆諸魁乃刻厲節則自身始冬不必爐暑不必蓋飯不必肉一布袍終其任不易邑士大夫皆服其化賔客道其邑者知魁之爲民也亦不過望其館穀豪族巨家至相戒曰勿困其良弱以傷令心齊民非輸稅供役終歲不入城邑四境之内蓋訢訢然樂也時飛蝗食稼旁邑禾粟委地獨魁之邑無蝗父老相賀曰政之感也欲聞之當路魁曰不可雖古之循吏亦謂偶爾乎何德以致之竟不白正德二年擢工部主事既去百姓建祠祀之

三年魁督抽荊州商稅時逆瑾專政黷賄不如
意者輒禍及其家同輩求以自免者乃縮公課
以其嬴羨賂瑾致瑾悅人有以此諷魁者魁應
之曰公私之際忠邪之判也君子貴守道貴不
失已禍福之來付之命而已矣卒不縮稅私瑾
瑾亦不能害久之遷本司郎中管理薊州鐵冶
時政愈刻魁乃喟然曰執國紀律弘濟時艱古
聖賢會其際者也今也豈其時哉龍蛇之蟄以
之存身神也吾將行矣乃連疏乞歸 今上登
極詔進中憲大夫年七十八卒子尚賢舉鄉試

第一登進士督學山東仕至光祿寺卿所至俱有名蹟孫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拱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秉心易直確有執守夙夜惟以國事爲念自補儲至參鈞軸歷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君子比之李文靖云才舉人慱學有文其事二兄甚恭事無鉅細必請而行旦暮省候俛容曲禮無少怠其族屬亦尠有干法者中州家範之嚴咸稱高氏

胡瀛

胡瀛字孟登羅山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明敏

廉介初授浙江餘姚知縣是時日本夷來朝驛
動隣邑瀛備之堅益市瓦器實魚菜餅糗至即
人與之數器夷得飽殊驩已輒就道縣得無擾
歲饑盡發廪以賑猶弗給乃節量溫飽令饑民
傭食其家多所全活因奏免田租已賜之半復
爲請諸折所弗免者又許之時監儲督折銀急
甚瀛罷弗徵坐罰俸又弗徵其明年秋成始下
令民輸去年折銀皆競入且曰勿復累我侯也
民爭燭湖水利積年不決至集衆逞兵瀛乃爲
塘分其湖水均其灌溉爭遂解息瀛居數年以

發夫白如思[illegible]為立碑紀德服闋改武進尋擢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忤權貴謫興國同知遷本州知州復遷浙江按察僉事瀛自度與時不合遂致仕歸其在武進興國皆有惠政歷三地吏民俱為樹碑建祠子止呂柟榜進士仕至監察御史

論曰余聞蘭陽丘公新鄭高公羅山胡公守官無苞苴之入自奉無姬妾之娛蕭然如寒士退然如不勝衣至遇強禦則挺然不畏於識古所謂三不惑者非邪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十一

滕昭　耿裕　喬縉
李景繁　李愚　楊璡
李興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十一

東陂居士睦㮮著

滕昭

滕昭字自明黃州知府霄之子也正統六年以鄉舉授監察御史廵按順天福建俱有聲績天順初擢左僉都御史佐理院事踰年以憂去

純皇嗣位詔起復廵撫遼東昭謹斥堠嚴訓練備芻粟明賞罰凡數年虜不敢近塞昭乃上疏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斷武臣獨舍律用例以是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不

報成化二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
淮揚昭奏建吳二庶人宜移本城舊中書省居
之或安置有城池軍衛之所稍便出入亦聖王
罪人不孥之意也疏下禮部議不可遂止五年
召還復遣巡視福建上杭有紫雲臺者鄧茂
七之黨嘗據爲亂昭乃相其要害請立歸化縣
治未還改視蘇松而馬馱沙最繁盛寄治江陰
民苦往返昭復請分置靖江縣　上俱報可七
年拜兵部右侍郎復轉左侍郎時汪直管西廠
剌事僭橫日熾中外累足而立於是兵部尚書

項忠倡義草疏約九卿會劾詔罷西廠而御史戴縉久不得調乃言直所行皆公直不宜革罷於是 上復命直管西廠縉遂進用直既司廠事首發忠過廷鞫遂坐贓罷去語在李震傳昭亦以忠故致仕年五十九卒於家

論曰初汪直竊政時附離者不少而滕公賛項公劾直罷西廠豈見義不為無勇者耶及直以薦復用二公卒蒙搆陷自是九卿以下相繼被黜者百數人於戲自古閹豎之禍未有無黨助以成者戴縉之罪可勝誅哉

耿裕

耿裕字好問九疇中子也景泰五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爲文辭淳深有古風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初以父九疇爲右都御史復改翰林檢討無何九疇謀劾忠國公亨裕坐貶泗州判官亨敗召復檢討成化初預修 睿皇實錄成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歷遷國子祭酒時勳戚子弟幼者裕患其難教取所當習讀古今嘉言懿謨萃爲一編授之它日有獻於 上閱之嘉嘆累擢吏部尚書與大學士萬安不諧乃

造飛語中之遂改南京禮部尋改兵部參贊機
務弘治初召還爲禮部尚書裕丰姿凝重諳習
故實凡一時大禮皆從舉行得會通之宜是時
西夷貢奇獸或不由正途以勞民裕具疏論不
可遂止嘗知庚戌癸丑两科貢舉復改吏部尚
書裕銓選公明坦夷無物踰年加太子太保時
以乞恩傳奉授官者裕毎執不從奔競之風爲
之少息云卒贈太保謚文恪

論曰弘治間冢宰王端毅公謝政歸以文恪公
繼其任一遵端毅矩矱無少改易文恪在部數

年士吏多誦之史稱曹參代何爲相民有畫一之歌今觀文恪事頗相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文恪之謂乎

喬縉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也少頴敏學士薛瑄見而竒之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八年登進士尋以家艱歸服闋授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初漕由魚臺至臨清得洸汶泗沂四水其地復有泉百七十餘道會於四水而分流於漕渠爲牐凡三十有六設守津吏以司啓閉焉

役二百二十各有津老以時疏瀹然歲遠法弛
諸泉湮塞或爲豪強侵匿漕運屢屢告艱縉行
郡得湮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
百餘泉會於四水濟運大濟工部以贖奏與兵
部職方又二年遷員外郎弘治四年出補四川
布政司參議時馬湖府知府安鼇殺叙南衛千
戶曹明奏檄數下鼇賂當路獄久不具縉至一
訊即服未幾貴州苗蠻叛焚掠州縣命都御史
鄧廷瓚帥三省兵討之以縉督餉苗誅有文綺
寶鏹之賜久之縉不調仍坐治泉之故縉知有

然者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所著有性理解惑河南郡志及族譜若干卷

李景繁

李景繁字邦泰儀封人也幼而好學器度不群治朱氏詩成化五年舉進士授陝西三原知縣三原多大商鬻販淮揚間貲累數萬者昏喪千金景繁禁之使如制逋民歸者復其田廬死者給以棺居數年稍遷太僕寺丞改工部營繕主事二十三年遷虞衡員外郎尋轉都水郎中管漕河時漕塞自儀真入淮凡三百里舟膠不

行有詔命都御史暨郎中治景繁獨任之歲夫
八萬人初濬邵伯湖楊子橋三汊河廣昔六尺
次濬廣陵驛東廣倍於三汊次濬朴樹灣廣三
倍於初次濬儀真瓜洲二壩廣倍於朴樹者三
深於灣者各五景繁行瓜洲堤上見東南多沮
洳區閘上人此何所也曰江潮之匯也景繁導
之自古循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
流濟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開壩閘恣江
北走已即塞之天復大雨漕事成矣士人曰河
亢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

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纂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邇下令有司具土塈石潮至大決壩閘江水奔湧水聲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閘數日會大雨漕渠水瀰瀰褰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邳州將壞傍人震恐景繁又作石堤河不能爲害弘治中乃遷山西右參議理儲景繁行塞上十年而[illegible]闕擢四川右參政以疾乞致仕歸

論曰余聞國初[illegible]令淮汝泗沂之水以益濟漕不告涸後百餘年而泉源湮廢者過半矣

漕准資於河河水濁而易淤是以屢通屢塞至儀之治漕[illegible]惟人非計也拜[illegible]御[illegible]家漕[illegible]至決壩閘俾江水奔漕漕於是大利非見明執力不撓於群議其功豈易成邪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李公之謂也

李惪

李惪字克明蘭陽人也弱冠舉於鄉授澧州知州以禮讓諭俗不規規於簿書期會之間一郡蒸化之成化七年苗岡宣慰等土夷乘劉千斤之亂出没剽掠每過州境戒戢儕類勿有所犯

其愁歎嗟強暴類此州俗女子年踰三十始嫁愚
檄屬邑俱宜依期婚娶其貧不能舉亦宜設法
資貸一歲完聚者二千餘家巡撫都御史吳琛
聞之以束帛勞異懽外艱歸服闋改知晉州值
歲凶愚賑饑恤匱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誑愚
乃上疏其畧曰今 陛下致治之道至矣救災
之法密矣而水旱屢見者何也或者宮人未節
而天意有在於此未可知也臣聞男子生而願
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一有拂鬱則
憤懣之氣必干天和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矧

多於此者乎考之春秋傳曰大水者陰氣盛也若今歲雨水爲害或以陰氣使然耳嘗觀唐史太宗因旱出宫女三千人我朝 英宗皇帝即位之初亦出宫女三百七十人此其驗也伏望 陛下揆古人已行之蹟酌今日時制之宜稽察宫女年貌老弱量爲節减務使在内在外人人得所則陰陽氣和神人胥悦而天變可回水旱自彌是 陛下大造之仁徧浹海宇國家太平之福亦永保無疆矣疏入 純皇震怒逮繫京師已 上感悟詔釋愚出宫女五百餘人愚

既還職益自振勵會妖賊桑冲作亂愚以計擒之　上嘉其能特令榜諭後數年致仕歸子鉉内黃知縣愚卒六十餘年提學副使朱大器始祀於鄉賢祠

論曰昔漢嚴安徐樂上書言事頗寓規諷而史氏釆之究其終無它表見今李公愚之疏可謂嬰逆鱗矣視嚴徐孰爲難易又兩守僻郡咸有治績而世無知者亦可慨矣

楊璡

楊璡字用章祥符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刑

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璡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入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 聖明之世法令昭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牟都御史按部丹徒以索饌器不得誣以它事免官璡奏辯白擢南京監察御史郎中李諒以事謫靜寧知州持尚書黎淳陰事幸家人竊取公帑物淳不敢詰璡并劾

罷之給事中某等言事忤旨衆懼禍出叵測璡
疏救之曰諫官乃　天子耳目若以盡職獲譴
則天下事誰復敢言者是　陛下自塞其耳自
蔽其目也奏入　上悉宥之總制兩廣都御史
秦紘劾安遠侯柳景不法詔事勘實得旨景罷
紘亦致仕璡奏曰景之罪既明是紘之劾不謬
也今俱免者何也且紘忠實有大畧不宜擯棄
從之復起紘爲戸部尚書璡又奏建宗忠簡公
祠於丹徒如岳忠武杭州故事給卒守墓春秋
祀饗　上俱如所請云弘治初擢山東按察僉

尋以疾卒年四十九子嗣所著有玆齋藁數卷

李興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授冠縣知縣以憂去百姓遮道泣留起復改鄒平尋擢監察御史忠鯁敢言每上疏訣别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按陜西大振風紀所至姦盜屏息是時叅將郭鏞怙勢違法諸司皆畏之間有劾奏者鏞即令人刼於道并其奏章奪之興乃客疏罪狀請按誅之　上俞其奏興擒之戮于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其者嘗毆父父愬之官莫

敢有理者興廉知以討縛至階下杖死其它鋤
強戮暴皆類此布政韓其素與興不合及轉都
御史即撫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興逮至
京師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救[illegible]
畧曰邇者御史興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illegible]
毫無犯其有益於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
人蓋欲懲治奸頑初非有意挾私法當擬杖今
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世以為 陛下用刑
任情非以法豈不有累至仁至明之德耶可不
下貪官污吏強軍豪民所忌憚者惟御史[illegible]

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污豪強者無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 上薄其罪謫戍嶺表而興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西巡奏議嵩南野錄若干卷子尚當父興被謫論死三上章乞代及興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賓州學生中鄉試

論曰楊公好言事所上三疏乃除姦啓蔽進用正人一時中外肅然李公按陝時所至山嶽動搖至今吏民猶畏威懷德皆可謂不愧厥職矣視世之喜循默惡矯直者何可同日語哉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十二

劉悳　王嵩　曹鳳
王鴻儒　高鑑　柴昇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十二

東陂居士睦㮮著

劉忠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也父逵國子博士景泰初夢芝産左膝上寤而忠生有異質從博士授毛詩成化十年以儒士舉於鄉十四年登進士選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編修忠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茍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當事者亦力抑之在翰林久不調　敬皇嗣位詔修憲廟實録忠適制闋乃自家起就局元年春

上御經筵復命忠展書三年爲會試同考四年
八月實録成賜白金文綺進侍講十一年　皇
太子出閣命侍講讀十四年主南京鄉試明年
預修資治通鑑纂要成會又秩滿轉侍讀學士
毅皇即位進學士爲日講官是年復修　孝
廟實録以忠爲副總裁二年三月陞南京禮部
左侍郎故事南部秪置右侍郎一人時忠以日
講燕掌制誥有欲奪其任者陰諂逆瑾瑾方惡
忠講筵指斥近倖乃授意吏部改忠南部既行
京中口語籍籍吏部聞之五月以忠進尚書是

年冬復改吏部南部大宰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倪禮兒合規撫惻惻忠毅然持風裁越閱晉人革役者賄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者云慮千人即已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僚秩滿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人皆憚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忠罷考曰守巳乖於士論行事咈乎人心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五年二月召還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專理制誥七月忠兩引疾乞

休不許九月瑾誅詔以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參與機務未幾寧夏叛逆平以忠運籌有功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是
時政權在閹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忠臨政持
重申法同事者忌而擠永令其黨廖鵬來謁遇
以僕禮又却其餽忠畏叢怨構禍乃屢疏乞歸
俱賜温旨慰留六年二月命主考會試三月廷
試以忠為讀卷官頃之左右有指摘試録中訛
舛字以白　上上示李東陽東陽不敢對叩頭
捧録而出忠聞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可復遲

滿考即日復陳休致不許四月以展墓請詔
可特令乘傳既抵家疏再上始許致仕仍給廩
米月五石輿夫歲八人録一子爲中書舍人
今上嗣位臺諌屢薦不起詔遣行人詰廬存問
復廕一子爲中書舍人頃之又命有司時致問
焉二年七月以疾終贈太保諡文肅所著有野
亭集八卷行於世孫存恩以大理寺寺副出爲
周府右長史清嚴明敏臨事無少遜避君子謂
不愧祖德云

論曰余聞劉公平生慕趙清獻之爲人寡交接

愼取與在翰林踰三十年始拜學士正德初
上以青宮舊臣方被柄用公乃乞休疏凡十餘
上是時尠有知公意者及後同事諸寮俱以事
斥去人始服公之明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其文
肅公之謂乎

王嵩

王嵩字邦鎮汲縣人也成化十一年進士明年
授太湖知縣丁母憂服除再授青城[illegible]
治績以異徵拜監察御史[illegible]
初按遼左遼之[illegible]戎其間[illegible]

諸衞前按遼者多不至其地蒿盡歷之一時邊備爲之肅清繼按江右會巨盜楊九龍者聚嘯山林㠯千數吉安廼南俱爲騷動蒿處㠯方畧不踰時而盜就擒　上聞降璽書文綺旌之盜平又會時饑人多轉于死蒿曰救饑恤困勢不可緩若待取勘事無及矣廼令郡縣長吏即發廩賑之所活甚衆弘治四年蒿遷大理右寺丞進左右少卿指揮某母再㠯不孝告法凡再告者不復訊其犯稱究不已蒿疑其母與人通而疾其子又據律有父母誣告之欵遂駁之諸刑

曹皆笑以爲冊生　無駁者及復訊其母於囚棚下產一女翌旦衆朝聞之咸嘆服以爲不可無大理云內府匠申能格殺人法當抵命匠廼貿緣權貴得　上旨與之辨勘者欲希順　上意嵩獨不然廼言曰生殺予奪君上之權也奉公執法臣下之職也匠兇殺人甚慘若生者得以倖免死者何辜覆奏以爲不可　上從之繇是嵩名益著十一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其地武備久廢且兼鎮守貪暴嵩至頃革其弊而邊務始振後坐西虜來犯謫參議致仕

正德中逆瑾擅政求賂于嵩嵩弗從遂誣嵩往歲綏時侵尅官銀矯詔下獄籍其家而償仍戍于鄰嵩雖爲瑾所誣而怡然自處不以夷險易節後四年事白瑾棄市復嵩爵而所没之産仍命有司給焉年八十有四卒嵩生平重孝弟秋祀先之禮靡不誠慎兄三人事之甚恭所得祖産悉讓之

論曰余嘗覽張釋之對文帝馬驚乘輿盜竊玉環事未嘗不掩卷而嘆何也夫法者如衡之平不可以人主意獨而爲之重輕今觀邦鎮公容

廷尉時平反執奏與釋之所對奚異使用法者
皆若是則天下焉有寃民哉

曹鳳

曹鳳字鳴岐新蔡人也生之先一日母自外來
歸見火光如車輪當其前明日鳳乃生生而靈
異比就外傅畧加訓說即了大義甫冠舉子業
精粹尤以檢身歛心爲務時天台陳選督學中
州甚器重之曰曹生非他生儔也成化十七年
登進士除祁門知縣或謂鳳曰祁土浮俗僞健
訟當思以處之鳳曰若使我先逆民耶治

設機械不得則重刑將有誤擢決綱者卒不齊逆祁民凡訟至分下鄰長虛心考其成隱奸可詆莫逭其情然亦不深疾也在祁九年擢監察御史當　敬皇改元之初鳳持風紀崇論正議多所嘉納偶奏事失儀鴻臚糾舉　上特宥之謂左右曰此曹御史也好官當畧其細過五年命按江北潁上僉事某數譽不戢鳳將論之然僉事素善持人長短且嘗忤鳳而頼新蔡又甚避或謂鳳曰此易與謗階宜寛之鳳曰身爲風憲而避嫌不言必將挾私而傾善矣竟劾罷之

七年陞蘇州知府蘇富饒甲天下俗尚奢靡其
親死則多火之鳳下車首置義塚以畀貧者而
禁火葬定婚喪禮不得過制凡餞迎時序一切
務從儉素違者刑之政平訟理而當時各郡莫
不推先蘇州者十五年述職入京宰臣奏實天
下賢有司於禮部鳳與焉蓋異數云尋陞山西
左參政湖廣右布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延綏地方正德初召還京師而逆瑾用事瑾
在八黨中尤狡滑掌司禮監事人稱爲內相
縉紳入爲京官必重賄方免曰方曰千方[illegible]

金也干者千金也見則長跪稽首内相不爲禮
鳳弘治中所造士也不習諛阿禮又不知賂事
時　朝廷十日不御門或曰盍先謁内相鳳曰
未見　天子而先謁權宦耶不見瑾固含怒後
見瑾又長揖不拜瑾佯問入京幾日示見遲意
鳳曰十日瑾又言都御史知回院故耶鳳曰
聖恩也瑾復問何以報稱鳳曰都御史風憲官
振肅紀綱激揚淑慝耳瑾怒目揖鳳出鳳歸即
上疏乞休不報旬日再疏亦不報時瑾嚴勘天
下錢穀以中傷不附巳者勘官希瑾意言延綏

布糧浥爛過緣主者鳳適丁外艱所司奏鳳當守制瑾乃罷其官聽勘竟誣鳳償布五百疋粟千石立限繫家屬緩則將籍其家鳳乃盡鬻世産完報然瑾怒猶未觧也鳳積憤一日端坐無疾而卒明年瑾誅 朝廷遣官諭祭且給金營葬事鳳平生不畜姬媵不治生産宦游所歷之地吏民咸戴至今猶有過其宅墓而問且拜者其遺愛感人若此孫亨孝友廉直喜道人之善不啻若自己出嘗守兗爲東郡循吏第一繼藩臬俱有治蹟今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論曰端士不以俗易行貞臣不以勢奪守正德初逆瑾竊柄其勢焰赫赫嬰之者禍不旋踵而曹公入而不謝揖而不屈詞嚴義正欲潛消其邪謀當是時豈以死生得失爲念哉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若曹公者其近之矣

王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也少奇穎工楷書親屬爲府史從治文書時金城段堅知南陽府見鴻儒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一試大驚乃留居府中親授尚書文之鴻儒因言張生景純

爲學艱苦堅又招景純授以毛詩兩人咸資稟
良篤思致精密博通百氏而主本於六經成化
十九年鴻儒舉鄉試第一又四年景純舉第八
於是南陽人益服堅知人云後景純未仕而歿
二十三年鴻儒登進士爲工部郎中弘治間出
督晉陽學政表勵敦謹裁抑靡浮俗習爲之一
變臺臣屢薦於朝時　上勵精求治物色賢儁
一日諭劉大夏曰王鴻儒它日可大用大夏對
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　聖諭無何　敬皇
殂落鴻儒悲傷亦謝病歸正德四年起爲國子

□□瀕遜四月以父喪去位七年復起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尋陞少宰十四年晉南京戶部尚書會中閹專權政門頗雜鴻儒痛憂飲泣雖在貴顯如□尚論是年七月疽發於脇遂卒謚文莊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弟鴻漸字懋德鄉試復舉第一登進士累官山東右布政使所著有淯南集與凝齋集並傳南陽文獻之盛自王氏始

論曰王公操履清純學識該洽弟懋德亦馴雅多聞世稱宛郡二難良不虛矣

高鑑

高鑑字克明太康人也曾大父智官華除同爲副千戶永樂初謫戍信陽子孫遂家焉鑑年十一時與群兒戲釣于學宫池水上曰我釣鼇亦如此爾指揮劉宗異之舉于提學副使陳選收爲弟子員成化十一年舉進士授武選主事時崇王請置守備汝寧大司馬以信陽已置守備而汝寧重置難之集司屬議鑑進曰是不難移信陽守備置汝寧俾兼視信陽則事揔而官可不重置大司馬喜曰主事議便於是常引與[illegible]

畢[illegible]之曰我益友也鑑仕宦既閒時有所憤切乃言事忤中貴人中貴人注其名屏上卒以他事逮之調鎮遠府通判在鎮遠爲都御史錢鉞所重時時咨以邊務洞夷有相讐者使鑑輯之不服鑑乃夜徙居他山虛設供帳故所遲明往臥榻已碎鑑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弘治改元移山東青州明年遷鎮江同知嘗署郡事會日本使臣過以詩獻鑑和荅立就使臣俛首歎伏曰中國詩人也無何自鎮江遷夔州知府致仕歸年六十七卒鑑善談辯

曉音律有鐵溪集若干卷

論曰余聞大復何公云汝南雖代有顯仕而文物之開實自鐵溪公始及覽公所著篇什一二其風流蘊藉殆非近代所易得者余盖未嘗不嘆何公之知言也

柴昇

柴昇字公照南陽人也少受經於郡守段堅成化二十三年舉進士擢工科給事中弘治三年彗見東井詔求直言昇首疏十五事皆切中時弊　上嘉納明年山東河南大水復求時政得

失昇言四事　上亦從之七年詔建昌國公張
延齡第延齡　敬皇后同産弟也勢焰薰灼人
莫敢言昇上疏論止八年四川番僧領占竹貢
緣行取禮部御史諫不聽昇乃入奏大畧以恤
人言杜無益反覆乎孟軻韓愈之義亹亹幾萬
言　上讀之大悟即命停罷又疏止度僧徵畫
工咸切直語多不錄十三年改兵科適大同虜
逼昇乃劾平江伯銳玩寇殃民師久無功宜罷
之以勵邊士　上即罷銳偏裨以下各置之法
累擢廣東右布政使平十三村賊賜銀牌紵衣

復遷山東左布政使舟還荊襄先是州縣盛設
供帳以俟及昇至行李蕭然無異寒士觀者興
歎正德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已改陝
西時革總制三邊率聽制於昇昇紀律嚴明先
聲所至虜不敢犯歷陞吏部左侍郎會尚書被
逮昇攝部事凡病國蠹法者一切釐正之無何
陞南京禮部尚書復改兵部參贊機務以父喪
去位服闋改工部昇辭不允居數月復上疏請
老詔始從之仍給月廩輿夫乘傳還鄉歸八年
當　今上改元之初言官屢薦特加榮祿大夫

進官存問二年八月卒贈太子少保昇性至孝
嘗分祿養親及親歿前後廬墓六年哀毀踰禮
鄉人稱之
論曰柴公其古之遺直也其論事侃侃無所避
忌遭遇　敬皇明聖俱嘉采納見之施行可亦
幸矣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十三

李夢陽　何景明　崔銑
王廷相　何瑭　王尚絅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十三

東陂居士睦㮚著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其先扶溝人也國初徙居慶陽父正以阜平訓導補封丘王教授遂家大梁母高氏夢日墮懷中寤而生夢陽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弘治六年登進士授戸部主事是時海宇清寧部寺多暇諸薦紳先生雅事文墨夢陽與信陽何景明姑蘇徐禎卿鄠杜王九思濟南邊貢倡爲古文辭以變衰陋之習斷自秦

漢而止六代以下弗論也居久之轉員外郎時外戚壽寧侯張延齡怙寵驕縱人莫敢問夢陽乃應詔陳其二病三害六漸語稍侵　中宮詔下錦衣衛獄拷掠備加無所撓屈　敬皇一日御文華殿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處健對曰夢陽狂直不足深罪　上色變東陽不敢對遷乃從容言曰夢陽雖狂直然其心無他實欲効忠於　陛下上曰謝先生言是及獄具詔夢陽復職已而獨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大夏曰近稱李

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朕初
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曰輕莫若杖而釋之
汝知渠意乎大夏曰不知　上曰杖必送錦衣
衛渠拴關節杖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其
如朕殺諫臣何大夏曰　陛下此事即堯舜之
心也明年爲正德改元夢陽遷郎中逆瑾輩導
上鷹兎狗馬舞唱角牴漸廢萬機給事中劉
茝陶諧相繼奏劾不報於是户部尚書韓文每
退朝對屬吏輒泣下夢陽聞說之曰公大臣也
義同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諫臣有

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争事或可濟也文乃毅然改容曰善即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日文入客扣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踴躍從者文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及疏入

上遣司禮者八人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閣議持不肯下而王岳者八人中人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儕顧獨曰閣議是明日詔諸大臣諸大臣既入左掖徐徐行使吏部侍郎[illegible]

趨詰閣探動靜健曰事將濟矣諸公第持莫輕
下鏊至左順門閹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
謂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
衆懼莫敢出一語呑榮面文曰此舉本出自公
公云何文復陳諸閹罪狀榮曰疏備矣　上非
不知第欲寛之耳鏊乃前謂榮曰設　上不處
如何李榮曰鏊頸有鐵裹之邪敢壞國事文等
遂退是日群閹已窘業自求安置南京閣議猶
持不從而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群閹環哭

上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入司禮監而王岳李
榮皆竄死瑾知韓疏出夢陽手蓄憾不已矯旨
奪其官尋又黜徙等四十八人榜爲黨人然瑾
必欲殺夢陽以攄其憤明年羅織他事誣奏械
繫詔獄夢陽兄孟和及内弟左國玉者間徒從
謁脩撰康海及瑾嬖人姜達曲捄得免放歸大
梁四年瑾誅五年起夢陽江西提學副使敕許
舉聞重事夢陽振學造士外復時時大有更白
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而御史江萬實會按
江西與夢陽不合夢陽　萬實亦論劾

天子命大理卿燕忠往勘是時忌者咸欲擠入不測之淵獨少傅楊一清爲力解夢陽遂獲末減語在景明傳初宸濠懷逆招致文學之士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厚利否則威劫之知夢陽不可撼佯下之而布政使鄭岳適爲濠所陷夢陽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夢陽傾之也及濠敗辭連夢陽賴刑部尚書林俊奏辯始白　今上即位都御史王廷相學士霍韜及知者相繼論薦竟不用嘉靖十年迎駕京口還遂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有賦頌樂府古今詩三十

六卷書疏碑誌記序雜文二十七卷空同子八篇行於世子枝舉進士爲南京工部主事左遷海州同知才藻宏麗千言立就有父風云

論曰文豈易言哉班固自叙惟稱司馬遷相如而已即雄誼向歆之屬亦所不論唐三百年僅得昌黎柳州二子宋自歐陽子後有王曾蘇氏父子嗟乎代不數人茲不謂之難哉　明興金華宋公景濂王公子充青田劉公伯溫姑蘇高公季迪遭際昌辰秉筆蘭署鋪揚鴻業黻黼皇猷猗歟盛哉永宣之際則有楊文貞文敏

化以來則有李賓之謝鳴治各擅一時之譽雖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靡要亦習俗使然也弘治間北郡李公獻吉與何徐諸公始變文體力追元古務去近代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擬漢魏兼法盛唐海內學士大夫翕然趨之誠一代之宗工也後雖有作弗可尚已始公還自江西與先大父豫齋府君談經権藝至相密也余時以童年獲侍輒蒙國器之許嗟嗟乃今齒踰不惑而貿貿無聞也緬憶疇昔之遇可勝愧哉

何景明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生有異質八歲即能詩年十二以父任臨洮驛丞乃隨侍臨洮臨洮守李紀者聞其奇召至門下甚器重為延師授春秋亡何即善說春秋歸又授尚書於兄景韶所甫數月即以尚書舉鄉試第三時年十五也諸王公大人以其少而雋爭迎致一見候車日數十乘所過觀者如堵明年會試以文多忤字不第入太學卒業歸則祭酒林瀚賦詩贈之踰歲為弘治十五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與邊李輩工古文辭皆相振勵而且尚節義鄙榮利並

有國士之風焉夢陽又駁發與景明齊名海內操觚之士皆宗尚之稱李何云十八年五月景明奉　敬皇哀詔下雲南雲南君長及中貴人咸請題咏比還饋遺犀象珠貝悉謝不受是時逆瑾用事景明移書許進言宜自抓立以抑瑾權瑾聞而銜之景明乃謝病歸後竟坐免官正德四年瑾誅李東陽薦復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制勑房經筵官夢陽遭江西之訟衆多媒孽其短勢洶洶欲擠陷重辟景明又移書楊一清爭之始得白五年東陽引疾乞休會有兵事景明

又援古大臣義爲書讓之三書義咸高語多不録九年正月乾清宮災景明應詔陳時政乃言人事不脩天變將復作且詆義子宦官語頗激切不報是時四方學士咸願識景明車馬塡門巷錢寧亦欲交驩景明持古畫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汚屢請卒不許㢠御史客死京邸權倖廖鵬者贈之以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汚之邪遂自出金賻之十二年進吏部驗封司員外郎仍直内閣明年遷陜西提學副使以經術世務教諸士其規約尚嚴志在崇

本起弊士初稍不堪久之幡然興起自是士習文體爲之一變云十六年病歸卒于家所著雍大記三十卷何子十二篇詩樂府書疏騷賦序記銘贊雜文二十六卷傳于世子立德安府同知孫洛文翰林庶吉士有儁才能世其家學

論曰何公有經世之才所歷皆散地未獲一展厥藴嘗著十二論以見志於戲古之才士詞臣如虞卿王符之類不能致用於時而恒託之論述亦可悲矣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凫安陽人也父陞叅政應
謹有聞母李淑人之娠也芝産門閾及月孳蛟
龍竄而銑生啼聲洪亮風骨岐嶷見者異之十
歲從父延安授四書毛詩明年從諸儒官講太
極圖通周易弘治十一年舉于鄉入太學與三
原秦偉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冦天叙林慮馬卿
同邑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
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爲師十八年舉進士改
庶吉士正德二年授翰林編修預校　敬皇實
録三年命試爲同考宰執欲私其子以託銑銑

不可宰執惡之會逆瑾竊政銑見瑾又不屈瑾
怒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輕
薄如崔銑太甚欲重罪之綵不可是歲實録成
瑾僞傳 上旨史臣未練政體各加俸一級調
部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主事五年瑾誅召還
史職踰年會試再爲同考時輔臣治文藝銑上
書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
末懇懇千餘言九年掌廷試卷充經筵展書會
講官有他故即代之明年御史王廷相下獄瀕
死亟請執政力捄出之十一年經筵講說命啓

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豫時權倖錢寧廖鵬在側大衡之冬歷三考轉侍讀十二年春罷經筵引疾求去不許二月復爲會試同考事竣懇請而歸是年作後渠書屋葺耕授徒刪定二程遺書作郡志未幾罹母艱三年食粗異寢　今上即位輔臣諫官交薦起修　武廟實録兼侍經筵二年講論語開陳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相顧曰吾輩得師矣銑開誠心崇正義明條教嚴祀事正文體奬雋彥警輕惰禁遊戲清廩餘葺黌耗日衣冠坐

東堂諸生朝夕問難銑嚮答不倦周貧佚老問
疾賻喪士林大悅三年議大禮銑抗疏勸　上
勤聖學辨忠邪以囬天變自分必被逮已而報
休銑曰天恩蕩覆見老親幸矣諸生愕然如失
怙恃設帳爲文贈曰忠孝兩全出處中道銑行
不役一夫囊中無江南一物惟携古書數篋耳
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又千餘
人群拜潸然涕下銑乘醉登舟歌曰故園菽水
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歸見父陞愉愉如也
日讀書洹上折衷群言明年丧内不復娶四方

學者雲集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令之異言也然則心當何功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秖以抗名華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刪良能而不挈非斷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邇言不知可以出令

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矣傑訓服義可以從戎
矣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背弗率懈矣
衰毀更甚既襯著松窗寤言中庸允禎大學全
文又著士冀政議中說考文苑春秋十八年春
立 皇太子 上慎選宮寮起銑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
署戶部 象清耗蠹弊無何入賀 萬壽聖節部
例公贐悉拒不受時有風霾之變銑自劾得旨
慰留冬過家疾作杜門調攝著讀易餘言已病
瘳不克南行議乞休未果遂卒年六十四贈禮

鄴齋書謚文敘

論曰　明興承金元之後為文者多襲陋沿萎崔公戀之所為文務反近代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奧衍閎深縉紳先生多宗之以居洹上故[illegible]洹詞云余弱冠時崔公方盛每見所譔述[illegible]之士爭相傳錄余時時亦竊取誦習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假令文敏而在雖為之執鞭可也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歷

庶吉士又三年拜兵科給事中歷陳時政不避
危忌謫亳州判官正德四年遷高淳令尋擢監
察御史會關中盜起命廷相按理因奏潼關乃
三秦要地宜設兵備控治群盜可不攻而自彌
矣詔從之盜亦潰散鎮守太監廖鑾方煽虐關
中廷相因事禁革鑾銜之及改督學畿輔中官
劉王輩納賄囑事廷相焚其書于庭劉王輩方
共計陷適鑾誣奏入因力構之遂下廷相詔獄
謫贛榆縣丞累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俱督學
政廷相乃敦士節振萎習諸生皆翕然化之嘉

苛改元擢湖廣按察使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以母憂歸制闋起右副都御史巡撫蜀中已何沙保向汛倡亂廷相率兵剿平捷奏擢兵部右侍郎尋轉左侍郎九年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奏革內外守備監局料豉役占諸弊召還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廷相申憲綱振武備前後條陳便宜凡若干疏　上皆允行十五年秋滿加太子少保四月從祀山陵賜飛魚衣十八年　上幸承天廷相具疏懇留不許即命扈從時承召閣沿途

勞貴狀廷相以直對裁省甚多行在蒲三考加
太子太保復賜玉帶廐馬知眷日隆將大用焉
而翊國公勛諸不法事覺詔捕勛下獄大學士
夏言素忌廷相遂陰以勛事中之給事中劉繪
上疏申救言擠陷益力竟坐免廷相既罷歸葛
巾對服不入公府臺諫吏部屢薦不起二十三
年九月以疾卒所著禮樂雜論四十三篇夏小
正解十二篇雅述慎言十五篇古近體詩辭賦
樂府二十卷序記銘賛述對辨考書策答問碑
志雜文奏議三十一卷

論曰弘治間獻吉仲默子衡仲鳧京師號曰四
傑彼三公者俱以言忤時貴人坎壈窮困終其
身而王公雖遭擯折卒以忠誠觸主歷事三
朝表正有位風節至今凛凛不衰其所論著數
十萬言考據精覈構思宏雅且見之用若公亦
不謂不遇矣

何瑭

何瑭字粹夫河內人也弘治十四年舉鄉試第
一明年爲壬戌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又三
年授編修喜讀書不爲章句每下筆飄詠至野

月不遑儘櫛其精志如此　毅皇即位璉上疏
職議其畧曰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
事國朝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
法古意也如　皇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付史館　文皇時王直以右庶子兼記註
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録之以備纂述自是
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
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伏望勅令修
撰等臣番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
列大政之因革弛張大臣之陟降進退皆令據

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以簡牘之尾書曰某官某人藏之匱櫝以待他日論述擇取庶上則聖君賢相嘉訓懿謨不至沉淪下則憸夫小人畏懼謹戒罔敢放恣是 朝廷無虛設之官人臣免素飡之愧矣不報明年預修 敬皇實録三年爲會試同考實録成遷修撰是時逆瑾專政諸公卿入見皆跪獨瑭不屈瑾不悦瑭出遂上疏乞休許之瑾誅復史職六年四方賊起瑭上弭盗三事八年直經筵進諫忤旨出補開州同知遷東昌同知尋乞歸乃卜居邑之南村

四方從學者甚衆瑭以大學條領立為訓格定
解經旨常曰汝輩但務此以充涵養則進取何
難十六年春父卒瑭輟講哀毀骨立　今上即
位之二年起為山東提學副使以憂不赴明年
除浙江提學遷南京太常寺少卿兼署南京翰
林院事六年夏進本寺卿秋七月復轉南京工
部右侍郎奏革神帛堂暨九庫羨餘機戶夫役
絲料省金數萬會尊親禮成推恩贈父為右侍
郎封母為太淑人是年改工部右侍郎尋改吏
部以官民財用空虛之故著論八篇踰年改禮

部右侍郎以疾請告御史毛鳳韶疏瑭敦朴正
大允宜邦禮改命在京調理已而遷南京右都
御史瑭辭請益力始許致仕兵部尚書王廷相
又薦瑭道純行修通達世務與之咨論政事據
經按史檢括參合不迂不執卓有劑量且於天
下之物澹然無欲自一身之外視之漠然雖衣
冠裳履具飾而已即此一行可以滌清濁俗激
勵貪鄙況所學可以裨佐治理乎此通經學古
謀謨廟堂之臣也使其進用供職必能竭忠盡
節以弘道化如有失身僨事之咎當罪連坐以

杰失岩疏入　上方召用會母卒璐先有足疾
至是祖跣重傷至瘵坐立二十二年九月晦日
卒卒之前三日有星霣於郡西年七十歲　上
聞訃悼惜賜祭葬録孫懿爲國子生所著有陰
陽律吕儒學管見三卷家訓家譜二卷詩文集
十卷行於世

論曰何公守身之潔一介不取蹈道之堅百折
不回非聖門所謂狷者乎使其鵠立臺端多歷
年所必上能明　朝廷之法紀下能起天下之
頹習然不幸一麾遠出偃蹇白首卒不能一信

其志悲夫

王尚絅

王尚絅字錦夫郟縣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兵部職方司主事明年罹父憂正德三年調吏部稽勲四年陞驗封員外郎尋遷稽勲郎中尚絅在即署清明藻鑒臧否人物賢者自賢不得而奪其美不肖者即譽不得而蔽其能其大有裨於銓衡也類此七年出補山西布政司左參政尚絅以大母李母聶俱衰老不能迎養乃引疾還十三年以原官調四川尚絅以選部擬不

起安遠德門以[illegible]衛視覽世一塵不[illegible]

乘騎出游入[illegible]谷山或及暮而返或數日乃歸

人亦不之測亦莫之知也又開湯瞬洞以澄清

神思構[illegible]亭以遺除世慮築讀書臺以尚友

古人游心於天地萬物之表而莫之與競也尚

綱歸十有七年其知而薦者累二十餘疏嘉靖

初　上搜訪遺逸復除陝西左參政尚綱不得

已而往再遷浙江右布政使逾年卒於官年五

十四有集十二卷刻於家尚綱既卒撫按乃建

祠於蒼山之麓以祀之子同海州知州

論曰余聞蒼谷公貞孝恬退之志老而不渝郡人至今猶誦其德及覽遺文益信嗟乎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于社者其斯人歟其斯人歟

皇明中州人物志目錄

卷之十四

孟洋　馬卿　田汝耔

張士隆　王相

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十四

東陂居士睦㮮著

孟洋

孟洋字望之信陽人也弘治十八年進士為行人時内弟何景明方有俊名與其友李王崔田輩相切劘為文章揚搉風雅以相振發京師稱十才子云已而洋選為御史即抗疏劾大學士梁儲靳貴　上怒下詔獄謫桂林儒學教授天下皆高洋之節而諸子者亦各以氣節自著不獨稱才已也洋由桂林稍遷汶上知縣嘉興同

知擢湖廣按察僉事持憲專決恥唯唯恭遜意少拂弃其官而歸嘉靖初以臺臣薦起山東僉事歷陞陜西叅政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寧夏尋改督儲洋在南京一日聞母病即觧印還或以職守難之洋曰吾安能顧此耶已就道而寮友有不及知者中途改總理河道復値郊恩貤封洋乃躬捧冠帔至家踰四旬而母殁服闋拜南京大理卿無何病卒所著有有涯集十七卷刻於家

馬卿

馬卿字敬臣林慮人也父圖沁州知州卿少而穎敏甫十年圖示以經書大旨即曉析已摘文清峻弘治初年十七舉鄉試兩試春官不利卒業太學時臨清王佐以貢至卿察其博覽有行遂及張士隆田汝耔輩講易于王氏十八年會試中式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卿荅曰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移於廠衛蓋切中時弊賜三甲進士大學士劉健覆閱卷奇之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戶科給事中六年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主考學士靳貴奴

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主考劉忠驗號一人中式比塡榜黜之曰用戒賄貨者已出院卿疏請寃之竟坐奴罪一舉子支吏貴大愧恨吏部遂以卿爲大名知府是時薊盜大亂大名乃年達之途戎馬充斥又值凶歲卿至郡脩城浚池礪器募兵以令陳智教諭陳烱爲總領親閱能否大彰賞罰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勿入郡中卿復請留運米若干斛捄荒得報自散之無餘侍郎王某掌賑濟怒卿之專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

涜乃更稱其才初遜東齋杲自御史傳升僉都
御史巳除名潛居京師厚賂閹永求復官擒賊
永諷諫官薦之卿適在工科同官有及之者卿
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駑如卿者可也㦲
內可復令濵壞之耶巳而傳旨復杲僉都御史
巡撫真定并討群盜杲必欲中卿以危法至大
名摘疵索瘢威脅語侵卿不爲動亦無從得間
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卿謂必得印信公移乃敢
發卒如請十年進浙江按察副使溫處兵備孝
豐湯氏作亂莫克平者卿至上議曰湯氏自知

罪大不赦弗一日而忘死則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之今糧差不及孝豐湯之故也豪右名曰譬之寇欲存之以便巳況法弛綱頹民畏湯如虎而恥官如羊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險狹如鼠鬭穴若未蔽翳可以設伏彼安居以待我竭力以攻或遭連雨勢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illegible]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刼素雖桀驁矣[illegible]則可威收召豪傑引結讐家明示利害[illegible]則可用

樹於言詭降械諜詐我威既振彼思自脫
離出彼之所忌也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
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已定矣時不能用明年
改山西提學僉事政晉國發喪而葬妖民張鉞
欲乘虛取會城張旂異號卿先知之有備鉞不
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為鉞黨所攻幾不免乃
大索賊急將多戮卿又從容開釋無辜者甚衆
嘉靖二年進浙江右布政使中官張志聰與勘
造幣于杭自擅權利又縱行頭色料既不中程
而徵金以逋十年不訖工卿蒞之乃與御史監

珠協之裁抑橄杭守查仲道以平價易色料於商他無與也中官奏卿及仲道抗違新命凌怨欽差有詔逮卿及仲道下詔獄治卿及仲道各認爲巳罪珠疏救卿謫鶴慶知府珠仲道亦坐降調卿歸省親會友飲燕[illegible]道知州圖餞別笑語之曰丈夫志在萬里如雲南直殿堂與耳至滇見鎮守中官不荅禮卿立而言曰吾不過遡繫而巳矣中官改容謝過鶴慶民樸而士少文卿推誠布化抹撥煩苛均徭平賦通道水利漾西至登和地亢而藉潤桔槔挹濟詢之土人

云禮麗江可跳而灌之然其境民私之而壅其流卵乃移文麗江委官作漾江堰高丈許潤如之沿江鑿渠深潤幾丈旬日而就暇則教誨生徒講授大學中庸又諭之以文曰古之學者首之六藝近事也繼之六行崇本也至六德考厥成矣今習課試之文科第爲志官祿爲功及幸一第筌蹄盡廢名曰舉業之弊綴砌爲文借偶爲詩拾古人之餘敝一生之力不足以覆瓿名曰詩文之弊晚宋陋儒浚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圈不反身心但求毫楮今又齊其糟粕以自迷

旨曰理學之弊宋之四子翊道之功大矣造詣深矣乃有入室操戈之徒訾張詆邵右陸左朱肆怪僻以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不憾焉者也或有已則不學專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爲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何患而不至舉業資也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也又令行鄉約郡人化之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厲色曰大夫不死國而死家者何麗江土官木公之妻朝文之女兵衆畏其兵悍視其順逆爲從違卿約會兵[illegible]

上告之曰汝兵誠精然賴累朝恩命而然汝叛
朝廷兵不能叛汝耶汝受厚恩而忘之兵受
汝恩與汝之受　朝廷者厚薄不待較一旦反
噬何難麗江人欲得汝之處者何限顧畏　朝
廷威鎮之且朝文不有其君與其兄何有於戚
即事成容能處汝下乎君乃北面而事之乎木
公感泣出兵二千往援會城滇人曰麗江兵故
難調也由是二曾失助尾解矣七年正月遷雲
南布政司參政再遷按察使委看平蠻功過當
實當道器之御史劉臬薦卿宜亟召還貳六部

賛國大猷巡撫大同蔡天祐薦卿自代謂卿氣量可以消反覆才畧可以理紛結不報明年轉福建右布政使尋進南京太僕寺卿丁外艱十六年服除起光祿寺卿遂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地方卿至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謂復海運開濟汶卿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乃疏黄河故道而固隄毋令走洩未幾漕利　上錫白金綵段奏除淮揚軍餘無田子粒凡若干兩又請餘鹽幷鈔關銀賑濟僅畢事而卒年五十有八

田汝耔

田汝耔字勤父祥符人也慱聞喜經學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授行人尋拜給事中是時權閹竊政朝紀乖紊官惟附權潤已汝耔挺立其間絕請謁雅好何舍人景明每兩人浮白吟詩慨時自憤曰引裾請劒者固丈夫許國爾顧事不當其會而情不中其款雖殺身無益益彰主過耳頃之值端揆虛位爭進者日諠於朝汝耔上疏言當用大臣以忠諫去位者如韓文等遭旨斥之又劾武帥時源恃功溼縱遂遷江西提學僉

事江西乃文獻之地士多易直不尚請託提學
官校試列第不合素所評輒出辯詰往宦之者
先陰訪衆議參以令試者列其名汝籽惟據試
文雅好秦漢諸家書以舉業譽者汝籽病其腐
置下列嘗遵勑薦知府伍文定同知曹琥等四
人學官十二人及退居御史宋景逸士某劾知
縣及學官不職者十餘人憲臣及僚儕惡其侵
官乃共升謗嘗考官時南臺劾之調山西方謗
起共欲擠陷然止言其乖方他無可摘者古所
謂因貶見褒者歟自山西遷湖廣副使皆理學

訟清屯田修水利推庾儲事靡不飭前後休疏
三上乃得請時年四十五既還沐力田養母杜
門讀書誦聲琅琅聞戶外病六經庸學傳注紛
如靡統字稱何品思輯成一家之說僅畢周易
纂註而已弟汝楙兵部司務以詩名有集若干
卷
論曰夫給事中御史乃　朝廷風紀之司耳目
之寄也孟公輩剛方不撓搏擊貴要其猶太阿
莫邪之銳使人畏而莫敢攖也以是不能安其
位嘉靖間廷臣屢薦　上意方嚮用而三公相

繼物故悲夫悲夫三公雖不獲竟其才猷然各有著述亦足以自慰矣

張士隆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也性警敏書再經目不忘古人奇文輿旨覽即通解弘治八年中鄉試又三年喪父制闋奉母携弟妹卒業太學明年試又不利與三原馬理集友講學士隆獨持議曰諸君日端默戢戢可謂能閑其心矣要須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合外内之道也十八年士隆舉進士授廣平推

官治尚明嚴吏民畏之正德七年拜監察御史
朝臣各立從或託門生或以鄉里故知附大臣
大臣亦利其償事而飾巳私也士隆惡之光祿
卿李良藥導少師劉健甚謹健喜愛良由是得
美遷又以女字健之孫健以直諫爲劉瑾所逐
良詐言女死乃他適士隆上疏劾良且曰使今
大臣知彼小人終必相負盡早絕之而遑遑乎
延正人也良竟坐罷去八年巡察河東鹽法運
使劉瑜貪而善交權貴士隆劾罷之革豪右嚴
取贏均支給鹽政大振暇則建正學書院聚徒

授經又鑿青石槽開芸津皆為大得民甚便之
九年正月乾清宮災士隆諫曰陛下前有逆瑾
之橫後遭逆盜之亂既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
寵狎匪人寶戎服於禁中廣干戈于臥內徹夜
燕遊外見煙燎內廷大興土木權豪競尚華侈
親信內臣取償于外又加宦特等名進貢織造
寵倖科官縱極鄙猥無聞使之巡撫納銀指揮
授之政事盜伏而屢發民竭而兵罷守法御史
如劉天和則就逮張璞則死詔獄閭閻之苦禍
機之蓄莫不知也今宜痛懲前非更宜克儉遵

淵守朝親政講官說經師保論道究精一之傳考興王之故以表率天下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獪之群伎廁細旃之樂孰與邊徼凶危之隊不報明年巡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酗酒作威大捉其財物黃挺二曰上所賜有拒命者杖殺之無論自都御史以下皆不敢禁士隆又之且列其贓若干十一年還守道事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毆門子死潛回京師之雲南守臣移文逮之甚急乃出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賄二隸竊取淮上丐者斃之二隸告

順死勘實給文歸巳三年矣士隆閱案疑之密
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士民大悅時錢
寧大有寵賜姓朱而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
堂爲兄鎮守河南鵬凶殘積金如山既敗又以
鑾爲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用事鵬復謀入錦
衣理事傾財納結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
或至旦士隆率諸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鑾往兄
甫罷而弟嗣任鵬内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
毒河南以起内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　朝廷
陝西省亦有何辜而受百害

邢鵬益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爲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鳳鳴素事逆瑾致富又凶愎當案者即遜去累年不決都御史彭澤以獄付士隆及許御史完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寀以其妻女往要之寀受鳳鳴賂爲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七閱月士隆謫晉州判完謫定州士隆既之晉州教民耕桑如齊民要術之法歲果倍入民用殷富是年滹水決數縣咸災士隆奉臺檄往塞之績成遷知州　今上即位誅寀奸宄伸雪冤抑士隆

復御史所司忌士隆才擬遷知府太宰石珤曰
凡官居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猶以淺
資拘常調是使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也何以勸
爲乃得漢中兵備副使其地居終南太白間西
南連蜀東接鄖襄山巒叢羅立山中長廣數千
里有良田沃陂長林茂竹支種樹藝逋逃者往
往據以爲業伐竹鑄鐵官彌滿則吞併弱小藏姦
盜伺便出掠又好報讐殺人急則生變　朝廷
特置都御史鎮之士隸郡首按軍官殛貪用良
賊有千人至三閩仲緒四爲患官不敢捕

所在皆立緝識急則按圖覓同賊主士隆君主
諭之曰汝能擒賊即汝功吾賞君重否則吾罪
軍焚山汝等與存者幾何矣皆叩頭曰幸公活
我願効驅使居數日各獻賊上隆又取諸賊主惜
惡者十餘家械滅之遂大安乃堰響水灘溉田千
畝立隄防溢又修雲霧水未成而卒年五十有
一

王相

王相字夢弼光山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沭陽
知縣值歲荒相設法賑捄全活者甚衆陞秩滿拜

[illegible]史巡按山東訪除民蠹擿伏如神[illegible]至臨淸[illegible]臣官爲惡者數輩悉付於法權倖震懾及還朝又劾錢寧江彬威柔益著無何乃竟羅陷被逮謫高郵州判官卒相懌聞有精鑒初少師張璁以落第候除相遇於逆旅之舍見其貌奇之謂璁曰子它日公輔之器願少需勿輕就也璁曰我橐金罄不能還相曰計費幾何璁曰約得三十金足矣相即如數貽之俾歸俟時後數年璁果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初議大禮璁所言 上多采納累進大學士乃 疏

相以忠鯁權誣宜有恤典詔贈光禄寺少卿
諭曰張公正色昌言首排權倖逮繫瀕危王公
亦以糾彈爲群小所陷二公忠誠慷慨即古之
節士亦何加焉傳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其二
公之志乎

[illegible]之禮如　太[illegible]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録

卷之十五

張衍瑞　張原明　劉校

李惠　許逵　李情

王晛　馬録　時植

王邦直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十五

東陂居士睦㮮著

張衍瑞

張衍瑞字元承汲縣人也祖傑監察御史父繼淵廣左參政衍瑞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明年爲正德改元授清豐知縣以勸學執法爲逆瑾所惡矯旨下詔獄楚毒備至瀕於死者數矣瑾誅赦出歷陞吏部文選司郎中十四年　毅皇自揄林還復欲南狩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留不聽江彬輩又從史部以三月

壬子駕出衍瑞曰即畏罪不言寧不爲 宗廟
朝廷[illegible]乎乃抗疏率同官六七輩赴闕上之大
畧言巡游費財動衆寓縣騷然而隱憂伏禍且
不可測 上亦不許明日諸曹屬各又上疏諫
前後百有七人詞益亟切 上怒罰跽門五日
而京師忽風霾晝晦禁內海子水溢高四尺許
橋下七鐵柱折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爲
變之明驗乃肉袒戟刃于胷以死諫 上大驚
詔諸言事者各杖三十倡之者謫外衍瑞得平
陽府同知 今上即位召復原秩尋擢太常寺

少卿踰年卒於是言官疏衍瑞負性忠直兩遭困厄宜加褒恤以勵臣工詔可贈太僕寺卿仍賜祭葬廕子先是衍瑞同邑人劉珏以貢士任刑部照磨亦以諫止南巡杖卒贈刑部主事

張原明

張原明字孟復儀封人也正德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郎中清嚴明慎江彬錢寧嘗以事請謁原明悉峻却彬寧銜之十四年　毅皇南巡衆情洶洶懼變於是原明與郎中陸俸等合疏入諫意指近倖蠱惑　上怒罰跽門五日杖

三十奪俸六月及彬寧事敗原明補四川按察副使　今上嗣位旌其忠原明特加正三品俸尋陞甘肅行太僕卿布衣張紳獻書闕下言原明李時董玘韋宜屬以軍國大事不報後數年原明累遷陜西左布政使以疾乞休詔進光祿寺卿孫鹵舉進士嘗尹高平有卓異之蹟擢禮科給事中累遷吏科左給事中所上數十疏皆切中時弊雖批逆鱗弗討也

劉校

劉校字宗夏鄜城人也幼篤殼稍長嘗學無閒

蚤夜以孝友忠義自勵母安人訓之嚴甚意少拂必跪請移時乃已處弟栻朴于私蔵一日奴留牙筯一束于寢驚曰此離析漸也笞出之正德六年舉進士明年授刑部主事迎父就養京邸至定州卒校即跣奔抱屍一哀而絕已稍蘇視面目有塵餂拭之奉其喪歸葬服闋仍補主事校在刑部决獄明允不以上官之意向改法上官雖弗說亦不能軒輕也十四年　毅皇南巡校與郎中倖原明輩進諫語切直于諱　上怒罰跽門五日巳復杖之奪俸六月越二日校

卒是爲四月辛酉也年四十有三初僚友具疏
草于元妻年十一侍側闕之校叱曰遠之豈汝
所知及跪或有憂色校朗誦文忠烈留取丹心
照汗青之句聞者悚然及杖將斃乃仰天大謼
以不及見母爲恨且顧元妻曰善繼我志善事
若大母與母元妻痛苦號誶復張目叱之曰若
讀書固不多豈不知事君能致其身邪語畢而
逝　今上即位追奬諫者校贈奉議大夫尚寶
寺卿遣官諭祭於家録元妻爲國子生

李惠

李惠字德卿祥符人兵部尚書鉞之子也鉞嘗總制三邊有治績卒謚恭簡惠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值 車駕南狩惠抗疏諫止 上怒廷杖卒嘉靖初贈監察御史子弁以蔭仕至姚安知府

論曰正德末錢寧江彬濁亂朝紀導 上遊畋而寧庶人潛蓄異謀厚結近侍伺 上南巡請幸其國盛飾苑囿器玩備供御果中則挾主威而令天下一旦大位可圖也張公輩知駕出必危故合詞入諫雖被譴責 上亦不果行庶人

計既沮反跡益彰遂稱兵南向旋即就戮於戲諫者或死或不死其志一也書所稱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張公輩之謂乎

許逵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樂陵知縣以靖寇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尋進江西副使會寧庶人宸濠謀逆横斂剥民王府人暴甚白晝市殺人奪人財産諸守臣皆畏禍遜避或陰附之逵獨縶縛其黨禁抑不少假濠深憾思欲殺之宦者劉吉曰逵一人不足計乃與南昌

人劉養正王春爲濠畫策曰如欲舉大事請先復故護衛幸許吾有兵矣其它以次圖之濠悅是時　天子嬖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使使持重貨賂兩人兩人又爲賂兵部內閣遂得旨准復護衛濠見計遂爲謀反滋甚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才藝之士若干人爲衣食居處諸司頗覺然不敢言也無何餘姚孫燧以都御史巡撫江西逵屛左右告之燧曰爲之柰何逵曰宜先發後聞耳燧曰未可其善圖之俾潛消逆謀也逵知言不行乃下檄

諸屬州縣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亟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治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各有餉久之逵詗濠謀益著乃言於燧令兵備徙置他所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時南昌人張[illegible]於京衛具以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詔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之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濠懼乃召吉等議之曰今使者來卽訊我我事去矣不如遂反明日適値鎭巡諸司入謝濠因宴禮濠陰令

兵校衷刃匿幕中出立露臺上曰今　天子巡幸在外　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曰請密旨令衆覩之濠不答乃復問逵逵曰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耳豈從汝反耶濠怒喝武卒縛逵并燧斬之逵顧燧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旣就縛慷慨大駡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自府中出道行比受害駡不絶口挺立死𠅤民門外是爲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也濠復竿燧并逵首于通衢者三日江西人思其遺愛痛其忠烈殮二人屍供奉佛寺中時省司諸臣皆就

執繫獄濠即授劉吉等僞官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登舟趨南京至安慶提督汀贛軍務王守仁及諸處義兵數萬相繼而至所過供餉不乏皆逵前爲之所也秋七月守仁克復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生得濠於鄱陽湖以獻於是省城內外人皆素服哭奠於逵所守仁命有司歸葬又疏奏其忠烈　今上即位累贈禮部尚書謚忠節詔江西立祠賜額曰旌忠廕子瑒爲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論曰余聞許公之被害也先數月以文山詩一帙寄給事中張元傑外有題封而內無簡牘元傑曰寧邸其殆有變乎汝登其殆爲文山乎未幾果然於戲死生亦大矣當濠之未叛也公苟欲全生而去孰能禁之乎乃日訓兵儲粟設縣築城密授方畧於諸長吏卒使逆謀不遂國賴以寧是公之死有重於生者矣顧家狀不詳其事余故備錄以彰公先識預防之功若此云

李情

李情字宗善靈寶人也弘治六年進士授監察

御史彈劾不避寵戚擢湖廣按察僉事改山西
風裁益著逆瑾摘其失謫驛丞瑾誅復僉事陞
江西副使正德八年情以兵備守萬年初賊黨
胡念二等陽從撫實懷異志雖設縣分司以羈
縻而賊視官若無所置吏胥又多賊黨以故司
府動息必聞是年八月提督軍務總兵李鋐卒
于師念二等乘夜縱火焚燒公私廨宇殆盡遂
殺情及饒州府照磨馬驄吏卒死者甚衆 上
聞震怒命右都督劉暉代鋐帥所部兵剿之明
年盜平情贈江西按察使録子一人為國子生

驄尉氏人以公役至萬年故遇難云

王冕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萬安知縣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孑遺諸郡縣長吏多望風潛走冕聞變即奮義募勇得死士數千人會都御史王守仁帥兵至冕以衆從時我軍已復南昌濠觧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守仁憂之俄而風順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薪於中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

兵大驚遂潰敗焚溺死者無算濠易舟挾宮女
四人而遁晃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并宮
女執之檻送京師伏誅嘉靖初論功守仁封新
建伯其下爵賞有差而晃仍知萬安縣久之稍
遷兵部主事命守山海關甫五旬而妖卒作亂
侍吏欲挾晃趨避晃曰不可吾有親在乃亟趨
毋所執兵以衛賊至執之以刃脅不從遂見害
守臣疏聞詔贈光禄寺少卿仍命有司建祠祀
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
論曰宸濠初謀逆時招納叛亡以為穴窟屠燒

刼掠終歲不寧當事者乃皇皇以彌盜為謀於是李公有萬年之役不幸遇害悲夫悲夫王公倡義募勇手縛渠魁其功鉅矣然不録者豈遺之邪抑忌而擠之耶要之二公皆以濠事顯名又皆死難故以類附焉

馬録

馬録字君卿信陽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邑當南北衝劇煩號難治録明習政體周察人情廉明惇信士民悦服踰年冀寇作亂襲破固安録被執入見臥内無長物寇賢而釋之

再踰年徵拜監察御史督理山東馬政以內艱
歸免喪出按江南時　上改元嘉靖之初也遣
使捕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餘人中外大駭
録上疏止之其畧曰夫法者公器天子不得而
私也昔漢文帝欲重懲驚馬之人張釋之爲廷
尉執法不可文帝從之故千載以爲美談我
祖宗監古爲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無非
刑清獄平使天下無冤民耳　先帝時劉瑾專
權於前錢寧竊柄於後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
於其中蠱惑　朝廷動差錦衣官校四出提人

天下洶洶幾壞國事幸賴　陛下登極祛除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之命人情且驚曰疑當此新政之初恐非所宜有也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擴弘人之度慎法令之施遇有罪人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官即無不可治之人亦無不可行之法矣惟　陛下垂察以杜將來多事之漸　上從之六年按山西妖人李福達事覺錄捕抵法初福達以丹術干武定侯郭勛勛奇之因相與頗密及被繫勛乃移書請貰錄大怒劾勛庇姦亂法勛皇懼入辯　上疑復

屬法司於是刑部尚書顔頤壽都御史劉文莊
大理卿湯沐等會鞫俱如録擬而給事中王科
等御史高世魁等二十五人各又奏論勛先後
十餘疏　上以人言衆愈疑而左右又有爲勛
言者乃令福達并勘官俱至午門覆審以兵部
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禮部右侍郎桂蕚署刑
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璁等鍛鍊傅會盡
攺原擬録與都御史李璋少卿徐文華給事中
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
都指揮馬豸等坐故入俱謫戍頤壽文莊

侍郎劉玉王啓孟春閔楷張仲賢都御史江瀾卿顧佖汪玄錫余才寺丞汪淵等坐推按不實俱落職科與都御史聶賢給事中秦佑沈漢程輅等坐挾私彈劾俱編氓福達釋歸勛置不問詔俱報可璁等降勅獎諭各賜衣帶銀帛有差録既成南丹講學授徒四方之士雲從暇則娛情詩酒無少怨尤歷十七年以疾終年六十有八

論曰嘉靖初張璁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致通顯諸朝臣疾之如讐璁等亦斷斷切齒恨

之會大獄興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攄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楚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由小人搆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時植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父傑知州大父泰布政使植儀觀瓌偉少以志節自負僉事賈定器其才以女妻之顧數試不第入粟補國子生[illegible]感激欲奮拔樹功名以見于世正德六年[illegible]四川梁山主簿潔身惠民聲稱籍[illegible]

四川及漢中東兗鄖襄泗薄重慶巡撫都御史
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饟數加獎諭會知縣
聞山邊賊出沒鄰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
儲峙募勇敢莅盟于戎曰國家承平日久民不
知兵賊醜乃敢厲民逭天天必厭禍吾儕協心
共濟進畀退誅懷貳者斬以狥人皆震驩罔不
用命十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植先伏銳卒於
多喜山扼險要自營于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
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
復至乃於城周塹原案石起戰樓於城上射擐

甲胄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俊賊騎旁午于道不能達方四南攻忠州憤敗于梁也遂合陳二兵復北冦十二月二十一日趨城下植繫印于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梁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而南則義官曾明守之方冦進攻植命礮弩交下遂少卻抵暮冦營于石馬山越四日南城樓墉隳圮曾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遴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垝墉率諸吏卒固守又二日方冦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力戰

殺數百賊蹀血波道陳冦繼進悉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歎曰嗟乎植涖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于京師磔鄢本恕于襄陽乎汝猶敢乃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有位灼何畏耶方冦壯其言曰汝徒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冦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

顧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畀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賈氏在官廨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大刼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部敢有殺主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嗟歎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巋然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姪孫永壽始來餅覓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覃購得之容色不變畀至廨所同殮焉歲壬申正月二日也老嫗乃子道遇其母偕至覃乃館穀于家事已巡按御

史王綸疏聞詔曰昨福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廕子寵入監所在給舟舉歸葬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王邦直

王邦直字國寧磁州人也父潯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騈脇有神力人稱王千斤云弱冠補州學生業已食廩矣而非所好也乃學騎射窮韜畧有求試請纓頸繫單于之志且擐甲令左右奉弓刀侍其父見而異之久之潯自府谷遣歸遇虜於道發一矢不中中石石爲之泐虜取矢視

如扛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邊警頗急詔舉才勇於是兵科都給事中戴夢桂薦邦直於　朝命詣大同贊議總督侍郎翁萬達與語甚驩乃延入幕府以國士遇之解衣授鞍分堂談邊邦直亦願以肝膽相歸而益以義氣自負也再踰年諜報虜將入寇萬達使邦直同參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出塞外覘視抵鵓鴿峪關山上賊數十騎往來邦直覺而擊之無子遺者復見山下賊百餘奔焉邦直與鳳謀可悉取然之從者曰千斤將軍功奇矣可勿逞竟飛射以

徃踰峪口數里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騎
列兩大翼而陣邦直激衆奮勇以矢石急擊而
身自引弓射殺賊首賊憤合圍七重戰三日夜
邦直斬虜千餘級會大雨雪矢食俱盡邦直潰
圍而出檢義兵從者惟王國順一人耳邦直嘆
曰吾與汝等初來欲立功沙漠以報 主恩不
意衆寡不敵損亡殆盡且鳳旣亡而吾獨生存
恥也異日何顏面以見軍門邪遂策馬復入賊
營力竭被害虜固壯邦直環其尸相視嚙指豎
目遂引退我軍與其尸而歸既而有自虜中還

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是役死傷不可勝紀自此虜數年不復敢犯亦懲之之故初邦直之死也諸鎮士吏知與不知皆爲䕫哀萬達親爲文祭之已乃上疏請録恤又擬張世忠故事乞謚表廟官爲立祠與張鳳並祀而以李尚倫等八人附焉詔從之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建祠以祀仍廕子化僎爲潞安衛正千戸世襲

論曰人臣有封疆之責統馭之任遭世多故或戮力戰禦或倡義嬰城不幸𤍠敗則委身而殞其分也然非忠誠感發志意堅定尠不偷生

而鼠竄矣良材抗聲罵賊慷慨就戮國宰奮
臂殲虜視死如歸均之不失為烈丈夫矣

皇朝中州人物志目錄

卷之十六

王邦瑞　左國璣　李士允

喬叔嗣　李承恩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之十六

東陂居士睦㮮著

王邦瑞

王邦瑞字惟賢宜陽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居父憂起復授廣德知州復改亳州俱有名稱嘉靖初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歷[illegible]陝西按察司僉事副使俱督學校又數年陞[illegible]省布政司參政丁母憂服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虜境烽火四時不絕邦瑞既內治嚴又能招攜夷[illegible]剿

虜中事甚悉毎事先備虜嘗乘氷一入輒失利
遺其酋而去不敢復近塞者終邦瑞之任而入
語保障功者皆歸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尋進
吏部左侍郎二十九年虜乘塞垣之不戒直闖
近郊居民大擾 上歷選在廷大臣可以排[illegible]
紛持大計者邦瑞遂以吏部左侍郎巡視九門
廼疏五事以請陳營兵郭外啓門納四郊避難
者城中嚴兵諸門示威壯已而署兵部政擬罷
團營又上六議極論營務積衰之弊與作新之
宜 上皆采納更十二營曰三大營設文武大

臣各一總其事又設副將以下若干員俱以[illegible]將克之邢瑞又請罷中貴人監軍疏畧曰今[illegible]家之所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任[illegible]人與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南兵宋之禁旅所以衞京都備不虞至重矣[illegible]勲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illegible]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謂團營[illegible]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illegible]

其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觧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爲之耳外語籍籍咸以有爲輸錢脫吏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盡軍矣陛下即若不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于關下誰與禦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與在傳所云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厲體而况于作蠹邪臣聞乂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請罷中貴人勿使吏濫戎機亦謂鍾善後之圖也夫中貴人既罷則什伍之實即可什中

選伍于伍中選一豐其鎮鑣時其練習即可得精卒以精卒當強虜何患哉臣故曰二患非患中貴人典兵權深患也又覩在營諸將徒善爲容難以效實臣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閒諳穉茸之畧者每營各置數人而罷今之善爲容者則李廣在軍而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所以攝外夷安中國滌舊耻伸新威計無急于此者臣誠憤胡驕志在忠于　陛下故縷縷如此夫撩蠆之尾必中其螫臣豈不恤顧令戎事坐而益壞矣願察愚悃降咫尺之詔定

萬世之規臣不勝大願疏入　上即罷中貴人監軍而戎政稍稍振矣不旬日厲亦退去　上懲邊備不嚴乃戮主兵之臣遂拜邦瑞爲兵部尚書於是中外皆屬目邦瑞亦以安危爲已任乃復條陳安攘十二事會咸寧侯仇鸞者提兵入衛虛聲矜喝以冐功要寵因而主戎政勢張甚雖盱朝著間獨不便邦瑞鸞欲節制九邊總兵邦瑞不可鸞欲變易邊將邦瑞不可鸞欲罷築薊鎮邊垣邦瑞皆不可當是時百司患鸞桀驁見邦瑞如是咸爲　朝廷喜而諸知厚者又

為[illegible]之曰鸞禍心且不測吾大臣

自惜其如國計何因上書訟言攻之未幾鸞[illegible]

所中去位邦瑞去鸞益橫後竟殛死　上乃思

邦瑞言且念其龕定功不置三十九年協理京

營戎政貞缺　上曰參戎重寄非王邦瑞不可

廼詔即其家起之邦瑞至　上慰勞有加踰年

卒特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子正國都給事中以

故擢通政司參議

論曰余聞庚戌之秋虜至城下頗為躁踐當是

時非　主上明聖王公經略其患有未已者究

其故頃歲以來近寨之民往往潛詣虜中有機警者反為虜用導之深入蓋以中國賦法繁重人無容處而虜俗自便遂是去中國而安殊域也於戲用夏變夷先王之治也今夷至猾夏憂且為夷夷何制哉是故金城湯池不足以言險長劍大戟不足以言利苟欲撥亂保邦為久安長治之計其在愛養拊循哉其在愛養拊循哉

左國璣

左國璣字舜齊尉氏人也生而穎異七歲即能詩解音律讀書日數千言弱冠如京師就姊夫

本貫陽學六年業畢歸補開封郡學生正德十一年舉于鄉其聲稱籍甚而四方好古之士不遠數百里來訪其至都下諸公卿大夫又爭迎致之與之游者或累日忘歸獲其片紙隻削輒藏以爲寶顧數奇累試不利嘗詰東郊賦詩見志曰驪車東城下朝日耀門楣輿馬塞中途喧喧各有爲而我念收穫晨起亦來斯昨見白露零今見繁霜遺草木斂榮滋四序忽改移壯年負遐志坎坷今若茲所願黃鵠游尚與雞鶩隨俟命爲達生奚用中夜悲穫後將赴太學詩曰

鳴鴈田江鄉蟄蟲咸俯戢微霜被林皐歲暮嗟
巳及農務各自閒婦子得安集烹羔酌新醪嘯
侶招近習伊余獨束裝膏車赴　皇邑里縣相
迫促嚴程何峻急不能棄園廬或恐干宰執平
生縱踈傲愧此養賢給努力應明時胡爲抱欝
悒嘉靖十四年復試禮闈其答策問以爲今之
不治者文過實也文過實處則行誼不修出則
治功不著惟務抗名華世而已其意若有所指
典文者不悅遂擯斥之既歸貽王司成詩曰負
愚感隆湯五穀信開泰褰足向燕京投策干奥

津與史時賢游隨車躡清塵赫赫　明廷中聊
得有所陳九度涉關梁賁志難爲仲乃知懷中
玉不是荆山珎抱痾復歸來耦耕頻水濱刈蘭
欲自保歲晚色不新攺轍在其初末路多邅屯
所願惠金玉樂爲丘中民維時吏部尚書許讃
都御史王廷相杜楠毛伯温皆欲薦入官辭不
就於是歸汴上考六籍之委源究微言之未絶
叅諸子之異同逹天人之隱奥居六年頗畢其
志所著有經義賦頌碑誄序記五七言詩各累
萬言門人遠近而受業者蓋不可勝紀十九年

都御史富平李宗樞爲按察使時嘗欲擬文待
詔故事薦於朝會李以喪免不果年六十一終
學者稱曰中川先生
論曰嘉靖初中川先生方講業城南精舍余時
修弟子禮執經北面久之先生見余誠且勤督
率章程益力至經有隱奥難解則繪圖以示累
閱寒暑未見惰容是時四方請益者雲集學有
得輒獎進喜見眉睫否則面斥其謬今先生
已矣嚮將依歸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三
復斯語余未嘗不泫然出涕也

李士允

李士允字子中祥符人也父環青州通判有治行士允年十八薦於鄉即善古文辭不喜閱近代諸家之言正德十二年登進士第有[illegible]播京師時如中陽何景明亳州薛蕙漢東顏木金陵陳沂扶溝曹嘉黃岡王廷陳綏德馬汝驥諸子莫不推轂相讓由是名聞海內矣士允雅素弱且不樂仕進乃謝病歸久之起授蘇州府推官蘇劇郡號稱難治士允執直廉謹雖權貴無所假借嘉靖初以憂歸免喪補襄陽歷遷山

司按察僉事整飭沂州兵備沂界徐沛盜寇之
興[illegible]所謂盜藪也士允治行峻[illegible][illegible]除一
切嘉靖三年境內晏然擢江西布政司左參議
會大盜、海寇之亂廷議添設兵備副使而難其
人會推以士允往勑曰朝廷以爾素有風力[illegible]
該備任士允至以計擒獲首惡餘黨潰散[illegible]
歸閩　上嘉悅賜以白金文綺岷山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及姚監生家捕者誣執平民數十人搒掠
[illegible]士允一訊即釋未幾二家盜獲人服其[illegible]
[illegible]任擢浙江左參政尤是在太倉以[illegible]

[illegible]以不近爲慢已遂[illegible]
[illegible]補山東按察副使尋擢陝西
[illegible]卿[illegible]歲餘以疾乞歸歸十四年卒年七
十一歲上允性介潔恥爲世之媕婀猥瑣之行
而又嫉惡太嚴故坎壈不能久於其位平生所
得俸金悉獻之母未嘗有私藏焉閒居蔬食布
袍不異寒素而喜交游好吟咏吾老不輟嘗與
諸鄉先生結怡情吟社樽亦濫竽其間今出藏
集內所載多同賦篇也從子蓁陝西左布政使
嘗事邊陲有聲績以父尚主故不得爲卿佐出

以此惜之

高叔嗣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也賦資穎特年十六著申情賦幾萬言傳示大梁大梁人皆嘆以爲弗如也嘉靖二年舉進士爲工部營繕主事調吏部稽勲歷遷員外郎郎中論事與時宰不合因謝病注朝籍滿三月乃上疏曰臣少不知自慎身被狗馬病遭遇 陛下一拜官再徙再擢自[illegible]受命京薄衆守工部主事移疾請告者二語[illegible]往前後疏中今春沉痾[illegible]興[illegible]

自悲傷年未逮壯抱不測之病當　朝廷建治
之日弗能備用行伍獨困逆旅賓客左右過視
無不憐臣爲臣流涕者伏惟勅所司廉臣病狀
無他以例放歸倘天誘臣衷不遂殞亡猶得下
覲鴻化所成如遂不捄亦得瞑目丘壑　上乃
俞其請既還謝諸賓客屏居田中三年起補前
官叔嗣又與時人忤遷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久
之轉湖廣按察使是年夏大水叔嗣禱于山川
歸而病病纔九日卒先是叔嗣送友人鄭某如
京因持杯欻然淚下霑衣鄭驚起謝曰公胡淚

流之如此也叔嗣乃把其袖歔欷出聲曰子無見公期矣由是諸僚皆驚以其語爲不祥也已而果卒異哉得年三十七所著有蘇門集八卷而讀書園諸作獨精詣兄仲嗣南京禮部郎中文詞奇古世比之晋二陸云

論曰自空同李先生倡明古學之後作者不絶李君高君乃最著者也其詞華而弗靡質而弗俚約而精嚴而中節皆可希蹤前賢命令當世昔稱梁園爲詞賦淵藪至是益足徵已余少好藝與二君討論最久受益獨多今二君已矣每

門[illegible]編輯與鄞人之嘆世之[illegible]必
有以鑒余言矣

李承恩

李承恩字君賜一字伯生祥符人也父母早喪祖父母撫育之幼不爲童戲八歲就塾所端慎如老成人弱冠入邑學爲弟子員督學者優之俾聚講大梁書院正德十四年領鄉薦明年試禮部不第承恩乃罄囊買名理諸書以歸閉門潛玩時有新得見之著述辨析精當多儒先所未發謂聖人之微言莫大於經而穿鑿好異者

失之於是著易大義詩大義書拾蔡學庸拾朱孟子說若干卷謂宋儒之言莫精於西銘定性書太極圖說顏子所好何學論於是各爲之解以發其蘊謂理不離陰陽不雜陰陽其不離者以不雜爲體不雜中以不離爲用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至矣哉著陰陽論百五十八條謂動靜者吾心也動靜之間吾心之至妙存焉何則動中有靜者德德者得也恐失之而復得也靜中有動者幾幾者微也雖至著而實微也乃畫心印圖謂大學格致之旨不明于天下徒使學者

馳騁于超然遊覽之餘而不知即身世之近求之是故去道愈遠夫人之情感物而動或為好樂或為忿懥或為恐懼或為憂患或為畏敬或為哀矜有不得正者自我格之自我致之非他人所能預是之謂獨由是而慎之則天德可達王道可行矣著格物致知說謂往來順逆易之大旨原卦畫之初自乾至坤皆逆數也然乾兌離震繼之善也巽坎艮坤成之性也往者已然也數有次第之意窮其已往不亦順乎來者將然也知有主宰之意究其將來不亦逆乎下學

之功知來逆也上達之妙數往順也數往者順後天而奉天時吉凶在天而不在我故曰考[illegible]蓋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吾所能逆覩也知來者逆先天而天弗違吉凶由我而不在天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然必有知來之逆而後有數往之順故曰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著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說承恩平生著述甚富有河賞目錄劄記存稿總若干卷方類編成集而不[illegible]

九

論曰余少時嘗從李君討論經旋辨析物理累日夜不已間有余李者謂余曰此道荆榛久矣吾與子共勉之意蓋傷知者希也嗟夫昔太玄法言楊子沒百餘年而後顯李君所著三經大義感精詣可傳它日有宋覽博聞如桓譚者則今若書為不朽矣

家光西亭先生所著

皇朝中州人物志十六卷始於洪武訖於嘉靖年幾二百人凡百三十有奇脫稿已久今年春余請編校遂刻置家塾傳諸其人又有文

21101000167271

獻志四十卷俟續鋟行也隆慶二年春正月

望日弟西園睦㮚謹題